

前 記

《圣拉薩的丁香》是法国当代进步文学中一部有代表性的小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員維克多·若阿奈斯1953年1月6日向党中央全会报告《文艺領域中的思想与政治工作》时，对卡瑪拉这部小說曾予以很高的評价。他認為这部小說可以和1951年一年內出版的其他卓越小說，如阿拉貢的《共产党人》，安德烈·斯梯的《第一次冲突》，罗杰·瓦揚的《弗斯特上校服罪了》，比埃尔·戴克斯的《1942年級》等書等量齐观，都是那一年內有示范价值的第一流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本应是丰富多采的文学，并且允許用极端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来表現现实的社会內容；上述的作品，照他的看法，无疑是为这个論点提出了有力的証明。这部小說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出版后两年（1953），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还把它全部連載一遍，足見党是如何重視这部小說中所包含的有利于保卫和平、恢复法国独立自主的积极因素。

1944年法国从希特勒的血腥統治下解放出来以后，法国人民的好日子並沒有过得好久。在1946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执政时代，由于五位共产党员加入了內閣，确曾有过一系列提高生产和增加人民福利的具体措施。但不到一年，反动派就卷土重来，把共产党挤出內閣，只留下皮佑一人担任国防部长。以勃魯姆为首的社会党馬上肆无忌惮地甘心听从美帝国主义的命

令，使法国日益成为美国的殖民地。首先是接受了馬歇尔计划，接着第二年又参加了美国一手制成的北大西洋侵略公約。后来还根据臭名远揚的舒曼计划、普列文计划和其他秘密协定，法国許多港口竟成了美国的軍事基地，百分之七十的行省有美軍駐扎，外国參謀部居然設立在巴黎近郊的楓丹白露。一切經濟命脉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工人每小时的工資还不及1938年工資的百分之五十。劳动人民的生活降低到无法生活，正如小說里指出的，“生活太高，沒法子活下去。主妇們每晚縫补破衣服，盘算她們的銅子，望望店鋪的櫥窗，算算口袋的錢……一千法郎的鈔票跟暴风雨时的蝴蝶一样飞跑了。”此外由于美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在武装西德，不遗余力地扩軍备战，七十年中受过三次战争的慘痛教訓的法国人民每日在耽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这是法国社会的一面，它还有光輝灿烂的另一面，那便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殖民战争、反对武装西德、反对扩軍备战、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运动日益高涨，日益扩大。就1951年来說，艾森豪威尔到巴黎便激起了很大的示威游行；曾在巴黎屠杀过法国人民，滿手血腥的两名前納粹將軍随了西德代表团到巴黎，也激起了群众的莫大憤怒而举行游行示威。反动政府尽管出动了万余名保安队和警察，也不能阻止游行的进行。人民的力量已逐漸壮大，反动的資产階級政府已显得軟弱无力。1951年的巴黎运输业的大罢工，特別显示出工人階級的团結精神；总工会，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工人力量工会采取了一致的行动，获得了相当滿意的結果。此外，一向不問政治，对国家大事世界局势抱旁观态度的中立分子也逐漸認識到和平必須争取这一真理而行动起来，团結起来。

上述的1951年法国社会全貌，在《圣拉薩的丁香》这部小說中，得到了很生动的、很細膩的反映。它不但尽情描繪了黑暗的一面，更突出地刻划了人民力量已經壮大，反动势力已經削弱，令人十分兴奋的新局面。在两次大示威游行的描写中，我們看到保安队和警察的殘暴：沉重的木棍落在一个少女的前額，肉打裂了，鮮血直流；許多保安队兵站在人行道上居高临下地用尽平生气力打人；他們一卡車一卡車地把行人送到警察局去，但是我們也清楚看到他們并不能挡住各街各巷涌出来的游行队伍，并不能拦住四面八方传来的“艾森豪威尔滾回去！”，“不准納粹在巴黎存身！”等等的响亮口号；他們也禁止不了市民出現在窗口鼓掌助威。他們在高唱《馬賽曲》英勇前进的游行大队面前只有退却；当人民一聚合起来，他們就任什么办法也沒有了。作者深深体会到工人阶级强大无比这一事实，所以能从軍宪和群众混战中看到了事物的实質是进步势力大于反动势力，他然后以充滿了对胜利的信心和乐观的詩人情調描繪出一幅令人振奋的现实的画面；在这画面上，我們可以看出尽管游行者还不免受辱流血，但曙光已在东方升起了。

作者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可以說也渗透在整部小說里。首先應該講到的是本書的中心人物欧节納。他是个善良的小店員，也是典型的中立分子。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兢兢业业地干活，低声下气地伺候經理；不問時事，不談政治。他拒絕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他說他不替任何政党作宣传；他虽也反对战争，反对大規模杀人，但他觉得战争离他很远，还用不着他操心。这样的人在法国多得不可以数計，他們的态度如果长此不变，对爭取独立自主保卫和平的运动說来，是一个損失。作者根据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和现实对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共产党

的教育可能产生的效果，使这个中立分子终于清醒过来，放弃袖手旁观的态度而决心去参加六月的选举。这个转变并不是从作者的主观愿望产生的，而是作者从许多客观存在的实例概括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欧节纳个人的转变看出法国和平民主阵营的日渐壮大的可喜的远景。

作者所着重描写的大都是巴黎社会上的一些极普通的人物，例如店员、女看门的、洗衣妇人、扎鞋孔的女工、鞋匠、修理脚踏车的工人。这些人中有的共产党员，象夏切杜夫妇，他们整天勤勤恳恳地工作，下班之后便尽一切的可能去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使得人们对未来的美满社会有莫大的信心。就是其他的人物，尽管目前过的是十分艰苦的被压迫的生活，但由于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纯朴的，都知道同情受难的人而积极互助，所以从整个情形来看，也显出了人类前途的光明。例如孤苦伶仃的雷细杰太太在被老板辞退后放开煤气管自杀的时候，全楼的住户都出动援救，终于把她救活，并且逼得老板不敢不叫她复工。又如看门的奖品太太，尽管房租管理人严禁闲人闯入大楼，却仍睁一眼闭一眼地容忍一些推销员进楼去做买卖糊口。她虽然不认识柯洛阿萨，但一旦知道柯洛阿萨是前任劳动部长，替老年人和青年工人谋过福利，便不辞劳苦地拿了花把去瞻仰他的遗容替他默祷求福。这些虽都是小事末节，但在作者的笔下都显出了作为人民力量的广大群众的优良品质。

作者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去理解人物，善于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去观察、分析事物的进展，因此书中每个人物都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每一件大事或生活中的细节的叙述都令人感到亲切逼真。圣拉萨街中这座七层楼的住宅里的每一家住户都有它的

独特的生活习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理上，精神上的特点，一經作者細膩地加以刻划，我們便覺得眼前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我們有时竟覺得自己就住在这座大楼里，生活在这些人当中。

《圣拉薩的丁香》是一部超出常規的小說。就小說而論，可能有人會感到故事性不够强，叙述有点零乱。但如果不以小說的老套子来苛求，只是想讀一本既有优美的形式，又有丰富的社会內容的一部文艺作品，那末，这本书将会引导你到巴黎的中心圣拉薩区，使你熟悉巴黎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习惯，使你看到巴黎大街小巷的市容，听到它的市声，并且託你好象亲身参加了1951年的两次示威游行和柯洛阿薩的出殯盛况，从而体会到劳动人民爱和平爱正义的善良品質，相信法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能推翻資本主义，建設他們的美好生活。

我們对作者的生平知道的不多。他生于1919年。原在本地充小学教师，后来改业新聞記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杂文和文学介紹。他是共产党员，现在是法国进步文学杂志《欧罗巴》編輯部的秘書。已編印成書的有詩集两种：《詛咒》，《亚拉斯古堡之歌》；小說八种：《吃黑面包的孩子們》，《火屋》，《午夜的雄鷄》，《妇人与河》，《圣拉薩的丁香》《罗沙里·勃魯斯》，《小学教师》和《陶工的爱情》。

譯 者

第一章

这是巴黎的呼吸。从这条漆黑的小巷深处，我們听得見巴黎在呼吸，在喘息。远处，有成千的人心同时隱隱約約地在跳動，把一种叫不上名的血液排出来，吸回去，吸回去又排出来，排到一些无限深长的血管里面。这是这座大城市夜間的呼吸、喘气和那嘶哑而又溫柔的悶雷般的喘息。在这条巷里什么也看不见。到处是阴暗的墙、砌得严絲合縫的大石块、紧閉着的窗戶、看不见門的房屋。可是巴黎的声音却来到了此地。它在房頂上奔馳，跳过了屋檐，流到了房子的前沿，順着大街两旁的便道爬着前进。在这条巷的每一个路口可以听见巴黎发出的各种声响：离奇的展翅声、刮鳞声、警笛声、提琴声、訴怨声和叱罵声，同时还有快乐的欢呼和苦痛的悲鳴，这些苦痛是隱蔽的，和那些房屋的千百个黑暗角落一样隱蔽。

在那里蜷伏的，在风中喘息的，簡直可以說，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怪物或神兽，它們是被黑夜擲到这大地上来的，鼻尖挨着地，在那里哀号着寻找睡眠。

我們現在不妨来想象一下这座城市的情况，想象一下馬路上的人流和縱橫交錯的街巷，我們便会看見一张地下铁道分布图上蜿蜒着的塞納河。这儿是星、巴士底、邦特

翁，^① 那边是有恬靜的住宅、有渡口、有帆船的市区，白色的圣日内菲佛彫象就在那里注視着侵略者^②。巴黎在法国地图上只是一个小蓝点。比利牛斯^③ 的小学生們正在翻閱他們的历史課本。他們看到的是魯戴司^④ 遶同当地高卢^⑤ 式茅棚和那些鉄匠、面包师的住房，当时巴黎人吃的白面包就是这些面包师在这里烘制的。小学生們注視着巴黎鉄塔和殘废軍人养老院的圓屋頂。他們的教師告訴他們，巴士底廣場上砌着的那一圈黄色石块标志着当年巴士底監獄的原址，暴政的象征。比利牛斯的小学生們于是听見了巴黎的人民揮舞着长矛和火炬发出的喧囂。

河水在那些桥下懶洋洋地流着，亨利第四^⑥ 眼望着西下的夕阳。金銀交織成的光輝和紫光閃閃的銀蛇在圣母院大教堂玫瑰花紋的玻璃上互相糾纏着。亨利第四銅象下的垂柳傾斜着身子，用它們那細长柔枝低声密語地撫摩着水面。魯佛尔^⑦ 的壁龕里，大元帥們的黑色塑象上的肩章閃着白光。漫游的巴黎之夜四处徘徊，从巴士底的街石上踱到魯佛尔那些小鉄柵門前，把多少世紀，把各种的形象，把四輪馬車、公共汽車、假发、鴨舌便帽都攪成一團。

同时，在卡魯塞尔周围的沉默气氛中也发生了一些故事。

一丛一丛的山艾和天竹葵刚刚发蓝。牌楼上的那些馬^⑧ 向

① 昆、巴士底、邦特翁，都是巴黎的广场。

② 圣日内菲佛，是古代天主教的修女，被願为巴黎的保护神；侵略者系指侵略欧洲的匈奴族首領阿提拉。

③ 比利牛斯，是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的三个省区。

④ 巴黎的古名。现为塞納河中的島。

⑤ 古代居住法国的民族。

⑥ 指新桥上的亨利第四銅象。

⑦ 巴黎的古物陈列館，原为王宮。

⑧ 卡魯塞尔广场的牌樓頂上有四匹馬的彫象。

着斜阳揚着蹄子；指揮这些馬的和平神^①伸着一只胜利的臂膀指着渺茫的天空。风在石柱間奔馳。一个近視眼老人从渡口回来。他已翻閱过那些木箱里的旧書^②。他穿过魯佛尔宮的大院子，足音在靜悄悄的院里消失了。一对一对的情侶都隱蔽在黑夜张开的幃幕里。不久之后，沉寂弥漫了大地，帶走了那些情侶和老人。

于是巴黎的深邃的气息又钻了出来。几百万窗口的光亮跟群星一般升在半天空里，几百万面孔消逝在地下鉄道的洞口。公共汽車在顛簸，活象許多发光的甲虫。人群拥挤在地面埋着銅釘的道口^③，忽而前进，忽而后退，最后才整个前进，可是依然混杂在一起，有如一盘手指头永远划分不开的蜂蜜。这就是人群，巴黎的人群，巴黎人群的語声和脚步声。这个人帶走了他的痛苦，那个人帶走了他的快乐，他們有的走向那些窗口象雾天明星一样閃着光的大楼；有的走向展在市外的那几条大街；有的奔向邻接树林和田野边缘的四郊——那些菜畦密布、窩棚罗列的狭长的四郊；有的奔向弥漫了黑影和沉靜的大路：每一个人不是拖帶着他的苦难，就是背負着他的希望……

可是你听，他們大家的聲音，成千成万人的聲音象脫粒机射出来的麦粒一般，象海里的水珠一般汇聚在一起了。

巴黎的聲音，大都市的喘息声，你听見了嗎？风把它吹送到海面上，平原象接受播种一般欢迎它，高山也在期待着它。

星廣場的牌樓底下，有許多反射灯交織着它們的光芒，散碎

① 指星廣場的牌樓(通称凱旋門)上和平神的浮彫。

② 沿塞納河的几个渡口是旧書攤汇集之所。書都摆在木箱里，任人選擇。

③ 指釘在馬路上阻擋車馬前进，以便行人通过的那种銅釘。

的一团一团的浓雾在光的照耀下，时而凝聚，时而分散。在香榭丽榭林蔭路的路口上，有黑呼呼一片警察卡車和汽車排在一段空地的边上。从瑪尔索林蔭路方面传来一陣乱哄哄的人声，从瓦格拉姆林蔭路方面又传来另一种嘈杂的声响。越来越响亮的騷乱声包围了星广场。牌楼的上部已消失在黑夜里。下边有一个反射灯颤巍巍地照耀着，一团亮光撫摩着魯特^①的雕象。

欧节納远远地好象看見“胜利”^②張着嘴。但銅象忽然淹沒在黑暗里，反射灯已經移开。一长列发亮的鋼盔从黑暗中钻了出来，跟着冒出了一股不戴帽子的人头、帽子和蓓蕾帽^③所汇成的激流。亮光閃閃的鋼盔增多了，好象粘在一起。摄影人的镁粉的亮光把人們的眼光引到了最混乱的人群里。

在亮光第二次照耀之下，站在欧节納两旁的人都看見了星广场前面空地上挤滿了指手画脚的稠密人群，那些鋼盔正向着人群进攻。跟着行列就散开了。好几千只脚擦着柏油路和沙土喇喇作响。

一队服装怪异的人騎着机器脚踏車发着隆隆的声响向牌楼奔了过来。一些卡車也动起来。警笛声越来越多。瓦格拉姆林蔭路方面若断若續地响起沉悶的馬賽曲的歌声。另外一种十分模糊的歌声隔着重霧和光亮从蒲劳涅^④方面一陣一陣地吹送过来。

在星广场的牌楼下面，又黑又亮好象甲虫一般戴着鋼盔的

① 魯特是法国名雕塑家，此处指星广场牌楼上他所作的浮彫《启程》。

② 指路易十四騎馬的銅象。

③ 指法国男女常戴的一种无遮陽的便帽。

④ 蒲劳涅是巴黎近郊供人游逛的園林。

隊伍，四面八方地亂跑，也不知在搜索什麼東西。他們忽而向空的地方撲去，忽而向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歌聲撲去。那些歌聲仿佛來自空地，來自街石，來自濘泥。

歐節納正在欣賞那些反射燈和鋼盔上的閃光。忽然在他四周便道上起了一片狂奔的脚步聲。他面前只剩了一片無人的空地，緊跟着許多鋼盔和帶風帽的雨衣又從黑暗中鑽了出來。密密層層的一隊人凶猛地向孤立的他奔過來了。

他，馬上向後轉。但恐懼麻痺了他的頭腦。他不能指揮他的兩條腿了。兩腿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了。他心裡這樣想：“他們來了，向着我奔來了，我快挨上他們的木棍了。”活象是從一座快要停擺的時鐘發出了滴滴嗒嗒的聲音：“我一快一挨一木一棍一了……”他的腿茫無目的地往前邁着，把他送到馬路上。可是就在那個地方，從香榭麗榭開過來的卡車剛剛排成行列。卡車的門不聲不響地開了。說不聲不響，那不過是他個人的一種感覺，是歐節納的耳朵眼塞滿了棉花。卡車吐出了新的成群的黑漆甲蟲和亮光閃閃的鋼盔。防毒面具在許多人漆黑的胸前搖擺着。這一次，歐節納的思想仍舊活動得很慢，慢得叫人着急。他的思想這樣告訴他：“面具，催淚彈，毒瓦斯，手榴彈，短槍，快逃走……”

兩條腿仿佛已經不是他的，現在邁得非常迅速。他已在潮濕的砂土上跑了起來。有一隊參加遊行的人在他前面邁着小步急急地奔跑。他看見許多腳抬起來落下去，落下去又抬起來。他追不上那隊人，並且越來越落后。在他身後另有一種奔馳的聲音，來得比較急促，並且雜有鋼鐵的響聲。那是保安隊。

又是麻痺了的思想滴滴嗒嗒地在說：“我落在最後了，我會被捕，我會被捕……”

那是一段漫长的时间；极长的时间。他这样跑好象已经跑了好几个小时，跑了好几天。他觉得自己嘴角上有一块干的唾沫。那条大林蔭路的灯光从羊群一样的人海上面一直照到广场上。各种霓虹灯，縱的，橫的，綠的，紫的，紅的，都发着光。

突然人群躲向一边，象迎风擲出的一把砂土一样消失了。有一个尖嗓子的妇人喊道：“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欧节納回过头来一看，一排黑色帽子在便道上已挡着去路。他用肩膀猛力地向一个人撞过去，自己差点儿沒倒下。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身上，想趁势把他抓住。他赶紧掙脫，狂奔到一条黑暗的小巷，先向左走，后又向右。黑暗中，一队一队的人，三三两两地正在汇合攏来。

《馬賽曲》又在他背后响起来。在这段街的各轉角上奔流着零落的歌声。欧节納不自主地一面听着歌声，一面逐段地找出了曲調的詞句：“殘害我們的暴政，殘害我們的暴政。染血的旗帜已經举起。染血的旗帜……”

一个人也沒有了。这是一条小巷。欧节納终于止步不再走，巷底一家售烟店的紅灯高高地照着十字路口。一块一块血紅的亮光零散地射在潮湿的便道上，射在軟滑的馬路当中。巷的其他部分都在黑影里。整齐石块砌成的房子包围着这团黑影，黑影里任何东西都靜止不动。沒有一只猫，沒有任何人。什么都沒有，只有黑暗。甚至連黑暗都沒有，因为在这些房子的正面高处还有亮着的窗口，它們朝向天空，显示这里还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生活，这里还有退縮在溫暖中的一家住戶。

下面的窗戶都关闭着，大門前拉下了护門板。这里除了十字路口的烟店外更沒有任何其他店鋪。大家都是忐忑不安。說实

話，在平常的日子里，这块地方也会有这种情况的。这是机关汇聚的市区。下午七点以后，职员們下了班，一切都埋沒在沉寂之中了。不过有时候还是有人或汽車要打这里經過。

这天晚上，却并没有一个人。只有潮湿的高牆、閉着的門洞，还有，便是巷底烟店的那个雪茄烟形的紅灯，在黑影中古里古怪地悬着。

在这所烟店里也一个人都没有嗎？大概那是一家售烟店带酒吧間吧！柜台旁边，或者放烟卷的玻璃小櫃后面，一定会还有人的。要不然，他們早就扣上了門，放下了窗板，熄掉那紅灯了。

欧节納躲到一个門洞里面去点一支烟卷。总有一个多鐘头他沒想到抽烟了。右手伸进雨衣的口袋里，自然而然地摸到了那包烟，手指头剔着烟包封口的涂胶紙。他一直沒工夫想到抽烟，只顧得脚疼腿疼了。背上的汗也开始发起冷来。

現在的情形真叫人以为是来到了那些天一黑就一切都入睡乡的外省城市里。这个城現在是一个睡着了的城，要不就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城。对这一点，欧节納已想过好几次。在他的想象中，此地的人們都已絕迹，生命已离开了这里。这儿剩下的只是房屋、石头、磚、木、鉄，总而言之，只是一些沒有思想的东西，所謂表皮和外壳了。絕對沒有人了，任何人都不在了。这本是难以想象的事。你不妨推开一家杂货店的門，你看到的是一架磅秤，上面放着一角黄油。可是沒有任何人来称它，沒有任何人来买它，来吃它。街上沒有人，房子里沒有人，店鋪里沒有人。欧节納好象是在一座死城里走路。一切都可能归属于他：店鋪里面吃的穿的，錢柜抽屜里的一捆一捆的鈔票。但这又該怎么样呢？这真是作梦了。整个世界归属于一个人？

那支烟快抽到头了。欧节纳一直是大口地狂吸着。他始终没有离开那个门洞。巷对面矗立着一座正面都放下了窗板的庞大的房子。隐隐约约看到天空射下来的一缕微光照着屋顶的边缘。

这条小巷叫什么呢？一个天文学家的名姓吧。没有看见街名牌。他记得在战前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曾和外省来的亲戚们从这条巷里走过。

他想象到这些房子正面窗户的后头是整排的公寓式住宅，里面有人坐在靠背椅中，在纱罩遮着的灯光下喁喁低语。他们在倾听星广场的人声。

他慢步向那烟店走去。沉闷的人声弯弯曲曲地从香榭丽榭传来。红灯的亮光渐渐靠近身边。欧节纳来到门前。原来是一个十分狭小的酒吧间。一个灰白头发的妇人在柜台边坐着。她是独自一个人，仿佛已经睡着。

“我真是疯了，”他心想。这条没有住户的小巷象是中了魔术一样。烟店里的妇人低垂着眼，象石人一般呆呆地对柜台坐着，一边是电话，一边是一盆绿色的花草。一把鍍银的小咖啡壶在她身后闪着亮光。店内的灯光很弱。她在那里等待什么，这个妇人？她在想什么呢？她好象生活在一个陌生地方。那边，星的周围，示威游行正在前进，正在喘息。好几千人被警察追赶得在马路上狂奔。警察们正在飞舞他们的木棍和卷成卷儿的雨衣。捉人的卡车装满了游行的人。歌声在各岔路口一阵跟一阵地响起来。在这里，一个妇人却在一座无人的店铺里打瞌睡，等待着主顾，但没有主顾进来；她也许一点也不知道离她店铺三百公尺远近正在发生的事……

七点左右欧节纳曾走到奥史林蔭路的轉角，他被卷入了一队工人中間。有一个穿着亮皮上衣、唇上有灰色胡鬚的男子正在那里給大家講話，欧节纳耳朵里括着了这样几句话：“四面散开是巴黎民众的战略。一直是这样的；前进，散开；再前进，再散开；警察如果进攻，他們就得扑空，只有跟风去拚命了。这是有历史性的……”

“这又当什么用呢，‘这个有历史性的战略’？”欧节纳心里說，“逗弄一下警察，馬上就四面散开，这固然很好。以后呢？就是为得让人知道我們在这儿，有我們这些人存在嗎？这是一种表示……”

这天晚上警察总有好几千，也有散开的，也有成队的。在星的附近，只要往前迈一步就不能不遇上他們。在第一次冲突之前，欧节纳原是夹在他們中間的。他两手插在衣袋里，縮着脖子緩步往前走着。那些警察在互相說笑，一面却用眼盯着那些逐漸聚攏来的人群。欧节纳什么話也沒有說。他到这儿来原是为了看看，为了弄个清楚。他謹慎地从警察中間穿过。他的神气大概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因为誰也沒有向他要身份証看。

他們要拦阻的主要是那些十分年輕的人，或是那些他們看着不順眼的人，那些带外国味道的人。欧节纳在星的凱旋門下踟躕了总有二十分钟。

沒到乔治第五地下电車站之先，他曾在一家咖啡館里喝了半升啤酒。那里的老闆娘很惊慌。“从沒看見过香榭丽榭有这么多人过。”她不住地念叨。

随后，阿司脫拉飯店对面的便道上群众增多了。叱罵的声音已經开始：“艾森豪威尔滾回去！艾森豪威尔滾回美国去！不准供給納粹們武器！不准成立納粹軍！我們要和平！和平！……”

警察那时已經进攻了。

在莫諾伯里前面，警察进攻是第二次了。在这里的多半是妇人和少女。欧节納本已开始向星广场方面逃跑，但他停下来看一看。妇女們唱着《馬賽曲》。警察从上面奔过来，拦阻住广阔便道的去路。歌声停止了。囊囊的皮靴声扑向散开的人群。奇怪的是尖銳的歌声又在警察身后响起来了。有一个妇人滚倒在地下。欧节納看見一根木棒落在她身上，那个妇人是年輕还是年老，他不知道。他四周的人越聚越多。有人說貢高特广场双方已起了冲突。

这时欧节納才害怕起来。人群的浪潮忽涨忽退，是那样迅速，他未免发慌。他感觉到手足无措。他簡直莫名其妙。几秒钟之間会弄得他突然剩下自己一个人，束手无策面对着警察的进攻！他暗暗責备自己：“我跑到这儿来鬼混什么？无缘无故来吃这个苦头！我跑到这儿来鬼混什么？……”

他穿过了林蔭路。这里他和一群大声狂呼的工人混杂在一起了。又是进攻，又是潮水似的退却。他钻进一条横的小巷，他奔跑了好久，一直跑到黑暗的靜悄悄的交叉路口。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从另外一条林蔭路口看見了星。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繼續走向那些平靜的小巷远远躲开呢，还是仍旧向星方面推进呢？反射灯的光仍在浓霧中顛动着。他自言自語說：“从这儿走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我再看上一看，就回家了。現在可能已完了事。”

他走了过去，他看見許多亮光閃閃的鋼盔和不戴帽子的人头合在一起奇异地舞动着。随着在他的前后两面又展开了进攻。背后是一片鞋釘触地的杂乱声。

事情結束了。他就要回家了。在这条只有一家烟店带酒吧

間的招牌还活着的黑暗小巷里，他要停留一下喘喘气。

那个妇人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柜台后面，灰白头发下面一张可怜的、憔悴的三角形的脸。看不见她的手。店里没有别人。她的工作不会太多。无非路过那儿的人买几包烟，喝几杯酒。

欧节纳身后一阵脚步声。他赶紧钻进门洞。原来是两个穿着雨衣的家伙猛力推着一个小伙子走过来，那小伙子还很年轻，很瘦，穿着呢子短褂，下面是打高尔夫球时穿的短裤。他们每人抓住他一条胳膊，左右摇撼着他。

他们来到欧节纳面前的時候，那小伙子突然发作了。“行了，”他说，“你们看得很清楚，我不是在往前走吗？用不着这样紧紧地抓住我。”

“闭上你的狗嘴。”靠欧节纳最近的那一个人说。

他抓住小伙子的胳膊，往后一擰，小伙子哎哟了一声。

“你要是高兴，我们可以叫你尝尝我们的拳脚。”

这家伙站住不走了。欧节纳明白他已看见了自己。那人对他同伴说：

“抓紧点，别撒手。我上那儿去看看。”

欧节纳觉得自己的脸发了白。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等人？”

“是的。”

他用了三秒钟的工夫才回答出来。恐惧卡住了他的嗓子。他回答了“是”，但如果沒有說“是”而說了其他的话，在他完全是一样的。他觉得那样回答是最好的回答。那个家伙张开了嘴。“他该问我等谁了，”欧节纳心想，“我就对他說：‘等一个女朋

友。’在这个時間等一个女朋友原是可以的。他还会問我别的嗎？”

“你有身份証嗎？”

欧节納掏出他的身份証。那个稽查按亮了一个手电筒审查証書。他嘟嘟囔囔說：“欧节納，罗瓦……你家住在哪儿？”其实他早看清楚他住哪儿。在身份証上一字不漏地写着呢。

“列日街。”

那家伙表示不相信，冷笑了一下。

“列日街，是在九区啊，对嗎？”

欧节納不回答。

“你在哪儿做事？”

“阿姆斯特丹街。”

他把身份証还了他。欧节納赶快把它放进皮夹里。

“这条阿姆斯特丹街也是在九区。你頂好是……他媽的！”

他撒腿跑了。

原来穿高尔夫裤子的小伙子逃跑了。欧节納把这件事看了个清清楚楚。有烟店的电灯照着，原本是很容易看清楚。那个小伙子先是向后一闪，掙脱了身子，然后对了看守他的人狠狠打了一拳。那一拳不偏不歪正打在稽查脸上，打得他一屁股就坐在便道的台阶上。情形很滑稽。不知道的人还当他是累乏了坐下来的。他的鼻子大概出血了。

“混賬东西！”头一个稽查喊了一声。

坐在地上的稽查站起身来，也跟着跑过去。随后他們吹起警笛。那小伙子已消失在黑暗中。别处的警笛声也响了起来。

欧节納轉过身子，拔脚就跑，順了来时的道路往回奔。

在他身后还是有警笛的声音。他一直認為还是为了那个穿

高尔夫裤子的小伙子。他奔到了一个交叉路口。迎面是香榭丽榭和一个电影院的蓝招牌。一队穿雨衣的警察从便道上走过来。内中的一个人抬起了胳膊。

“站住，你这么快跑，上哪儿去？”

欧节纳满以为绕着他们可以走过去的。但那个警察抓住了他的胳膊。

“那边禁止通行。你到哪儿去？”

“我……我回家。”他吞吞吐吐地说。

这时有人从街道黑影里飞跑过来。欧节纳心想：“这就是刚才的两个便衣稽查了。”

“你有身份证吗？”那警察问他，一面放开了他的胳膊。别的警察便走拢来把他团团围住。

那两个稽查跑过来了。

“这不就是刚才那块料吗？”有一个人这样说，欧节纳听出了是谁的语音。

“怎么处理他？”警察问。

“把这东西带走！”另一个稽查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才让那西班牙人跑掉了。”

“这真太岂有此理了！”欧节纳低声嘟囔着说。他这句话是从牙缝儿挤出来的，其中也有愤怒也有恐惧。

“什么事岂有此理？什么事岂有此理？”稽查大声吆喝他。

说话的就是挨那个穿高尔夫裤小伙子一拳的那个人，一张圆圆的扁脸，可以称得起是一个矮胖子。

“让我走吧，我没做一点坏事！”欧节纳说。

“那得查一查再说。一个人要是跑得那么快，那就是害怕被人再逮回去的人。”

他靠近欧节纳身边，抓住他一只袖子。欧节纳看见了帽子底下黑影里的那张扁脸。这个人的鼻子特别小，两只眼睛跟圆球一样。

欧节纳向后一退，挣脱出胳膊。那一个以为要打他。欧节纳却只看了看他那细小的鼻子和那两只眼睛，什么样的眼睛呢：黯然无神的眼睛。对，这正是恰当的说法。欧节纳找不出别的字眼，只好说黯然无神的眼睛。正是这小子在鼻子上挨了那西班牙人的一拳……那是西班牙人吗？那个穿高尔夫裤子的小伙子是西班牙人吗？他可没有西班牙的口音。除非是在法国长大的……

欧节纳用一个猛劲挣脱开袖子之后，那张扁脸又靠近了一点。

“怎么，你也来吓唬人？”

欧节纳突然觉得自己好象滚倒在浓雾里。原来那个稽查对他脸的下部给了一下。欧节纳觉得左腮下面好象有了一个滚烫的洞。他身子往后一退，两手似乎摸着了雨衣的粗布。同时脑顶上又挨了一下，紧跟着又是一下。他很想喊：“我没违犯章程，我任什么坏事也没做，我有身份证……”可是那个左腮使他的上下颚麻得张不开嘴。他打算抓住手里摸着的粗布，但是那布也滑开了。他的脑顶上又挨了一下，腰上也挨了好几下。

“快跑呀！”星那边有人这样喊。

欧节纳已被两个警察左右夹着向前走去。巷底的电影院的蓝招牌忽而离远，忽而靠近，变成一个菱形的框子。菱形的四边颤巍巍地闪烁着，好象一块深蓝色、夏日蓝天色的花边。

欧节纳被推进一部卡车，腰上又挨了一皮鞭。

“别忙，小伙子，人人都有地方。”浓雾里有一个人声这样说。

卡车里的人多极了，彼此拥挤得堆起来。卡车门拍的一声

关上。車里是漆黑的一团。欧节納有点睏倦。紅色的、綠色的微光从車的那些小窗口飞过。卡車已向前开动。車里有許多年輕姑娘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少女声音十分甜美,清脆悅耳。大伙儿的声音渐渐升高,合在一起唱起歌来。还是《馬賽曲》。“殘害我們的暴政”……《馬賽曲》是从浓霧里钻出来的。欧节納慢慢恢复了他的神智。这才記起方才經過的每一小时。星、阿司脫拉飯店門前的便道。那条小巷。凱旋門周围亮光閃閃的鋼盔。烟店的雪茄烟形的灯。烟,烟,他們真把我过了烟了^①，“过烟”原来就是这样的：迎头一拳，腮帮子上一拳，腰下又是一拳。欧节納輕輕摸着还在发痛的嘴唇，摸了摸牙齿。牙齿倒还没有被打掉。“可是我并没做任何对不起他們的事啊。我正想溜走，他們就把我抓住。我明白了，我是替那个西班牙人抵了罪啦。他們沒抓住西班牙人，于是就拿我来出气。”他头疼，好象有一个鉄箍鎖住了他的两个太阳角。車里有一个人說：“他們要到明天早晨才放我們。”在欧节納身旁还有一个人不住口地用一种沉悶的声音念念叨叨：“这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独裁手段……”

有一个时候，卡車曾停了一下，一縷微光射到欧节納身旁那个人身上。原来是一个戴着化学硬領，年紀有五十来岁，仪表十分端正的紳士。用手扶着帽子放在膝上，一边搖着头一边直嘟囔：“这真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难以想象的！……”

有一个粗暴的声音挨着車門喊了两次：“安静些！”可是那些年輕人唱的更欢了。最后車停住了。警察把这一批人轟到一座房子的正面排着。那个带化学硬領的紳士走向一个官长面前：

“对不住，这真是难以想象的。我一定要訴冤的。我原是好

^① “过烟”，是法国土語，意即毒打一頓。

好回家的，路上竟有人对我横加暴行。先生，我是要……”

那官长耸了耸肩，看也不看他，又把他推到人堆里去。

“你到警察局去说理吧。”

他们依次走到一张桌子面前，那儿有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在记他们的姓名和住址。然后有人把他们轟进一个大厅，厅里已有四十来人在等候着。

“都坐在地下！”门边有个警察这样喊。

“坐在地下？坐在地下？”那位仪表端正的先生抱怨着说，“这真是难以想象的。这样的事我是一辈子不会想到的。”

欧节纳晒倦得很。他信步走到大厅紧里头一座满是尘土的木板台旁边。这是一座为本市区开庆祝会用的四壁空空毫无陈设的大厅。顶棚下垂着四盏小电灯。

“都坐在地下，我不愿意看见一个站着的人。”警察又说了。

在门边的那位带化学硬领的人还想抗议。警察用胳膊把他拦到一边，让一批新到的人进来。这一批里面有妇女，有工人，有戴着眼镜的青年——无疑地是大学生，有衣冠楚楚的人。有些人安静地微笑着，有些显示不耐烦的神气。他们都看着自己的表。一堆一堆的人聚在一起。乱哄哄说话的嘈杂声音向着灰色的顶棚升上去。

一个稽查出现了，大声喊说：

“安静一点……”

乱哄哄的声音仍然继续着。欧节纳闭上了眼。他的脚趾头很疼。他穿的是一双几乎全新的皮鞋，皮子还没有穿软的鞋。偏头风始终还没有好。他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他右耳旁边肿起一个大包，可是已经不很疼了。摸了摸头顶，顺手就摸到脸颊上。那小子揍人可真使劲呀。欧节纳把两个手指头伸到自己

嘴里。牙倒没有活动，运气得很。

“您肯签名吗？”一个遥远的声音这样问他。这个声音仿佛是从顶棚上发出来的。厅里一切都充满了尘土，就是那个声音也都好象是蒙着尘土。

“这是什么？”欧节纳吃力地问。

“这是一个抗议书。”

“什么？”

说话的是一个灰白头发、带眼镜的妇人。说话的声音很温柔。其实，欧节纳并不知道究竟是她的声音原来就是那样温柔呢，还是大厅里的烟雾调和了说话的声调。那个声音象一圈一圈的烟似地旋转着。也真有人在那里抽烟。倒还没有禁止他们抽。欧节纳摸摸自己的下巴。

“他们打了你啦？”那个妇人问。接着她就说：

“这是我们刚拟好的一个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宣言。上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签名了。人人都愿意签名。”

“对，”欧节纳说，一面找他的自来水笔。

那个妇人递给他一张纸，下面衬着一个日记本，——一本蓝色硬面的活页日记本。

他乱画了几笔，谁也不能看出他画的是什么。然后他看了看门边的警察。他似乎觉得那警察在注意他。

“谢谢。”那个妇人说，随即向另一堆人走去。

没有错，她准是一个小学教师，也许是一个中学教员。欧节纳很想站起身来，靠攏那些人，但是他觉得只要一动头就会疼，脚趾头也会跟着疼。他实在应该穿着旧鞋来。他没有预料到……他想起扁脸的稽查。本来准备向西班牙人发作的一腔怒火居然由他欧节纳承受了。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现在，对这些人他们

要怎样处理呢？把他们关到天亮，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他们反正不能杀死我们吧。”欧节纳心里说，“他们尽管调查好了。我自问没有一点可以责备自己的地方。”并且他们也一定会核对身份、翻查卡片的。应该担心的是那些外国人，那些在警察局有案的人。至于他，欧节纳，当然是……不过话虽如此，他又为什么跑到这儿来装傻子呢？是的，究竟为什么呢？光是为的看看示威游行取乐吗？他们那些人，为了吃炒鸡蛋，就不得不磕碎几个鸡子。他要是老老实实回了家呢……说到归根，警察就是警察。花钱雇他们原是叫他们干这个行当儿的。叫他们毒人，他们就毒，叫他们打人，他们就打。谁都明白这一点。只要多提防着些就够了。

中午在饭馆里欧节纳跟平日一样，看过报纸。报上用八栏篇幅登载着艾森豪威尔来法的消息。他看的是一份第一版^①的晚报。他们在报的一个角上也登载着阿司脱拉饭店前共产党人行将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欧节纳于是把那页翻过来看电影消息。演些什么片子？《别相信樱桃发女子》，《堪塔基的斗殴者》，《劫火车的匪帮》，《没有姓名的女人》，《灰姑娘》……这一些都不让他感到什么兴趣。他拿不定主意倒是看五彩片《灰姑娘》呢，还是看《堪塔基的斗殴者》。他相当喜爱美洲牧牛人的故事。故事简单明了，管保不会令人厌倦。至于《没有姓名的女人》呢，他记不起在什么地方曾经看过，片子还不太坏。要不就看《杜邦陛下》吧。那就在本区，农民电影院映演。他拿不定主意。

他把那张报翻过来，看了一段叙述艾森豪威尔生平的文章。

^① 法国晚报第一版在本日上午即印出，下午再出第二或第三版。

文里說艾森豪威尔最爱喝不加牛奶的純咖啡和鷄片三明治。欧节納捲好了飯巾。^①

他每日用餐总在米朗街的一家小飯館里，頗为方便。他在阿姆斯特丹街工作。他住在列日街，他的兩間房在六樓，窗戶臨街。阿姆斯特丹街是一條筆直的大街，从圣拉薩火車站哈佛大院旁边起，地勢慢慢地高起来，直達克里西廣場。你看見嗎？这是圣拉薩車站，这是經過車站直達特里尼德廣場的圣拉薩街。站在特里尼德廣場，向右看教堂的時候恰好便看見克里西街，這條街也是往上通克里西廣場的。阿姆斯特丹街和克里西街正好是一架梯子的兩根直柱，橫檔呢，就是那幾條橫街：雅典街、米朗街、列日街、勒費佛街、孟节街、巴姆街。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市區。是在路易·菲利伯時代修建起來的。

六點半下班的時候，欧节納有點躊躇不決，他不知不覺被夾在奔圣拉薩車站方面去的人群浪潮里。他跟着走下去。傍晚的時候在這些地方會有这么多的群眾，真是叫人想不到的事。所有的橫街都吐出一堆一堆的人來。阿姆斯特丹街的下段，郵局和百貨公司之間更是洋洋大觀。車輪密集，便道上擠滿了人。欧节納穿過了哈佛大院和羅馬大院之間的車站下面的一段地道。他走到一個賣烤蛋餅的面前，買了兩塊滾熱的蛋餅。不少賣花的女人很靈巧地擠在人群里面，手里晃着她們的花把兒，忽而走向這個人，忽而走向那個人。欧节納沿着店鋪的櫥窗迈着小步走着，安安靜靜地啣着蛋餅的滋味。他在一個修補皮鞋的鋪子前面停了一會兒。有六個補鞋匠都在忙着收拾鞋底。柜台

① 每日來吃飯的主題，每次飯畢便將飯巾卷在一個有肥号的藉以內，以備下次再用，这样可以省一笔洗滌費。

上和櫥窗后面堆着許多精疲力尽的鞋。欧节納看看鞋匠，又看看鞋。其中有一双十分不堪的大黄皮鞋。底子已經脫了膠，后掌也开了綻。旁边是一双鞋跟都快磨光了的女人小鞋。这时地道里人群乱哄哄地吵着。脚步擦着水泥地，大家的鞋子都在地下走着。总有一天这些鞋会到鞋匠的柜台上來。这里是个病鞋的医疗所。鞋如果会說話，它們要講的故事不会少的！这些鞋匠都在作活。一个秃頂的人拿着一枝毛笔攪和着一罐黑色鞋油。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很年輕的小伙子。他正在給一只鞋底釘鉄掌。掌柜的在門边跟一个主顧正在爭論。欧节納又看了看那堆累乏了的鞋。每天有每天被送到这里來的旧鞋。这些鞋匠老是在釘大头釘，修后掌，縫前掌，修补后跟。在这个时候，其他的鞋，那些曾在巴黎行人便道上、地下鉄道的孔道里、四郊公路上走过路的鞋，又源源來到这里。

欧节納走出了車站。他正走过地下电車的洞口，突然一队戴着鋼盔的警察出現了。欧节納在便道上又走了几步，也就是从这个巷口走到那个巷口，嘴里还嚼着那块蛋餅。他发现哈佛大院的口上另外还有一些戴鋼盔的警察，一輛警局的卡車停在羅馬大院里，大院的角落里有许多鋼盔在那里閃閃发光。欧节納这才想起了示威游行。何妨跑去看看游行的情况呢！无非是为的了解了解，亲自看个明白。羅馬大院口上有一个报販在喊叫，听着仿佛有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夹在里面。

欧节納一面观察群众，一面緩步前进。人們跟平常日子一样都跑着奔向他們要搭的車。說真的，一点儿也看不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妇人們所以奔跑是因为她們都很忙。你隨便哪一天到这儿來，你都可以看見人們跑着奔向他們要搭的車。車站

候車大厅前的廣闊台阶下面总是停着长串的出租汽車。除去角落里有了戴鋼盔的人們以外，沒有任何异乎尋常的地方。欧节納还是有点猶豫。他很可以找个地方吃点三明治，然后去看電影。西內阿克電影院就在附近。票價不貴，并且放映時間足有一个多鐘头。有时事片，有卡通片，都是欧节納十分愛看的。不錯，電影場并不怎么討人喜欢，永远是热哄哄的，并且氣味也不好。一个单身妇女到那儿去是不妥當的。有些人整天蹲在里面寻找艳遇。又有些人到那儿去是为了就暖睡覺。看座的女子常常得去搖醒他們託他們出去。

欧节納离开羅馬大院，向貝比尼街走去。这是一个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的晚上。職員們从各个樓房涌出来。霓虹灯在潮湿的黑影里发着閃爍的亮光。

过了圣奧古斯丁街就是拉鮑細街。人群的情形变了样子了。空气中帶着一种神秘的氣氛。已不是一个尋常的人群，不是看熱鬧的閑人，不是在街上閑逛的人，也不是正要回家的人。欧节納仔細打量了在他周圍的人，心中自問：“这些人都是到那边去的嗎，还是不到那边去的呢？”毫無疑問，他們是到那边去的。星廣場就在他們去路的那一头。真是怪事！个别地看过去，他們每一个人都象一个尋常走路的人。有老的，有年輕的，有戴眼鏡的，有稚氣十足的小伙子，有成群結队的女子。

警察局的卡車增多了，从各个角落里突然站出許多戴鋼盔的保安队来。星廣場方面一定发生了冲突。人群調轉了方向，帶着緩慢的輕微的声响涌入圣欧諾雷街，向着弗里朗林蔭路前进。那边便是星廣場了。

另外也有一些行人急急忙忙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欧节納听见一个母亲俯着身子对她的小孩說：“咱們快点走吧，这儿的

情形有些不妥当。”

这个妇人有点害怕，欧节纳心里也感觉到一阵一阵害怕起来。他迟慢地迈着步跟随着人群的浪潮。“我走到可以看得见星广场的地方，我就往回走。”他对自己说，“这场热闹里没有我的事。”

但是所有这些人的面孔都让他嘀咕犯疑。莫非他们都是共产党吗？当然不会全是共产党。里面必然也有象他似的看热闹的人。警察、艾森豪威尔、阿司脱拉……等字的声音满天飞。欧节纳总也听不到一句完整的话。不过他却听见身背后有一个人在嘟囔：“各林蔭路口都安下耙子^①了！”什么叫耙子呢？他仔细想了一下。不用说，一定是一种为了割锄什么东西用的器具。当然是为割锄游行示威的人用的。

一排一排的黑色雨衣紧贴着墙站着，人们继续前进。有这么几次，甚至一点声响都没有。欧节纳来到了弗里朗林蔭路。现在他不再怀疑了，他的的确确是夹在示威者的人群里了。大半是青年人。他正裹在一群青年当中。他们都笑着。内中有一个，紧靠着他的后背吹起了口哨。那小伙子是那样傲慢地吹着口哨。欧节纳觉得自己的脸都吓白了。

有几个戴着钢盔的军官挺身立在便道中间。他们也在笑着。其余的军官都聚在墙角边。那个小伙子老是吹着口哨。欧节纳身后升起一片呼喊声，远处有了骚动。他不敢再往回走了。“见了横街我就拐弯吧，”他自言自语说，“如果有人拦我，我就说我是回家的。这也是实话，因为我原是要回家的。”

又是一队保安队，紧跟着另一队。原来耙子就是这些东西。

^① 警察在要路上下卡子搜查行人，警察的行话叫“安下耙子”。

星廣場的牌樓從霧中鑽出來了。所有燈亮都消失在那一大片黑暗里，那片黑暗從房子正面一直上升到陰霾的天空。卡車發出一陣陣轟隆轟隆的響聲。好幾輛燈光明亮的公共汽車在模模糊糊的黑夜中顛簸着，它們走過的時候是把那個神秘的氣氛沖破了，但車子一過去，那種氣氛立刻又回復了原狀。不久之後第一次進攻就開始了。

第二章

下垂着眼皮的那個老漢就在阿姆斯特丹街的左首到克里西廣場去的便道上散發廣告。他往前走三小步，把拿着的廣告對行人一舉，隨着就躲到牆角邊，半舉着胳膊一站。他再往前走三步，便又回到了便道的中間。有幾次他好像鼓起勇氣來了，於是看見他突然奔到一個婦人或一個年輕姑娘的身旁，把一張廣告硬塞到她們的手里。對於男人，他就沒有這麼大的勇氣。他總是這樣地從飯館的門口走到郵政信箱前面，然後又慢騰騰地退回來。他是一個老头兒，長瘦臉，面部坑凹不平，戴着一頂皮遮簷的便帽，遮簷的中間已經折斷，從便帽底下露出幾絡骯髒的頭髮。

他散發的廣告上說的是星相家雷亞夫人命館設在米朗街，代客占牌卜卦，每日下午在廊候教，星期日照常。這個老漢的腰已經彎彎的了，但因為眼皮往下垂，便不得不把頭往後仰着。這樣就使他的姿勢幾乎成一個S。每隔一會兒，他就在飯館門前停留一下，偷偷望着玻璃缸里養着的白鱸魚。每當新水放進缸里的時候，總有十四五條魚搶着游過來，夾在新翻起的水泡里。

这老头儿也许正在琢磨一条黄油煎鱸魚吧。他停留在那里鉴赏鱸魚的时间是从来不很长久的。职业要紧。他又回到人群里去了。他的下垂着的眼皮使他看上去象一个睡着的人在走路。他的毛了边的破裤子弯弯扭扭地籠在一双肥大的、沾满泥浆的鞋上。快到正午的时候，这个老汉好象变戏法似地一转眼不见了。他是找雷亚夫人去报告传单散完了呢，还是喝一杯去了呢？

在这个路角上，除他之外，还有一个象他这样的穷汉，但这个人大半时节是在哈佛大院市賽馬总会門前的店舖与阿姆斯特丹街口通往站台去的几层石阶之間那一块地方。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一脸刺蝟胡子，高个子，举动迟笨，披着一件破旧斗篷，穿着一双綁着細繩的拖鞋。他没有明显的职业。人們常常看見他站在市賽馬总会的窗口，支着耳朵听买馬票的人談論馬票和馬匹。他那张被灰色的大胡子几乎給掩盖起来的臉是呆板的。他只是听着，然后聳一聳右肩，但聳肩并不是表示輕蔑，乃是為的挪动一下悬在腰边的挂包。

这个人，在芙腊·夏切杜的口里，就叫作“怪物”。芙腊回了达涅·黎特到圣拉薩地道去的时候，她总拿胳膊肘碰她的小男同伴一下說：

“留神！你看怪物在那儿呢！”

怪物有时候坐在阿姆斯特丹街口的石阶上，挨着牆脚，免得妨碍行人来往。他总是弯了腰縮成一团坐在那里，膝上放着一本书，两手托着他那颗毛蓬蓬的大脑袋。那本书很旧很烂，印着一些古怪的字，簡直象是倒写的。这两个孩子都离着他远远地歇着。

“留神跳蚤！”达涅輕輕地說。

怪物有时候从挂包里掏出一个吃剩的面包尖头来慢慢啃

着。

从阿姆斯特丹街往下走，便到了哈佛大院。这里的交通是十分频繁的。来去不停的出租汽车和卡车成列地排在便道边上。火车各干线和轮船上的行李都须到地道的这一部分来登记。这里老是挤满着长列的排子车和两轮的手推车。搬运工人忙个不停，开卡车的工人在锈痕斑斑的玻璃罩棚下卸着包裹。角落里一对一对的情侣挨得紧紧地坐在一起，这当然是在一早一晚，尤其是在晚上。

如果继续在地道里往前走的话，那末第一步先看见的便是走道中间的报亭。亭的两旁便是各种店铺。简直说不清有多少，有卖乐器和留声机的，有卖妇人胸甲和各种内衣的，有一个卖烤蛋饼的，有一个缝补女人袜子的铺子；许多妇人在门口排着队；再过去一点是一家糕饼店，一个儿童玩具的橱窗，一个自来水笔的橱窗，一家钟表店，在西内阿克电影院旁边还有一家药店。

圣拉萨车站的地道简直是一座城市。一早一晚，一个庞大的人群由此穿行，挤满了两边通往近郊车站的层层石阶。在那个时候人们的脚步声跟下大雨一样地响着，但是还听得出卖烤蛋饼的尖嗓子和卖鲜花、卖彩票女人的叫卖声，它们比脚步声更响。你不妨停下来，闭上眼睛，听一听这些脚步声。克拉……克拉……人过来了，克拉……克拉……人过去了。几百万条路在这里交错它们的路线。几百万个面孔彼此挨挨蹭蹭。你想用力专注意这些人中的一个吗？他马上就闪开了。你看见他在卖唱片的橱窗前面吗？他又去看薛瓦黎、孟唐和其他电影红明星的小塑象了。他心里想什么呢？他是不是要买一座小塑象回去摆

在壁炉台上？他走远了。你再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了。人群从地下电车站洞口里湧了出来。一阵人浪向通站台的那些石阶流下去了。他们从哪儿来的，这些人？从圣日尔曼，从卜高隆布，从夏尔许，从圣克鲁，从亚吐德^①来的吗？这个面孔掩没了那个面孔。一个个都在你面前过去了。他们形成了人浪，形成了人群。你来不及弄清他们的悲剧，他们的情史，他们已经象水似地流过去了。

卖花的女子有四五个，有年轻的，有年老的，通常是相当年轻的。她们就在人堆里迈着小步骤来踱去，遇见了匆忙的行人，便很客气地往旁边一闪，用不同的声调，谦虚地或命令式地说着“买点花吧！买点花吧！”这些卖花女子不老是那一些人。她们看过去仿佛总是那几张相同的面孔，但实际并不老是那一些人。好在谁也不注意这些事。她们原是背着警察偷偷卖花的。人们注意的是花，并不注意卖花人的面孔……。

烤蛋饼的气味又香又甜，在圣拉薩车站的地道里飘来飘去。在哈佛大院便道上，在陈列着本年得奖的文学作品、各种颜色封面的偵探小說和許多儿童画册的那个櫥窗旁边，这股香气已经在等候着你。在便道边上有一家糕餅鋪。你以为这股香气是从那儿来的吗？不，从那糕餅鋪发出来的是新做的月牙小面包和烤得焦黄的小圓面包那种浓郁而易散的气味，烤蛋饼的那种喷鼻的清香的来处却还要远些。它引着你走过一个櫥窗，窗后面有金黄色或咖啡色头髮的少女們整天哈着腰拿着鈎針在織袜子。不远就是那些修理皮鞋的工人膝間夹着一个生鉄脚掌在哈了腰做活。从那里烤蛋饼的气味很任性地又把你引到一个儿童玩具店的門口，里面陈列着内容十分充实的全套馬戏場和全

^① 这些地方都在巴黎近郊。

套动物园，一会儿又把你引到擦皮鞋的台子面前。

擦皮鞋的台子真是个奇观。主顾们都坐在方格子皮靠背的大椅上，跟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一般。擦皮鞋的人就在他们底下做着活。大椅设在一个高台子上。远远地就看见了这些主顾们的头象球戏摊上^①的木偶一般排在那里。有些主顾读着他们的报。有的漫不经心地望着肮脏的玻璃罩棚下面顺着那一排有彫饰的支柱两边走着的人群。

烤蛋饼的气味好象是一根光闪闪的游丝。最后把你带到了它的发源地，你于是可以鉴赏那些金黄色的，跟风一般轻飘飘的蛋饼，饼上蜂窝似的深孔里铺着一层白色的糖霜。

当人群走散的时候，这个车站就跟一颗凄凉的心似地轻轻地跳着。但当每一个热潮到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列车开来和开走的时候，人群就象一股黑血似地从这颗心里溢了出来。此后它稍微安静一些。但是每隔一些时间，因为一列列的火车又载来了新的旅客，从一辆一辆的地下电车里面又湧出大批的乘客，于是这颗心又重新装满了血。多少只脚摩擦着柏油路和闪亮的水泥路。女商贩们喊着，开卡车的互相喊着搭话。叫着别人的姓名打招呼的声音和被打断的叫嚷声，在这些人河的上空飞翔着。还有，便是在这些漩涡中间游泳着的片段谈话，有的是重述未说完的心腹话，有的是先前忘说现在又想起来要说的话。

到了晚上，店铺拉上了它们的绿色窗板，一批一批的行人都散尽了，地道便披上了静寂的外衣。黑暗的阴影逐渐增大。庞大的建筑物显得格外奇妙。再也看不清楚互相挨紧坐着的情侣

^① 球戏摊上列着各式各样的木偶，旁边预备着布球。顾主出钱打木偶，打倒即可以拿走。这是法国临时市集上常有的的一种游戏。

了。走过他们身边的時候，只能隱隱約約聽見他們在那里低声密談。脚步起了沉悶的响声，回音也起来了，灯光也显得不亮了。人們于是自以为是在一座被遺弃的宮殿里。卖报的妇人正在結算賬目，一会儿她就要走了。烤蛋餅的香味消失了，但耐下性子費点劲去聞，在乐器店和書报亭当中那块地方你也許还可以找到一点余味，找到一种夹杂了外国烟味和地下电车道洞口那种稀薄的霉味儿的烤蛋餅的遺香。

刚下了学，达涅·黎特同芙腊·夏切杜就到圣拉薩的地道里去玩。他們并非每天都去，他們通常是到特里尼德公园去玩的。那是教堂脚跟前的一座小花园，花草不算很多。婦人們常在那里哄孩子玩。那儿老是有很多的小孩。他們唧唧喳喳的鬧声是那么响，有时候竟自把圣拉薩街上熙熙攘攘的声音都給盖住了。那座花园的地勢若与教堂的大門来比，是显得低窪一些。在鉄柵栏下面，有一个白石的水池，老是有一大群小孩在里面指手画脚地玩耍。园警过来干涉，小孩們就跟鴿子似地逃散。提起鴿子，在特里尼德花园里鴿子可真不少。它們就在中間綠草地的上空密集成群地盘旋不休。在有太阳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大块浅蓝色的流动的阴影，非常別緻。

是的，达涅和芙腊常去的地方是那个公园，但是有几天，他們一陣高兴就决定单独两个人跑到車站的地道里去玩。这是他們两人之間的一个秘密，对誰也不告訴的。他們事先約好在學校門口会齐，很快地溜进伦敦街，阿姆斯特丹街——小心翼翼地穿过各个街道，因为街上这时候正十分熱鬧——来到了車站这块寬闊地方。

先是在候車大厅里踟躕一会儿，从食堂到烈士紀念碑那一

段地方。他們仔細看過新陈列出来的广告样品，比方那些自己会翻片的照相本子。随后他們朝着地道走下去。在那些儿童讀物和女子时装櫥窗的前头，他們只是隨便望一眼，很快地就来到了玩具店門口。在那儿要停留好大一会儿。然后游戏开始了。总是玩那一套老游戏。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們是在捉迷藏。其实他們的游戏比捉迷藏可有趣多了。一开始是騎着馬在乡間散步，就是沿着地道的那些支柱走路，支柱当了树木。如果怪物也在那儿，那就更妙更美了。只要皇后一看见他揉搓着乱蓬蓬的大胡子在讀那本字体倒轉过来的天書，是的，只要皇后一看见他，立刻就会害怕起来，就会控制不住她的馬。結果总是馬惊了起来，馱着皇后跑出老远。皇后失蹤了。自然是那怪物把皇后劫去了。于是达涅开始去搜寻。他騎在他那匹良駒的背上，向前欠着身子，拿一只手遮在眼前朝前望着。皇后还是没有影蹤。有几次，她却被人用繩索紧紧地捆绑在阿姆丹达出口的石阶旁边，有几次則是被撈在西內阿克电影院的大門旁边。他們的游戏在不知其中底細的人看来，那只是在长廊里互相追来追去地跑着玩。可是这些人哪儿懂得观察事情呢！……最后达涅把皇后解救了出来，可是那个怪物还是坐在滿是尘土的台阶上讀他的書，或是狂嚼着一块面包尖头，他大概一点也沒有想到这个时候正有一柄宝剑在砍自己的腰，并且足足砍了五六下。达涅伸出胳膊扶着皇后，騎上了馬开始凱旋。最讨厌的是那时候必須把撈在一个角落里的書包重新拿起来，跑的时候还必须捧着这些东西。但也沒有多大关系。他們催动了坐骑，很快地爬上往候車大厅去的台阶，照直奔了回家的去路。順着阿姆斯特丹街的便道，在数不清的行人堆中，他們跑馬前进是相当困难的。但过了雅興街，就緩轡而行了，故事也就此結束。随后便来到了家門口。如

果時間不太晚的話，他們還要在管門女人獎品太太的門房里稍微呆一會兒。其實，這個看門的女人並不叫獎品太太，而叫威杰太太。她在居住證明簿上簽名就是嬌居威杰太太。大家稱呼她獎品太太或獎品老大娘是因為她嘴邊老掛着“獎品”這個字。“到菜攤上去替我買一公斤土豆來，你回頭就可得到一份獎品。”“把這封信替我送給四樓的矮太太，回頭我給你一份獎品。”所謂獎品是一些五顏六色很別致的糖塊，她把它們收藏在壁爐台上一個玻璃罐里。誰也不知道這些糖塊，她是怎樣搜羅來的。有些糖是花朵形，有些是小動物形，並且隨時都有新鮮樣子。那是她的一種樂趣。

這一天，達涅和芙腊又到車站來玩耍。他們在擦皮鞋的台子前面玩了一會兒。天已經黑下來了，他們看見一隊一隊戴鋼盔的警察從地下電車洞口走了出來，有幾隊就停留在哈佛大院里。芙腊看了他們好半天，然後告訴達涅說：

“這是為對付示威游行的。”

“示威游行？”達涅問。

“是的，反對艾森諾畏爾^①的游行。我父親參加去了。”

“在哪兒游行？”

“星廣場。我爸爸下了班就去。”

她若有所思地低下了頭。

“但愿他不要讓人抓了去。他說過那兒要有大批的警察。你看，這不是開始了嗎？”

她手里抓着自己的一綹黑頭髮，來回搓弄着。她又說：

“難道我們需要一個美國人嗎？”

① 即艾森豪威爾，小孩誤讀成“艾森諾畏爾”。

“你媽媽呢，她也去嗎？”

“不去，她今天下班太晚。這星期內她都是八點下班。遊行六點半就開始了。”

“回頭遊行會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別的，大家都上香榭麗榭和星廣場去，聚在阿司脫拉飯店前頭反對艾森諾貝爾，讓他滾回美國去，告訴他，我們這兒用不著一個美國將軍。隨後那些警察就拿著警棍打上來，他們想法子捉那些遊行的人。可是最有力量的並不是警察。”

達涅不再說什麼話。他不大明白大家對這個艾森諾貝爾到底要干些什麼，也不明白芙腊的父亲到香榭麗榭和星廣場去將要做些什麼事。他知道芙腊的父亲是一個共產黨員，並且知道一個共產黨員是跟別人不一樣的，但究竟怎麼不一樣，他也弄不清楚。他只是聽見他母親和奖品太太對這事議論過。

“夏切杜夫妻倆都是好人。”那看門女人對黎特太太說，“思想是思想。我並不反對他們有自己的思想。我要求他們的只是別在這所樓房裡給人添麻煩，因為有經租總管在這兒看著呢。如果他們願意棄報，要是在街上，星期日；我也並不攔擋他們。那與我沒關係。不過我總覺得一個女人應該在傢裡呆著，照顧孩子。白天干了一天活，還有空閑工夫來管別的事嗎？可是話又說回來了……”

達涅的母親點著頭贊成：“那些共產黨，當然我們不攔擋他們當共產黨，可是究竟……這個夏切杜從沒有在傢的時候。每天晚上八點鐘甚至於更晚才回來，回家也待不住，馬上又得出去。他的女人也常常跟他一起走。他們於是跑來輕輕敲几下我的門，‘黎特太太，我們出去啦，小女孩在牀上，她已經睡著了……’那是為了萬一起了火或有什麼其他意外事情，好想著那小女孩，

临时会发生什么事是誰也不能知道的……”

芙腊的母亲常和黎特太太談話，总想把时局解釋給她听，并且給她報紙託她讀。黎特太太也同意她的說法。又怎么能不同意呢？独自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达涅和一个十四岁的大女儿。生活十分困苦，工人們生活不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有許多大老板們依靠着别人流汗发了橫財，那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誰也不大看得清楚这样的事将来怎样結局。他們說他們将要改变世界，可是世上的人太凶惡了。他們是如此地凶惡，仁慈的天主是不会这么早就想到他們的。天主所做的事，天主自己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总而言之……

到了晚上，黎特太太歪身伏在达涅睡的鉄床旁边。“你没有忘記你的祷告吧？”她紧紧地挨着他，那孩子感觉到慈母腿上的温暖，高兴得縮成一团，就随了他的母亲低低地祷告起来：“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見圣，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尔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

“那些警察；他們要是把你爸爸抓了去呢？”那个小男孩問。

芙腊聳了聳肩膀。

“他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我的爸爸既不是一个窃盜，又不是一个杀人凶犯。并且，他以前已經被抓到警察局去过，这一回就是再抓进去也不是第一次。他們沒法子不把他放出来。他們也許因为他这个姓跟他搗点麻煩。他們老是恨外国人。不过我們并不是意大利人。我爸爸的爷爷是个意大利人。我爸爸实在是法国人。他打过仗；参加过抗德运动。这样还……”

“来看玩具吧。”达涅說。

胳膊底下挟着書包，他們就挤进人群当中，一直挤到卖玩具的櫥窗前面。陈列东西的架子并不大，但是各种小玩具塞得满满的，整整占了三格。最高一格是各式各样的小人儿，阿尔薩斯的女人，玫瑰色的小娃娃，黑人小娃娃。下面一格是家庭住所，小臥室，小飯厅，小厨房和小火炉子。最下一格是小軍人，小动物和小車輛。这一格里还有成套的馬戏場连同它的几个带輪子的小住房和它的全部动物，还有一个带着一架犁、一个釘耙和一架脫粒机的农庄；也有步兵和騎兵，还有一队搶劫邮車的印第安人。所有这些都乱七八糟地夹杂在一起。一个兵站在一个抽长烟袋的印第安人旁边吹軍号。一只泥獅子很古怪地瞪眼看着一群鋸制的小鸡和小鴨。陈列的玩具从沒有整个变动过，但是每过一个星期总可以在里面发觉一些小小的調动。这些調动当然是与买主有关系的。这一天达涅就发觉平常放在农庄屋頂上的鷹不見了。海豹和犀牛也不在那里了。可是一队滿面油光駐北非的小士兵出現在櫥窗的前排。这是新到的貨色。

达涅的奢望是想得到那份馬戏場。沒法儿知道它的价錢，因为一个整套包含好几个部分。大概至少要两千法郎吧。整套的話，必須把机器拖車、带輪子的兽籠、老板的带輪子的木头房子、帳幕、跑馬道都算进去。动物不用算在里头。因为虎呀，象呀，羚羊呀，河馬呀……都可以随便买。此外还有那些小丑，那个在一个圓球上找重心的舞女，那个只围了一块豹皮精赤身子的教練野兽的人。这一整套很可能接近两千法郎，甚至于更多一些。

“你看清楚了吧。”达涅輕輕地說，眼睛里冒着火，弯腰站在櫥窗的面前，“你看清楚了吧。”

芙蓉注意的是那个黑人小娃娃和收藏衣服的立柜，那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真正的立柜，里边还有挂女人长袍和大衣的架子。

有安放精細內衣和手絹的抽屜。不過這些東西大概也得一個驚人的價錢吧。

說到聖誕節的禮物，芙脂已經得了一冊講述靈狗比夫故事的畫冊和一個美麗的睡女娃娃，這女娃娃價錢大概是很貴的。當然不能同時什麼都跟大人要。

這兩個孩子正在精神貫注地欣賞着櫥窗，一隊戴鋼盔的保安隊已穿過了地道，奔羅馬大院開過去。芙脂抬起頭來。

“你看，還有新來的呢！到底他們打算幹什麼呀？”

“你想示威遊行會到這兒來嗎？”達涅問。

“不會的，我爸爸說的是星廣場。在星那邊才有艾森諾畏爾……”

這時在聖拉薩的兩個大院里有許多卡車停下來排列成一行。

“這些都是捉人車。”芙脂說。

這些車子的小窗子後面有許多人影和閃閃的亮光，從外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車里滿是警察。”女孩又說。

此外還有几輛蒙着雨布的敞棚車。

有一個時候，大概在七點鐘左右，人群似乎減少了些。車站候車大厅的台阶上儘管還有人在上下，但比起平常日子好象少得多。地道里行李房門前的那一段地方沒有人了。但也不是完全沒有人。一個保安隊扛着一支小短槍在那裏來回走幾。

“咱們走吧，”達涅說，“今天晚上我在外面呆的太久了，我媽媽要不樂意的。”

“你害怕嗎？”芙脂問。

“不，我不害怕。就是怕我媽媽不乐意。”

“你怕警察嗎？”那小姑娘說，說的那樣慢吞吞地，語氣當中不僅僅有蔑視他的意味。她明白达涅很可能是怕警察。达涅既沒有一個給他講大道理的父亲，他的母亲又根本沒有这种能力。她还叫他去望弥撒，去听讲解教理教規呢。对，人有信主的自由，也有不信主的自由。芙腊的父亲就是常常这样說的。我呢，我尊重那些信奉天主的人。不过达涅确是害怕警察。这是可以感觉到的。今天晚上他不敢玩耍了，他不敢作放馬在树林里追那个怪物的游戏了。他一定会十分害怕的，如果有一个警察跑来拦住他，問他的姓名和住址。但如果有人拦住芙腊，她是很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的：“我在这儿玩呢，我在等我的爸爸媽媽，他們参加示威去了……。”她这样回答，那个警察还有什么可說的？

“咱們走吧。”达涅又說了。

“你不愿意作怪物的游戏了？”

“天晚下来了。我們还是到奖品太太屋里去待一会儿，請她讲个故事……”

正当他講話的时候，一声尖銳的警笛撕破了空气。一陣长长的回音散布在地道的灰尘里。达涅举起了一个手指头，他的小脸馬上就繃得挺紧。

“你听見了嗎？”

“听見了，还是那些警察。”

几秒钟之后，在那两个大院里許多馬达隆隆响起来。車輪在烂泥里嘶嘶地发出响声。

“我明白了，”芙腊說，“那边的人調他們去呢。現在他們是奔星那面去了。这是救兵。这儿，你一点也不会遇到危險。要鬧事是在那边。”

说到这里，她低下了头。她仿佛看见她的父亲被许多警察包围起来。那些警察都举起他们的木棍。她的父亲一点办法也没有。警察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钻了出来。他们跑着，打着。芙腊的父亲倒在一个地方，被人压着，被人践踏。她想象到这些事。她也想象到星广场，想象到矗立在浓雾里面的那座庞大建筑物。她的父亲独自一个人躺在牌楼脚下。那些警察从他的身上踩着过去。

你看这个小姑娘一想到示威游行也害怕起来了。她不再说话了，不再絮絮叨叨地背诵她平常所听到的、所能领会或不能领会的那些字句了。此时，她的一颗幼女的心所能体会到的就是示威游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警察们有钢盔，有枪，有棍棒，有庞大的卡车。他们是成千成万的人。芙腊的父亲却任什么都沒有。他只有他的两只手和两个拳头。

芙腊的面色稍稍发白了。她牵了达涅的手。

“走吧，咱们回去吧。”

“对，咱们走吧，”那小男孩说，“你要高兴的话，我们到奖品太太那里去待一会儿。她也许有事叫我们做。如果没事，我们就要求她讲个故事。我回头先上楼一趟告诉我妈我回来了……。”

他们从戴钢盔的警察面前走过。商店都已关上了门。行李房的柜台被黑影笼罩着。地道已不再是有灌木有大树、夕阳光下可以在里面跑马玩的森林了。那里是幽黯的墙壁，尘土，寒气，过堂风。在阿姆斯特丹街地下道出口那面，许多报贩声嘶力竭地在喊：“一万名警察出动……一万名警察出动……示威游行大失败。一万名警察……”

这些喊声，两个小孩都听见了。地道的这一部分是寂静和

城市喧嘩的分界綫。阿姆斯特丹街是每天夜生活的所在地。咖啡館和旅館的招牌閃着紅色、藍色的光，照着泥濘的馬路。行人們在便道上匆匆地走着，車輛都擁擠一起不能前進。那邊，行李房的黑影子里，一個戴鋼盔的人在走來走去。他的帶鉄掌的鞋在水泥地上發出嘖嘖的响声。芙腊心里又想起了怪物。但並不是他們游戏中的那個怪物，也不是滿臉胡子怪模怪樣坐在台阶上讀着一本倒寫字體骯髒破舊的那個乞丐。當前的怪物有一支短馬槍，一根木棍。他正扑向費爾南·夏切杜——芙腊父親的身上；費爾南·夏切杜正在怪物前面奔跑。你看芙腊害怕了。並不是玩耍時候那種有趣的恐懼，而是一種愁慘的、黑暗的、潮濕的、蓋着灰塵的恐懼。

哈佛咖啡館，魯昂咖啡館，諾曼地旅館，德雷保旅館，諾曼俱樂部，阿姆斯特丹街，在這些地方跟每天晚間一樣那麼光明那麼亂哄哄。也跟每天晚間一樣，出租汽車一走到大旅館前面便緩慢下來。有些行李過多的人都在為難。這兒那兒都有成群的英國人逗留着。有許多擦粉抹紅的漂亮婦人在那兒不知等候什麼。百貨公司是關上門了。咖啡館里鉛皮櫃台前面站滿了人。對對男女，三五成群的人都圍滿了桌子坐着。賣彩票的女人不在她的小屋子裏待着了，她現在跑到便道中間站着，搖晃着三四張賣剩的彩票在兜攬主顧：“當晚開彩，碰碰運氣吧，當晚開彩……”

布達佩斯廣場是比較清靜的一圈黑影。接着在阿姆斯特丹街的那一段路上卻又熱鬧起來。

兩個孩子在意大利人擺的食物攤子前面停了一些時候。攤上有肉餡兒的酥皮點心，有酥盒子，有英國菜湯——白色奶油里

浴着半透明的櫻桃，有長瓶子的名貴的酒和果子露酒，有帶柳條瓶套的意大利酒，有金黃色的一段段的大塊鱈魚，有圓的、橢圓的、扁的各式各樣古里古怪的小罐頭，有瓶上印着外國名字各種醬汁。

“我真想吃點醋拌牛頭肉，”達涅說，“我媽媽昨天又買了一些……”

“我還是愛吃酥皮肉盒子。”芙腊說。

他們離開了這個攤子，不再繼續這種遊戲了。因為這也是他們的一種遊戲。就是站在玻璃櫃前面開菜單子玩。小吃、正菜、飲料，都要經過一番挑選。不用說，達涅總是要“加底”^①和醋拌牛頭肉，芙腊呢，總離不開帶酥皮的點心。

好在那種遊戲在馬路對面的便道上一樣可以繼續，那兒有一家氣司^②店。達涅的父親常說這家氣司店是巴黎，甚至於全法國最出名的。有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這家來選購氣司。這家店里備有各種各式和各地方出產的氣司。當年連中國的乳酪都賣過。中國的乳酪，達涅驚奇得直發楞。那大概是帶點茶味道、用一層上面印有梳髻女人的絲綢包着的乳酪。不過這家氣司店四遠馳名卻是千真萬真的。你對店里人說：“我要一塊三天後吃的‘加芒拜’^③。”他就給你一塊到了三天後恰到好處的氣司，味道美極了！

現在達涅肚子餓了。他不想再在女看門那兒停一會兒了。他只想上樓去找他的姊姊和母親。他挽了芙腊的胳膊說：

① 意大利產的一種葡萄酒。

② 一般翻譯成乳酪或干酪，但為避免與北京的酪干相混，採取音譯的辦法，從英國音譯成氣司。

③ 法國北部加芒拜城出產的氣司。

“你听我说，你上我家去吧；你的爸爸妈妈如果还没回来，你就在我們家吃饭……”

“我妈妈八点钟就回来了。我很可以等等她。我爸爸也许要回来的晚一点。”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上我家去吧，你可以少吃一点。”

“我很愿意上你们那儿去，可是我并不饿。”

奖品太太正站在她的门房门口。她正跟五楼的年轻太太，那位面貌很美、一条腿是用木头和钢制成的一种架子支着的可怜的太太说着话。

“啊！你们回来了。”女看门的说，“你们回来的可真晚啊。今天可不是在街上踟蹰的时候……”

两个孩子行了礼，急忙推开了楼梯门。奖品太太又接着跟那位残废太太说话。

“谁也不知道我们前途究竟怎么样。有些人说明年春天大战就要开始。在目前，情形可是不见好……”

两个孩子来到了七楼。芙蓉转了转自己房门上的把手。

“没回来，她还没回来呢……”

“上我家来吧！”达涅说。

直到五楼为止，每层楼都是两家人家。六楼七楼每层却是三家人家。七楼是黎特家和夏切杜家。但夹在他们两家之间的是雷细杰太太住的两间房。雷细杰太太是一位善静的小妇人，从来不与任何人说什么话，就是跟两边的紧邻也不说什么。

“你们可来了！”黎特太太说，“我已经着上急了。”“你的爸爸妈妈呢？他们在哪儿呢？”她问芙蓉。

“我爸爸到星参加示威游行去了。”

“啊，对啦。那么你妈妈呢？”

“她八点钟才能回来。这个星期轮到她八点下班。”

“我对她说了，叫她跟我们一起吃饭，一面等着她妈妈。可是她不肯。”达涅说，“她吃一点总是可以的吧，如果她饿了的话。”

“不，我不饿。”芙腊说。

“我们这就吃了，”黎特太太说，“阿芒特马上就安放刀叉，在这个当儿里，你们不妨温习一下你们的功课。”

“对。”芙腊很驯顺地说。

她挨着碗橱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

黎特家的住房跟夏切杜家一样，是两间房带一间极小的厨房。姊姊阿芒特睡在第一间房，他们称作饭厅的里面。达涅跟他母亲就睡在卧室里。

黎特太太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妇人，但看过去却不止这个年纪。她的长长的头髮梳得整整齐齐，贴着瘦削的双颊向后拢着，已经有点花白。她的鼻子稍微长些，那是因为她脸庞瘦小，所以鼻子就显得长些。身材矮小，非常好动。她的双手老是动着。即使当她没事可做的时候，当她跟人谈话的时候，她那双手也似乎显出闲得不耐烦的样子。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拳上，摸索摸索大衣的里子，不知不觉地整理整理买菜用的口袋里的东西。

阿芒特很象她的母亲，不过另有青年女子的一种温柔。她跟母亲一样，一头长长的头髮，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不过她的双颊并不瘦削，她的前胸已经丰腴得有点发圆。黎特太太在本市区的一家洗衣房工作。她经营熨烫衬衫、手绢、手巾。那家洗衣房并不很大，但是接来的活老比店里的女工多。幸运的是离列日街并不很远，黎特太太走着就去了。她正午回家，两点差十分再去，一直做到下午六点半。店里对于时间倒不十分计较。一

一切都随着工作来支配。活儿忙的日子，必要的話就多于一个钟头。在淡季里，比方暑假期间，再找补回来。自己的衣服拿去洗可以不出钱。

阿芒特在北火车站附近一所缝纫学校里学手艺。那又是一件幸运的事。从圣拉薩站动身，两张公共汽车票就解决行的问题了。并且学校里还有一个小食堂。午饭约合六十法郎。这里当然吃不到白颊鳥的鲜美嫩肉而只吃一些面条汤、豆类等等。烹調并不精細，但还丰富。在今天这种日子里，六十个法郎是弄不出什么山珍海味来的。

說句实話，达涅长的可不象他母亲。只有眼睛跟阿芒特一样象母亲。一双黑眼，很大，深深地躲眼眶里。他的脸庞可以說是很瘦小，五官都很清秀。“天呀，这孩子的嘴生得多么小啊，都快瞧不見了！”奖品太太常这样叫喊。就整个神气看来，据說他完全是他父亲的小影，他父亲可是个身量不高但体格强壮的人。达涅的举止动作不象他母亲和姊姊那样急促，那样过于紧张。他簡直是老在犹豫，老拿不定主意。学校的老师責备他的也正是这一点。“写吧，达涅，别老拿着笔桿轉，轉了有三六七次了。”他是一个聪敏用心的学生，可是这种犹豫不决的脾气却害得他老跟不上别人。

他們家从来不談論达涅和阿芒特的父亲。这是家庭的秘密。阿芒特是想不起父亲来了。他离开他妻子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才六岁，达涅刚刚滿一岁。他带着另外一个妇人走了。现在住在南方某地。大家知道的便只有这一点。孩子們从来也不打听他的事。黎特太太有时这样說：“你們爸爸頂喜欢吃这样做的面条。”或是：“你們爸爸从来不許我不穿袜子出門……”她很鎮靜地这样說着，并不感觉凄凉，或許也不感觉懊丧，那就不得

而知道了。父亲每三个月有一次表示，那便是寄一张汇票来，那时节黎特太太就说：“啊，你们爸爸寄钱来了。”每晚，达涅作祷告的时候，他并不清楚地了解那些祷词的意义。在天我等父，当然指的是仁慈的天主，可是同时也似乎关联到那个和另外一个女人住在别处，每三个月寄一次钱来的不曾见面的父亲。……幸亏有这笔钱来，因为生活实在是容易。

“你要不要吃一片抹黄油肉酱的烤面包？”黎特太太问芙腊，“你爱吃肉酱吧？”

“我不太饿。”芙腊轻轻地說。

“真奇怪，你会不饿。你怎么啦？猪肉酱味道可真美呀，肚子不饿也吃得下的。那末你来一小片黄油烤面包吧？”

芙腊终于答应了。

阿芒特已经安放好刀叉。他们四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坐下，桌上铺着一块很陈旧的漆布。达涅已经嚼下了两片烤面包。阿芒特谈论一个女同学，这个同学是新近刚来的，能力很强，十个手指灵巧得跟仙女一般，真叫人不能相信……

芙腊眼睛老盯着碗橱上的闹钟。

“这钟快了点，”黎特太太说，“现在八点差一刻。你妈也快回来了。我想她不会去参加示威吧？”

“不会的，”芙腊说，“她对我说过她不去参加。要是他们两个人都被扣起来，那可就不好办了。”

“那还用说！”阿芒特说。说完她就笑了起来。但马上她憋住了笑，因为那个小女孩并没有笑。看得出她很着急。从来还没见她这样胆怯、这样害怕过。她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嚼着她那片烤面包。

“喂！我听见脚步声了。”黎特太太说。

真的有人从楼梯走上来。芙腊听出不是她母亲的脚步声。她母亲走路比这快的多。来的是那个街坊，从来不跟人说话的那个妇人雷细杰太太。

“多么奇怪的女人！”黎特太太说，“我敢说我没跟她交谈过十句话。女看门的也一样没有和她交谈过十句话。”

这时听见门外楼梯上有钥匙叮咚相碰的声音。一定是隔壁那个女人了。

“她比往常回来得晚，”阿芒特说，“往常六点半她就回来了。我看不出她到底有多大年纪。”

“四十五，四十八吧。”黎特太太说。

“这样大年纪啦，那是不会的！”

钥匙叮叮响了几下，锁簧乾涩地响了一声。门开了，随着又关上。听见墙壁后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这是那个不言不语的女人走进房里了。

当时谁也没有特别注意她的回家。雷细杰太太跟每天晚间一样爬过六层楼梯，打开了自己的房门，轻轻溜进了自己的小屋。现在大概她已脱去了外面的衣服，煮她的牛奶，预备晚餐了。在巴黎的所有七层楼上，这样的人是很多的，都是些不言不语、忙忙碌碌的人，一回家就点上自己的煤气炉，煮牛奶。

芙腊老看着漆布上画着的一排一排的篮子里弯弯曲曲的蓝茎玫瑰花。

第三章

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把欧节纳放了。他是首先被释放的那

些人中間的一個。將近十一點半鐘，一個穿便衣的稽查來到大廳的門口，手里拿着一張單子。

他喊了兩個名字，听着象塞爾沃和博單那麼兩個名字。並不是按着字母的次序喊的，因為他以後又叫着以R和T字起首的人名。以前那兩個名字大概是隨便挑出來的。

有兩個人走到稽查跟前，稽查叫他們出去，讓他們先到門后小桌上去取回他們的身份證。他隨後看了看表就等着。過了三四分鐘，才又喊了兩個別的名字。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站了起來。

稽查狡猾地微笑了一下。他分明是在取樂，他對這套把戲感到興趣。歐節納此刻才看明白這種情形。那個傢伙總是先看看表，然後望望名單。一定是那麼回事了，他要跟用滴滴管滴水似地一個人一個人地把他們放出去。

“你看這些人有多麼混賬！”歐節納身後有人這樣小聲罵着。當然這種把戲玩的並不算十分高明，可是如果能在天亮以前把他們放完，已經很不錯了。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他們把這些人真的都堆在這兒，多蹲他們幾個鐘頭，又有什麼東西能攔阻他們呢？

歐節納支着耳朵听着，他唯恐喊到他的時候疎神錯過去……那個警官終於喊到了他。那個面色紅潤的小伙子很快地打量了他一番，對了对身份證上的象片：“……你可以走啦！”他又回到了一條寂靜無人的馬路上。他對這一帶的道路不太熟悉。

他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夜很冷。肚子餓了，腳又叫鞋子磨得生疼。他在拉崩卜站搭了地下電車，在聖奧古斯丹站下來後，朝着貝比尼街走去，奔往聖拉薩。

聖奧古斯丹廣場很陰暗，幾乎沒有行人。教堂的模糊巨影

高聳在濃霧當中。它那碎玫瑰花形的大玻璃窗形成一個特別黑暗圓圈，好象懸在天和地之間的一只極大的眼睛，其他細微部分辨不清楚。那座教堂好象一只龐大的獨眼貓頭鷹，一只在空曠原野里徬徨的貓頭鷹。

在瑪勒賽勃街和郝斯曼街上，一輛一輛的汽車飛快地奔馳着。輪胎在馬路當中的溼泥上面前進，發出一種似响不响的嗤嗤小聲。歐節納仿佛覺得汽車也生怕吵醒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似的，而人呢，都埋頭躲在自己家里。

示威以後，他們都悄悄地說着話回到自己的住處，關上了窗，熄滅了燈。

簡直可以說巴黎是一只身受創傷的野獸，一只受了傷的獅子。受傷是剛才的事，就在星廣場一帶受的傷。現在呢，这只野獸要想睡覺了。它低聲吼着蜷縮起來：不知道這個創傷會變成什麼樣子。它聽着自己血液的流動，心臟的跳躍。……

但是不然，不然，這一帶的情況還跟平常日子一樣。並沒有別的情形。夜晚十點在這幾條寬闊無人的大街上沉默已經開始。已是一片靜穆，這些華麗住宅都已安穩。

最初，歐節納想從維也納街走到歐羅巴廣場。這樣他逕直就可以到列日街了。

歐羅巴廣場給人一種廣闊無邊的印象。加深這種印象的是橫跨聖拉薩車站路軌的那座大橋。同時，這個廣場本身就很大，許多寬闊的街道都從這兒開始。到了黃昏和夜晚，各種東西都顯得特別高大。橋的周圍繚繞着一縷一縷的白煙。這些白煙是從模糊的木鐵相撞聲和爵士舞的嗚咽聲混成一片的深處升上来的。綠的、紫的、櫻桃紅色的點點燈光在下面那些站台旁邊顫動

着。有些过路行人倚着桥栏，在眺望蜿蜒的铁轨和悬在空中有红色指针的那座大钟的圆盘。

欧节纳熟悉这幅凄凉的景致，他也晓得在欧罗巴广场附近的几条街上他还要遇到沉寂，那边是被浓雾和黑夜籠罩着的一片空旷地带。因此他宁愿从圣拉薩的极热闹的一面走过去，就是说从羅馬大院和哈佛大院过去。从那儿他再往回走阿姆斯特丹街。并且那样也远不了多少。

走过貝比尼街，情形又热闹起来了，圣拉薩广场的酒吧間和咖啡館里的人声嗡嗡地响着。密密层层的人群从各地下电車站的洞口湧出来，爭先恐后地去搶乘最末一班車。

欧节纳沿着圣拉薩街走去，从那些工地中間穿來穿去。自从这些工程开始后，圣拉薩一带的交通就困难起来。時間真长。工程已經进行了好几个月了。这儿那儿都搭着手脚架。公共汽車站都挪了地方。总之一言难尽……欧节纳决定先在阿姆斯特丹街下段的皮亚咖啡館歇一会儿。这是一家嶄新的咖啡館。最近才修理完毕。不論在什么时候，里面总是有不少的人。来的主顧不是在柜台前面排着，便是挨着那些小桌子坐着。这家店里卖小圓面包、月牙面包、各种三明治和成碟的火腿腊腸，主顧是那么多，店里的貨色就可能是經常新鮮的，因为没有风乾的工夫。霓虹管的招牌射出一大片白光照着哈佛街的交叉路口。

欧节纳走到柜台跟前，要了一杯牛奶咖啡和几个月牙面包。但随后他想了一下，还是先要一份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白葡萄酒吃着。至于牛奶咖啡，那就回头再說了。他是餓了。他一面咬着軟呼呼的三明治，一面計算着这笔費用。三明治和那杯白葡萄酒大概已經需要九十或一百法郎。如果临完再要一杯牛奶咖

啡和几块月牙面包，那末馬上便是二百法郎的事了。还不如不吃东西就回家呢。家里还剩下半条面包和几方块可可糖。他还滿可以自己冲一杯雀巢牌的咖啡喝……可是他累乏了，他需要立刻就歇歇腿，休息一会儿。

这就是他这一晚的收获：警察局过夜——他这是第一次被带到警察局里！——一双磨伤了脚和一阵害他很破费了些钱的飢餓！

說起来真奇怪，当他在勃罗瓦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如果有人对他的父母說：“将来有一天，你們的孩子会被带到警察局去。”那一对可怜人一定要向天空高举了双臂說：“天啊！我的孩子会让人抓到警察局去！”可是現在呢，他果然在拘留所里过了一个夜，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有点拘留所的样子。当然那并不是什么不名誉的事，他良心上也沒有什么可以自責的地方。他是被捲入示威运动里的，他替别人受了罪。他处的时代是个古怪的、混乱的、黑暗的时代。写的字还是那些字，意义却不是那些意义了。人們究竟是往哪方走？只有非常机灵的人才說得出来。报纸是各唱各的調儿，人也是各唱各的曲子。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就是了，不为什么。

在他身旁有一个衣裳襤褸的老头儿，胳膊肘靠了柜台站着，年紀有五十来岁，也許还多一点。后脖梗上的白汗毛都团成了捲儿。他戴着一顶帽檐从正中折断的皮便帽，使他那张沒有刮乾淨的脸显得更阴森。他很瘦，身体在一件过长的大衣里晃蕩着。这件大衣当初可能是淺灰的。現在袖子上都挂着一縷一縷的破布条子，污漬也象星星似地布滿在袖口上，看着很別緻。

这老头儿倚着栏杆微微地哆嗦着，把全身的分量都压在合攏的双手上，两条腿不住地晃动。在他面前摆着半杯紅葡萄酒。

欧节纳心里明白这个人醉了。他嘴里还含含糊糊地说着话。过了一会儿，他吞下了剩余的酒，向门外走去。他上哪儿去？他干什么去？在这段街上这样的人多得很。只要在夜晚的时间顺了阿姆斯特丹街走下去，就可以遇上成半打的醉鬼。欧节纳看见那个老汉连皮鞋都没有，穿的是一双沾满了泥浆、又黑又破的毛毡拖鞋。

侍者给他端来了牛奶咖啡，还把一篮子的大个儿月牙面包推到他的面前。这店里货色总是预备得很充足的。

两个妓女在暖桌跟前悄悄说着话。一个是他不认识的高个儿金黄头发的女子；另一个是他曾经遇见过的、长的非常姣媚、小个儿红黄头发的女子。红黄头发的女子也就刚跟她同伴的肩膀一般高。那个大个儿金黄头发的女人那样歪在她身上跟她说话，看了叫人发笑。

欧节纳很想听听她们说什么，但是离得太远，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又很低。那个金黄头发的女人在一个很短时间内提高了嗓音说话，欧节纳于是听见了她仿佛在说：“不行，你以为我是这种人！如果她以为我可以任凭她……”

她们也许在谈论另外一个妓女，那个金黄头发的女人大概正在叙述一场吵架的事，是为争一个男人，或是为争一块地方，那就不得而知了。

那金黄头发的女人块头很大。她穿着浅蓝色的上衣，裸露着前胸，外面罩着一件皮的披肩。她的脸是扁平的，象用橡皮擦过似的，有着一颗十分细小的鼻子和一张血滴大红的嘴。有一次欧节纳顺着阿姆斯特丹街走过来，曾亲眼见过两个妓女争吵的事。那时正是一个冬季的夜晚，风跟鞭子似地抽着。她们是为抢占一块比较舒适的站脚地方而争吵起来，这块地方就在报贩

的旁边，邮局和飯館的中間，那里可以避西北风。

那个紅黄头发的小个儿女人长得的确很美。一双又蓝又綠水汪汪的眼睛；一顆纖細的鼻子，嘴唇上虽也抹着口紅，但不是那么大塗大抹得引人注目。一张瓜子脸，很丰腴。她干这行大概还不长久。我們在那些穷街僻巷見到的妓女那种苦相和或多或少的粗野气味，她还絲毫沒有沾上。歐节納常常碰見她，他总很高兴地轉过脸去看她。这个妓女服装收拾得很得体。她常沿着酒吧間和旅館門前踱来踱去，要不就高高佇立在台阶上面，仿佛在那里沉思。她穿着很細緻的袜子，鞋后跟也不特別高。她兜攬行人是有分寸的，簡直可以說是很瀟灑漂亮。她出現在那个地方已有一个或两个月，歐节納已記不很清楚了。总而言之，她一点也不討人嫌惡。有些妓女跑到你面前来打趣你，用“你来啊，宝贝儿！”或是“上哪儿去，漂亮小伙子？”等等粗野无礼的言詞来挑逗你。这个紅黄头发的小女子呢，她只是微微地向你一笑，随后輕輕地，十分輕地，說体己話似地說：“早安，先生，”要不就是：“今天冷。”或：“今儿天气好。”

那样的时候，歐节納总也是向她微微一笑，可并不止步，他那一笑只是很短促的，那个妓女可能根本就沒理会。笑完他就繼續走下去。他始終还没有下过决心停下来跟这个紅黄头发的奇怪小女人盘桓一会儿。

在这咖啡館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上工去的铁路工人，也有下班回家的铁路工人。他們把口袋和黑的粮食袋都放在脚下，柜台旁边。有看完电影到这儿来喝杯酒的成双男女，有偶然来此的过路人。歐节納看見一个穿淡藍雨衣、相当年輕的人，离他不远站着調弄杯中的咖啡。这人神情沒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是在等候咖啡凉凉了好喝……“唉，这个家伙，我可認得，他是

警察局的人。”歐節納心里这样說。你看，他現在能辨清警察局的人，并且也懂得注意他們了。这个警察局的人也許管不着示威游行的事。他也許在偵查某件事或監視某一个人。現在是出来轉轉，順便喝一杯純咖啡暖和暖和。

那个紅黃头发和金黃头发的女人已經走出去了。歐節納会了賬，也跑了出去。他望見那个金黃头发的在一个旅館的門口踏著脚取暖。那个美丽的紅黃头发女人可看不見了。按照內行的說法她也許已得了手了。歐節納偷偷地左右望了望。她委实不在那里了。

他穿过布达佩斯廣場。在廣場中央的行人躲車台上有一团东西在那里躺着。当他从旁边走过的时候，那东西仿佛动彈了一下。原来是一个流浪汉借着地道通风口的热气在那里睡覺。雨是不下了。

那时候已經是夜里一点多鐘。歐節納背着圣拉薩漸漸走远了，行人也显得稀少了。从克里西廣場起，汽車一輛一輛跟狂风似地往下奔馳，沿着阿姆斯特丹街一路轟轟地响着，到了雅典街十字路口稍稍慢一下，跟着又朝車站方向駛去。

歐節納加紧了步子。他实在感觉疲倦了。

他跑这一趟到底是为寻找什么东西呀！他如果躺在床上睡覺或是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会多么舒服！明天还得早起。老闆才不管他是头痛还是脚痛呢。

黑黢黢的高大房子朝着昏暗的天空巍然矗立着。列日街連只猫都沒有。至少这是最初給予人們的一种印象。歐節納按了两下电鈴。他稍微等了一下，那女看門的就把門放开了。在这时候有一陣急促的脚步声音，歐節納轉过身来。

“早安，先生！”有一个人說。

“早安，先生！”歐節納回答。

他認出是夏切杜，住在七樓的那個共產黨，那個美籍的父親。歐節納側了身說道兒。

“您先請，”那個人說。

歐節納就先走一步，走過去找樓梯電燈的自動關閉的電鈕。

夏切杜却在樓梯門旁等着他。他很和氣地看了看他，然後笑了起來。

“您知道我是從哪兒出來的嗎？”

“不知道。”歐節納說。

“從一個警察分局出來！我糊里糊塗竟然被他們捉住了。”

“噢，是了，”歐節納說，“您是參加了……？”

“阿司脫拉飯店門口的示威，是的。真得說聲勢浩大。那些政府的機關報也不能不承認出動了一萬名警察。無論怎樣，也得說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真值得看一看，哪怕是隨便看上一眼呢！”

“有不少人被捕嗎？”

“我該怎樣對您說呢？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怎樣說。他們是整車整車地裝走了人，我真不知道該怎樣說。總而言之，這一帶整個都沸騰起來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證據！您看，一個美國將軍跑到我們這裡來準備戰爭，政府就不得不動員一種武裝到牙齒的警察隊。……”

“行啦，得，他又把他那一套拿出來了。”歐節納心裡說。夏切杜在他旁邊慢慢地說着。他們兩人肩並肩往上走，歐節納是在挨牆這一邊。他是用腳尖走着。這樣他就感覺不到鞋後跟的磨蹭。夏切杜還是說着話。歐節納也隨他去說。這個共產黨

的話就象是一種沉悶的藏在雲霧里的喃喃的聲音。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免得吵醒樓里的人。歐節納心想：“如果我一回答他的話，那末，我們就沒個完結了，他一定會跟我囉嗦上一刻鐘。”

樓梯上已不鋪着地毯了。他們已經來到了六樓，歐節納所住的一層。六樓再往上去，便是獎品太太每星期六刷洗一次、乾淨但沒有地毯的樓梯。六樓跟七樓一樣，房間都非常小，不過六樓上有地毯。這兩層比其他各層都更狹窄，十分侷促地擠在四周鄰屋的中間。

歐節納掏出了他那串鑰匙。

“再會，祝您夜安。”夏切杜把手伸給他說。

“再會，先生。”歐節納松松地握了握伸過來的的手說。

“我，我還得走十八級樓梯呢。”那個共產黨笑迷迷地這樣找補了一句。

天氣還有點涼。歐節納小心地關上他的房門，倒身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最感覺興趣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鞋脫掉。最末那幾級樓梯真是太吃力了。當那一位大談其重新武裝和艾森豪威爾的時候，他感覺到有一種尖銳的痛苦從右腳跟升上來。他儘管留着心走，還是疼得要命。

兩個胳膊肘放在膝上，兩隻腳平放在冰涼的方磚地上，他這樣坐了好半天。夏切杜一定會做出一副怪樣子來，如果歐節納告訴他：“我，我也莫名其妙地被他們捉了去，我還在警察分局過了一夜呢。”

他尋找了半天他的拖鞋。平常他總是把它擺在洗臉池底下鞋油盒旁邊的。他忽然想起是放在床邊了。他走進臥室，打開了百葉窗。列日街鴉雀無聲。從阿姆斯特丹街有隆隆的車聲傳

送过来。

他急忙脱去衣服，披上睡衣，灭了灯。哎哟，他那双鞋真把他折腾苦了！现在可舒服了，他轻轻地伸弄着脚趾头玩。

这个夏切杜不象是个坏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欧节纳总以为他叫沙盖督，或者跟这同一趣味的名字，可是有一天女看门的把一封给夏切杜家的信错塞到他家的门缝底下，他这才弄清楚他们的名姓。

别乱想了，该睡觉了。明天德拉特老爹，他的老闆，在磨沙玻璃隔扇后面等着他呢。德拉特的侧影跟中国皮影戏里的人物一样，整天在欧节纳的鼻子前面摆来摆去，并且每隔一会儿他那种跟钢锯锉铁一般的噪音就隔了那层隔扇传送过来。欧节纳也看得见他那胖胖的身子弯着打电话。

“不，先生，我们这儿不承做十二岁以下的货色，对不起得很，哈哈，并且对于这一类货色，我们是不多预备小身量的，哈哈，顶好是马上就把订货单给我们送过来，哈哈……”

每隔十五个字，德拉特要从嗓子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这种声音勉强可以把它算作一种表示友好的笑声。但最可怕的是即使不说话，他也感觉有必要发这种古怪的笑声，在隔扇后面的欧节纳便整天听着这种笑声。他尽管伏在他的账簿和发票上面专心工作，也没有用，不由自主地他要支起耳朵听。那个大块头影子老是晃来晃去，不是哈腰在开一个抽屉，便是欠身拉一个信件柜。过个半分钟，有时是“哈哈”，有时是“啊，啊”——那得看是什么日子，——便跟一只苍蝇似地向欧节纳这边飞过来。

那是一家服装店，专做大宗批发和部分批发的买卖，工场在安特尔省。德拉特是经理，从表面的神情上看来，他象是一个好好先生，可是欧节纳总不放心。因为那位会计，那位已经退休，现

在住在自己儿女家的老头儿，当欧节纳刚一来店的时候，曾给他介绍情况，这样告诉过他：“只要他一看你不顺眼，那就不等数到第二下，就把你辞退了。所以最好是任什么也不说，干你的活。”

欧节纳果然任什么话不说，低头做事。他们把欧节纳安置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从早到晚都须开着一支日光灯管。德拉特的办公室是临街的。旁边是会计主任，接着是几个打字员，发货部和收货部。这一楼的其余部分便是货栈。

每隔一会儿德拉特要推开小屋子那扇门。他有两副神情：有时候是很率真地满脸不高兴，有时候是不怀好意地微微笑着。

“这是怎么搞的，罗瓦^①先生？这张从沙督露返回来的发票是怎么回事啊？有些事情，哈，哈，真叫我奇怪……对这个您有什么意见，罗瓦先生？……”

现在全楼宁静无声。欧节纳眼看要睡着了。脚底下盖着小被，温暖已传到全身。一种寂静的气氛激动着卧室中的昏黯。不仅激动着昏黯，并且激动着楼的整个上层。全楼在巴黎的上空飘浮着。下面是黑暗、浓稠、沉滞。奖品太太在挂衣帽的过道里缓步走着，好象一堆煤上的一个蚂蚁。二楼是本楼经租总管的办公室，对面住着一个裁缝。三楼是楼下开绒线店的女人带着她的三个姑娘。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五岁。顶小的刚动身到肺病疗养院去。这种病在他们家是传代的病。父亲便是这样死的。这些姑娘全不好看。身体笨拙，相貌粗糙。大姊在某机关里工作。她们老是躲在教堂里。奖品太太也上教堂，但跟她们不一样。四楼住着一对年轻夫妇，生活颇为优裕。男的在

① 欧节纳的姓。

一家旅行社担任一个重要位置。此外还有什么人呢？五楼是一个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的乾瘦老头儿，单身一个人住着五间房。因为这个，奖品太太常常气得发昏。五间大房一个人占着，多少人可整天在寻觅空房！这象话吗！他是一个嘴边老挂着微笑的古怪人物。他不工作。大概很有几文。有一天晚上欧节纳在楼梯上碰见他。他喝得醉醺醺的，搂着一个妓女。奖品太太谈起他就叹气：“这个人看着不怎么样，但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经租总管总想设法把他撵走，可总不敢开门见山地当面跟他谈。”

这四层的情形就是那样了。六楼上，欧节纳的旁边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有个孙女常来望看她，这是一位很老的妇人，态度和藹，一头白发梳着一个髻，不难看；象玫瑰似的脸，光润没有皱纹。她干什么都轻手轻脚没有声响，扶着一根带鍍銀鳥嘴的手杖迈着小步走路。她早晚都到教堂去，然后在特里尼德花园停一下，就回来了。那个年轻女孩子通常是星期六来，陪着她的祖母一直待到星期日的晚上。她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金黄头发，身材苗条。她的脸也很光润，跟她祖母一样。

再过去是一对常常不在家的夫妇。他们一走就是三天，八天，也许更久一些。看情形随时决定。他们在郊区的各市场里，也许在更远的地方卖香水、香料等物。

最后是七楼，这儿住着三家。黎特一家和夏切杜一家，在两家之间是一个尖尖的老鼠嘴的矮小的老实女人。她从来不与任何人说什么话。她下楼梯总紧挨着墙飞快地下去。头上戴一顶咖啡色软帽，一条淡灰短毛的皮领把下巴颏都遮住。看得见的只有尖尖的一个鼻子向前探着，还有是一双圆圆的惊慌不安的眼睛，时亮时暗好象一只手电筒。

这所楼在列日街的沉寂中矗立着。欧罗巴广场的水蒸气，

凉风吹着，都聚到这里来。一缕缕的白烟摩抚着那些玻璃窗。开絨线店的女人和她的几个女儿已经睡着了。奖品太太在等候着天亮。五楼那个老头儿，只有鬼才知道他此时此刻会干些什么勾当。拄着銀手杖的老妇人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芙腊大概在做梦，达涅大概也在做梦。夏切杜在拥抱着他的妻子。那老鼠嘴的女人呢，她在干什么？她睡了，她应该是睡了……

欧节纳在想念一张面孔。

第四章

早晨七点左右，芙腊睁开了眼睛。在桌子上面悬着的灯还亮着，照耀着碗橱、书架和半个窗子，在芙腊这一面是黑影，因为灯罩上用针别着一张旧《人道报》。那是为的不搅扰这孩子的睡眠。

煤气炉在厨房里嗡嗡地响着，锅里煮的东西已吱吱地作声。芙腊把身子缩成一团，重新闭上了眼，但随着又睁了开来。一道柔和的亮光渗透了旧《人道报》照过来。好久以来用的老是这张报，纸已经有点发红了。

好象穿着毡鞋走道那样轻的脚步，围绕了桌子转来转去。一条短裙在蒙桌子的漆布边缘上蹭来蹭去。这是她的母亲。芙腊认得出这是她母亲裙子的窸窣声和走路的声音。

有几个碗被手轻轻地碰着了，从碗橱当中发出“克拉克拉”的声响。方块糖互相挨蹭发出啧啧的小声，这是她母亲的手指尖伸进糖罐里去了。煤气炉响得比前更厉害了，忽然轻轻地爆炸一下。一切又都沉默了。这时从厨房里面又传来另一种刮东西的声音。那是剃刀接触了她父亲的胡髭，他在厨房刮脸呢。

亲是在预备早点，可见今天还是跟每天早晨一样。

话是低低地说着，响动都是极轻极轻的，衣裙窸窣地响着……“费尔南，把抹布递给我。”……一个羹匙在调弄牛奶咖啡。一阵炼乳的香味向床边飘荡过来。锅有点凉下来了。玻璃边上乾结了的奶皮发出焦黄的颜色。面包被掰开的声音。父亲换上了皮鞋，穿上漆皮外衣。母亲走过来走过去。用一块抹布擦一个磁盘的声音。水龙头滴滴嗒嗒。在楼下过道里奖品太太在拉穢土箱。突然杂乱的声音静下来了。一个闹钟响了起来；另外一个也响了，多少闹钟都响起来了，……父亲出了门。

“唉，现在既然他是出门了，可见昨晚他是睡在家里了。那末他并没有让人抓去，要不然就是他们尽管已把他捉住，可是并没有把他关得很久。”芙腊微微笑了笑，紧紧闭上眼睛。床里很暖和。今天是星期四。

有时候，在星期四那一天，芙腊便跟学校的一队学生到游泳池去玩，那并不费事，仅仅花几个车钱而已。大家在加戴地下车站聚齐。可是今天她不去。她昨天晚上稍微有点咳嗽。她母亲嘱咐过她，不叫她去。还有呢，她昨晚等候她那久等不回来的父亲，睡得也很晚。

厨房里的一些琐屑的声响跟歌唱似地围绕孩子，孩子又睡着了。夏切杜做工去了。他在勒比克街口一家修理脚踏车行里工作。路不太远。夏切杜有一辆脚踏车，每天就放在地下室的过道里。房门又关了。他的脚步声拍达拍达地响到六楼，随后便听不太清，因为有了地毯，最后便听不见了。

芙腊的母亲在圣拉薩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当女厨，就是说给老闆一家子和两个侍者做饭。她和老闆娘的一个姊姊两人分工各做一半，有时是清早，有时是下晚。并且也不仅限于厨房的活

儿。还得在柜上帮帮忙，或在酒窖里整理整理酒瓶，洗洗抹布。工作是源源而来的。所得的工资并不高，不过这个位置是牢稳而省心的。

今天芙腊的母亲是从正午接班，一直到晚八点为止。

芙腊重新睡着了。拂晓的亮光已到了玻璃窗上，在那里徘徊，这就是巴黎冬季的冰冷的黄色曙光，其中还夹着星星点点通宵未灭的灯光。天一亮，从房门底下吹进来的寒气便格外刺人。水龙头的凄清的歌声，让你听着脊背都发凉。芙腊睡在床上十分舒服。

母亲出门了。她上街去买东西，一会儿就要把新鲜面包的香味，青菜的泥土味和大葱的潮湿味带回来。一切一切都远离了此地，一切一切都安静下来。睡眠已打开了它那软绵绵一层的宫殿大门……

门外过道的地板上好象有一缕烟跟蛇似地在那里爬动。它偷偷地从门底下爬出来。奇怪的很，夏切杜出门的时候竟没有理会这缕烟。她的老婆、到洗衣房工作去的黎特太太、上缝纫学校上课去的阿芒特·黎特都没有理会它。

楼梯那面达涅·黎特还在睡。早晨的那阵声响，他虽然也听见了，但听得并不十分清楚。因为他睡在他母亲的卧室里，为了让他安安静静地睡，房门又是关上的。

这缕可怕的烟越跑越快，一会儿散布到各层楼梯上面。奖品太太正在五层楼上扫地。她走了上来，朝上边几层望了望。发生什么事了？奖品太太走到了六楼。这是罗瓦先生的房门，这是拿镀银手杖太太的房门，这是那对卖香水的夫妇的房门。都没事。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烟是从七楼来的。

这两个睡着的孩子可怎么办啊！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奖品太太知道这两个孩子还睡在床上。她仿佛看见他们。芙蓉的那一头头发在枕上摊着好象一滩发亮光的墨水。

奖品太太站在楼梯的半中腰。右手扶着栏杆，左手拿着扫帚。仰着头。如果达涅此刻看见她，一定会说她很象那个正在游览凡尔赛皇宫的路易十四。在他的历史课本里有一幅图，便画着这种姿势的路易十四。奖品太太也确实象路易十四。鼻子很大，一个丰满的假发。不过奖品太太的头发是灰白色而不是金黄色，这也是实在情形。

她把眼睛睁得很大。

她跑着来到了最末一层楼梯，尽两条笨腿能有的速度跑了上来。气味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女看门的已到了七楼扶梯顶。她用鼻子使劲闻了闻。黎特家？不是的。夏切杜家？不是的。就剩下这位向不跟人说话的雷细杰太太的住室了。她是昨天晚上八点钟回来的。今天早上谁可也没看见她下去。当然奖品太太并不想样样都监视，但是这究竟叫人放不下心。

雷细杰太太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一家皮鞋店里做工。她是扎鞋孔的女工。平常她总是七点三刻光景出门。

奖品太太敲着那位不声不响的太太的房门。

“雷细杰太太，雷细杰太太，您听见我的语音吗？”

没有人回答。气味现在十分强烈了。

女看门的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几秒钟以后，她觉得有一种很轻的“嘶嘶”的声音从厨房里面发出来。一定是那回事了！

“雷细杰太太，您在家吗？雷细杰太太，您回答我啊！是我，我是威杰太太。……”

她不敢嚷得更高，因为小孩们还睡着。其实现在他们睡觉

不睡觉已不成个问题，最好是把他们叫醒。

她听见六楼上有一扇门开开了，她扶着栏杆探身往下一看，原来是罗瓦先生，那个单身汉要动身上班去。

“罗瓦先生，罗瓦先生，到这儿来一趟……我想……”

“有什么事？”

“我想是雷细杰太太把煤气管打开了。您闻不出来吗？”

“闻出来了，闻出来了……”

“这确实是从她房里出来的。您来扒着门听一听，就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听见……我真纳闷，她到底是出去了。还是在家呢？今天早上我可没看见过她。真吓死人了。还有那两个孩子还睡着呢。这可怎么办好啊！”

“还有孩子？”

“是啊，小达涅跟美腊两个……您想法子把门撬开吧。我也敲了门，我也喊过了，她不回答。”

她这番话说得飞快。两只手哆里哆嗦地揉搓着她披肩的方角。

欧节纳往后退了几步，用肩膀对门撞去。门响了一下，但依然不动。

“再来几下。我没有万能钥匙，她自己另外又装了一把保险锁，不过这扇门是不大顶事的。”

欧节纳又撞了上去，门向左歪了一下，开了。他的肩膀也肿了。煤气的臭味布满了楼梯口。奖品太太用手捂住了鼻子。

“快把窗打开！”她喊。

欧节纳用围巾捂住嘴，走进了屋子。

“往右边走就是厨房。”女看门的说。

一进门是一间狭窄的套间，屋里只有这扇门，也没有窗，也

沒有其他的門，右首是当作廚房用的一個小間，通着另外一間臨街的屋子，——臥室。

奖品太太已擦開了燈，歐節納看見了煤氣爐，一座老式的，有兩個煤氣管帶銅開關的煤氣爐。

“煤氣表在下面！”女看門的喊，一面輕輕咳嗽着。

歐節納摸索了一陣，找着了煤氣管開關的銅柄，把它擦平過來，然後打開了一個小窗戶。一陣過堂風攪動着含毒的空氣。

女看門的笨手笨腳抓着臥室窗戶的長把手，瞎忙了半天。雷細杰太太躺在緊挨着廚房門的她那張床上。頭倒掛在床外。她穿着平常穿的衣裳，正如她每天上工時穿的一樣：頭上戴着她那頂咖啡色皮軟帽，脖子上圍着那條虫蛀過的灰色圍巾。毫無疑問是圍得太緊了，因為她的一隻手還緊緊抓住圍巾，好像為了能暢快地呼吸曾經想用力把它解開似的。她那長鼻子的兩個鼻孔朝着窗戶的方向張得大大的。當然她當時是正在尋求新鮮空氣。

奖品太太雙手摸了摸她的脖子。

“她死了嗎？”她問。

“我不知道。”歐節納說。

他抓起丟在椅上一塊抹布，使勁搨空氣。

“怎麼啦？我的主啦，怎麼啦？”夏切杜太太一進門就喊。

“哎喲，您回來啦，”女看門的說，“快去看看芙蓉。還有達涅，也得叫醒他。到處都打開吹一吹。”

“我的主啊！我的主啊！”夏切杜太太一迭連聲地說。

“實在奇怪，”歐節納心想，“她是共產黨，她可跟別人一樣那麼說：‘我的主啊，我的主啊！’不過究其實，說說也沒有關係。這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

“她这是自杀啊。”奖品太太說，“这可是一宗麻煩事。我去通知經租总管，叫他給警察局打电话吧。”

“您先帮我一下忙。”欧节納說。

他把那位小女人抱了起来，把她抱到窗戶跟前。他們把她安置在拼在一起的两张椅子上面。

“那末她沒死啊？”芙腊的母亲問。

“沒死，”女看門的大声說，“我看見她的鼻翅煽动来着。”

欧节納看了看自己的表。差一刻九点。他还来得及上班，还不至于招惹德拉特大发脾气，施出断然的手段。这是多么麻煩的事啊！这个可怜的女人想起什么来了要自杀？无論如何总不会是因为失恋吧。那末就是神經衰弱了？

他一个人站在两张椅子上面放着的女人身体旁边。女看門的下楼去了。夏切杜太太已叫醒了她的女儿。她現在正擂鼓似地敲黎特家的門，口里喊着：

“达涅，达涅，給我把門开开，听我說，达涅，別害怕，是我，芙腊的媽媽。”

那个女人还是一动也不动。欧节納繼續用那块抹布在她鼻子下面擗着，就好象人們对拳手那样擗着。屋里可不暖和。过堂风吹得楼梯的門直搖摆。达涅起来了，开了門。夏切杜太太已迅速地走进屋子，打开了所有的門窗来通空气。欧节納听她在喊：

“快穿上衣裳，你們一块来吃早点。买了月牙面包了。也許沒什么事了。挨一回冻就算完了。”

欧节納把耳朵貼近雷細杰太太瘦小的胸膛听了一下。心在跳动。不过声音很远，仿佛沒有力量。他心里說：“她如果是患有心脏病的，那可就更不好办了。也許得給她添点儿氧气。回头

救火队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带来的。”

最后他觉得她呼吸得好了一点，他自己寻思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应该用巴掌拍她几下加速血液的循环。但他不敢那样办，于是又摇晃起那块抹布来。

煤气放开的時間大概不很久。雷細杰太太本来穿好了衣服预备出門的，她已穿上了大衣，戴上了軟帽，围好了围巾，然后她考虑了一下。于是……

他听见楼梯上女看門的声音：

“是在七楼，大夫……是一个从来不与任何人說話的可怜女人。各人有各人的苦处……”

女看門的居然找到了一位医生，这真太运气了……

欧节納在玻璃隔扇的后面看见了德拉特的庞大的影子。他已經在那里了。九点差一分，德拉特已經在那里了。这个影子移动一下，不見了。

經理推开了小屋的那扇門。他微笑着：

“呵，呵，你遇見什么事了，罗瓦先生？呵，呵，現在九点半了……”

“抱歉得很，德拉特先生，在我住的地方出了点小小的事故。一个女街坊想用煤气自杀。我只好把門硬撞开了。事情一时說不完……”

“啊，原来如此，”德拉特装出一副难受的神气說，“你把这个叫作小小的事故？呵，呵，她死了沒有？”

“沒有，她并沒死。大夫立刻就把她送到医院去了。想来她是会脱离危险的。”

“实在可怜，可怜得很，”德拉特說，“这个女人还年輕？”

“不，不很年輕了，有五十來歲。一個人過日子。是因為神經衰弱吧，我想。……”

“好的，如果她能脫離危險，那可太好了。呵，呵，我原要對您說什麼來着？啊，對啦，春天^①的那批訂貨取消了。”

“怎麼？取消啦？”

“呵，呵，我剛才接到沙督露城來的電話。他們辦不了，他們說貨棧里任什麼也沒有了。……”

歐節納心里說：“哼，並不是貨棧里精光，不過他們在等行市上漲罷了。”

“這可真討厭，”他低低地說，“那是一筆大買賣。春天向來是等不到三個月的。三個月之後，又得準備秋天服裝的樣式了。”

“這個不用您擔心，呵，呵，不用您擔心！”

德拉特把眉毛一挑，收起了笑容。歐節納感覺他突然不高興了，眼看要對自己這樣發作了：“我不是來征求你的意見的，我是告訴你那筆訂貨吹台了，別的廢話用不着說。”

那個大塊頭仿佛思索了一下。揉了兩下肚子又微微笑起來。他穿著一套搭襟的雙排鈕子的上衣，是淺灰的，過於淺淡的一種灰色，跟平常一樣露著一雙清白無瑕的硬袖口。一張寬闊的紅臉上一對細小的象眼。

“不管怎麼樣，您用不着害怕，咱們的公司很殷實。工場正在發展擴大，這不是無緣無故的……”

歐節納低下了頭看賬簿。德拉特的冷笑消失在走道里。他到收貨部那面去巡查。歐節納得到片刻的安靜。

① 春天是巴黎一家百貨公司的名字。

取消訂貨这件事实在叫人猜不透。因为，不错，行市是看涨，但这并不妨碍接受訂貨啊。先訂貨然后再磋商，再提高价格，这才是正常的办法。总而言之，他們做的事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欧节納点上了一支烟卷。他这一天开始得很奇怪。以前誰想得到雷細杰太太？任何人不曾注意她。欧节納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緣下才知道了她的姓名。她平常从不作声。那是一个蚂蚁，一个豸虫。她每天出去作工。作的又是什么工？是扎鞋孔。可是在今天以前他并不知道这个。她捧着她那罐牛奶和那条面包回家来了。克里克拉，鎖头响了。門吱地开了。这个老实女人进了她的屋子。这一来就明天再見了。她心里想些什么？她做些什么？她有什么消遣？没人知道。第二天她又出門上工去了，象一只耗子似地从楼梯溜下去。

在巴黎这些大楼里，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人們可以在里面生活多少年而不知道邻居的姓名。各人照顧各人的事，这已經很够了。可是这位雷細杰太太也未免太自卑、太孤单了。

欧节納想着心事。德拉特的影子在玻璃隔扇后面模模糊糊晃动着。

象这类的女人在巴黎城里也算个数嗎？这是一粒沙土，一星尘屑。假定她从此消逝了，她的消逝也不会引起多大的空虚，不会有人来追究的。

但是尽管如此，消逝也还不是容易的事。一个人是不能化为一陣烟而消失的。这个耗子嘴的老实女人情愿把自己弄死，但是全套机器立刻开动起来了。这套机器，就是女看門的、街坊們、医生、警察、医院。可見世界不只是一个人。任何人不能单独生活的。还有别人在旁边呢。从这一层樓到那一层樓，从这

一家到那一家，其間好象有許多根綫……

就拿这儿來說吧，此地卖的是围裙和工作服。在欧节納身后，牆的后面，堆着几百件小孩跟妇人的围裙，都迭得好好的，排列得整整齐齐，貼着标籤。如果在这些架子的面前走一趟，就可以聞見新棉紗的又甜又酸的气味。

可是到了明天，或者是八天或一个月之后，这些从工場送来在这里睡覺的围裙便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它們将取得一个人身的形状。它們不是爬上娃娃們的身上，便是披在女工們的身上，沾上了醬汁或果醬的污迹。一个照料家庭的妇女会把它們洗得乾淨，迭放在衣柜里面。有多少根綫、多少条道路是从这儿出发，散布到全国。只要德拉特对了电话冷笑一陣，或者跟某一个商店老板握一握手，围裙便到了櫥窗里面，从那里又走到了用主的家里。这就叫作大宗批发和零星批发。这一切一切在欧节納的脑子里并不十分明确，但是有相当的意义。

自来水笔在一本賬簿光滑的紙張上飞跑。磨沙玻璃的隔扇后面那个大块头影子对主顧們鞠躬。这个影子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一会儿摘下电话筒。是大老板从沙督露城給他打来了电话。德拉特滿嘴的客气話，气都喘不上来了。

“是，是，勒依先生……这是当然的，勒依先生……我們早已記得清清楚楚了……已經列入清單里面了，呵，呵。我們只好那样办，呵，呵……不，不，这沒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让我記下来，好好地記下来。就在今天早上我就会通知會計主任的……对不起，您說什么？噢！軍用衬衣。当然可以的，呵，呵，……当然可以存放在我們樓房里的……当然可以的，勒依先生，这儿有的是地方。”

欧节纳心里想：“对，他们又弄到了一大笔军队的订货。衬衫和衬裤。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方才德拉特老爹才搓着手说公司很殷实。也许是因为这个，他们所以取消了夏季女长袍的订货。那可是很好很合实用的一种货品，并且价钱也比较……现在几点钟了？”

当天晚上夏切杜冒着倾盆大雨回到家里。他先到党支部去了一趟，取了传单，因为下雨，紧紧揣在小短褂里。回家时候已经不早了。

他推开了门，喘了一阵气。摘下了淋得透湿的蓓蕾帽递给芙腊。

“我看你可以拿到洗脸池上去擦一擦。我挨了这么一阵大雨啊！”

他的妻子正挨着摆好餐具的桌子缝活计，已站起来迎他。

“你先等一等，我去找块手巾来。你的头发这样子是不行的。这么湿，只有……”

夏切杜在门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小心地脱去了皮鞋。芙腊已把他的拖鞋给他拿了过来。

“喂，爱伦纳^①，这儿的事怎么样啦？”

“什么怎么样啦？”

“就是咱们那个女邻居啊。”

“情形很好，她死不了啦。你等一等，我来给你搓搓头发。她还在医院里，不过再有几天的工夫她就可以起床了。”

“你别搓得这么重啊。这样就够了。你们这些人总算到得

① 夏切杜妻子的名字。

正是时候。”

“是的，她也就是刚把煤气放开。这可怜的女人啊……你来喝点滚热的浓菜汤吧，这对你是有好处的，喝了一定舒服。”

“她把事情讲清楚了吗？她讲出她自杀的缘故了吗？”

“别忙，你一会儿就明白了，事情很简单。警察局给她工作的地方打了个电话。地址是在她的手袋里的一张工资单上找着的。你知道那边是怎么回答的吗？说她从自杀头天晚上起就被解雇了！你明白了吧？用不着再叫她本人解释了。这个事实已经是一种解释。他们通知了她说她已被解雇。这给了她一个打击。她走回家来，神经有点错乱。你大概记得那女看门的曾告诉过我，她那天回家比平常晚得多。她大概在路上磨蹭了好久才回家。又加上一夜的折腾，一阵心窄，到了早上等她穿好了衣裳，就……”

“是的，你说的完全对。”夏切杜喃喃地说。

他在桌子前面坐下来，从衣袋里抽出一张《人道报》，一张迭了八折弄得很皱的《人道报》。他机械地用这张报轻轻擗了几下铺桌的漆布。

美腊已走了过来坐在他旁边。一本地理课本打开着放在她的膝上。她看看书，又看看她的父亲。爱伦纳把菜汤倒在各人的盘子里。

美腊心里一定没想着她那一课书，她想的是早上希图自杀的那个伤心的沉默的小女人。一个人怎么会希图自杀呢！这真可怕。美腊心想自己是决没有这种勇气放开了煤气管之后上床去睡觉的。哎哟，这股子煤气味儿呀！她现在再也不敢靠近炉子了，更不敢摸那个开关了。为什么要死？这是不会有的事。

“你看，你看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夏切杜说，“从这桩事

可以得出一些結論來。首先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女人連想都沒有想到反抗和斗爭……”

“趁熱喝你的湯吧，”愛倫納溫和地說，“芙蓉，放下你的書本，掖上你的飯巾。”

夏切杜已把《人道報》扔在芙蓉的床上。

在這個時間內，只聽見喝湯的聲音。後來夏切杜搖了搖頭。

“我納悶的是他們為什麼把她解雇了呢。那個店當然不會很大。可是現在店鋪倒閉是常有的事。為什麼先把她解雇了呢？決不會因為她的思想。她是一個絕對無害於人的女人。也決不會因為她的工作。她既不老也不殘廢。那末為什麼呢？那便是因為沒有那麼些活給她做。我認為這是讓人想不通的事，我所以說讓人想不通，就是要說沒有任何理由在製鞋這一行里竟然會沒活可做。難道說現在鞋子是太多了嗎，給小孩子們穿的鞋是太多了嗎？我說的話你都懂嗎？這是一個具體例子……”

芙蓉注意地聽著。她知道她的父親喜歡這種談話的方式。時時刻刻可以看見他在思索，在推想。有時停頓一下，歪著腦袋。“第一是……第二是……”有些字是他經常挂在嘴邊的。他常說的是：“應該先把問題提出來，或是舉出一個具體的事例來……”她不見得永遠清清楚楚地听懂了她父親說的話，但是她誠心誠意地聽著，並且很恭敬地聽著。她的父親書可讀得不少。夜晚，芙蓉已經睡在床上了，臨睡覺的時候，總是看見燈的圓光照著正在看書的父親。報紙、小冊子、小說，什麼都有。第二天他就把讀過的片片段段沒完沒了地講給她們聽，芙蓉對這極感興趣。她覺得他的聲音很甜美。兩句話之間，他總要搖晃搖晃兩隻手，一雙不大的、棕色的、靈巧的手……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夏切杜一面把湯喝完一面說。

芙腊心里說：“他經常愛說的那句話又來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啦，等到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啦等等的話。”他那双棕色的手便搖搖擺擺向頂棚一舉一舉地動个不住。

那句話是一句很美丽的話，听着是那么舒服。這句話从她父亲的嘴里說出就使她想到櫻桃，美丽的熟櫻桃，不知为什么还想到那种紅白色的櫻桃，想到鸽子心櫻桃……和小販車上裝得滿滿地赤紅的金黃色的櫻桃……

爱伦納端來了面条，夏切杜切着面包，芙腊看着在她身旁床上打开的《人道报》。

第一版上有用头号字印的一个标题：

一万多名警察出动

将近三千人被逮捕

五万人参加示威游行

全巴黎不要艾森豪威尔的呼声在香榭

丽榭广场上响彻云霄

报的左侧有一幅示威情况的摄影。下端是一些警察正在把群众驅入一輛警局卡車里面。再左是一幅凄惨的照象，一排美国人站在許多朝鮮人的人头面前。被斫下来的人头放在地下磚块上。一幅人們所不敢注視的摄影。下面是瑞士高山雪崩的摄影，很多房子被压坍……

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这种可怕的照片、被斫下来的人头、压坍的房屋、打开煤气开关的妇人嗎？

第五章

二月冰冷的风在各街巷中卷来卷去地刮着。雨点鞭打着霓虹灯的光亮。一阵风把雨丝吹开，但风一过去，雨仍旧回来，把一串蓝钢色的雨珠投在刚醒过来的那些房顶上的小窗户上面。白昼缓缓地来了。它好象是随着第一批出门去劳动的人们一同从那些楼房里走了出来。

这是巴黎黄色早晨。充满了烟和尘。一位老太太弯着腰拄了拐杖，冒着急风和雨点在克里西街上往前走着。一只孤单的鸽子在特里尼德花园水池的上空转圈儿飞着。一阵急风，鸽子不见了。教堂是一片漆黑。风在它的拱门下面呼呼地响着，散出一阵阵点过的蜡烛、焚着的香和地窖里的气味。

几个妓女站在布达佩斯街街头等人。这样冷的天气她们还有谁好等？在阿姆斯特丹街角，卖烤栗子和烤榛子的小贩刚生着了他的炭炉。九十五号公共汽车飞快地开过来。卖烤栗子的先去喝一杯红葡萄酒，等候着他的火着上来。圣拉萨车站吐出成群的保险公司的职工、打字员，春天和腊法埃德游廊^①的女售货员。

一个共产党人在布达佩斯广场旁边张贴《人道报》。街对面一个妓女睁圆了眼望着他，手里拿着一个烟卷头。她心里在想什么？

芙腊和达涅出门到学校去了。路上正遇见六楼那位老太太

^① 腊法埃德游廊和春天一样都是巴黎的大百货公司。

拄着鍍銀烏嘴的手杖，剛望了彌撒回來。在那些酒吧間的櫃台前面，職工和打字員們站着喝咖啡，慢騰騰地咬着小麵包。有些職工和打字員是沿了路旁一所一所的房子小步跑着，一邊啃着他們的早點，那是他們买来預備中午才吃的半條麵包，現在只把烤得焦黃的那一個尖頭兒掰下來吃。

聖拉薩車站上，火車拉開了汽笛嗚嗚在那里叫。人群發着跟下大雨似的声响在站台上轉來轉去，突然响起一陣鐵輪的嘈亂聲，這種亂聲跟喘氣似地忽停忽續地响着。歐羅巴廣場的鐵橋下面拥起一簇一簇的白烟。

克里西街、阿姆斯特丹街、聖拉薩街，人群越來越多。十字路口和汽車站旁邊，人群的黑圈子擴大了。這些人浪一陣一陣地涌過來，都擠在地面釘着銅釘的路口，一会儿工夫只留下一條狹窄的小道，剛剛容最末一輛汽車或腳踏車鑽過。交通警舉起了他的指揮棒。一輛輛的汽車都突然煞了車。人群這才各自走到馬路邊上。這就是釘着銅釘的十字路口的進進退退的華爾滋舞。

有一輛汽車開過了頭，車輪壓着了一點銅釘界綫。交通警馬上對司機喊道：“喂，你還沒睡醒嗎？你看不見指揮棒嗎？”一個婦人嘟囔道：“哎喲，這麼些汽車呀！”一堆螞蟻似的人群慢慢地形成了長條，漸漸散開了。馬達又隆隆响起來。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急忙向着車門走來，口裏嚷着：“誰優先上車^①？沒有優先上車的嗎？好，先把票子顏色說清楚。二三五號，二三六號，二三八號，對不起，還有二三四號，二三七號，上來吧，快點兒……”^②

① 提帶兒童的婦女及殘廢軍人等享有優先登車的權利。

② 站日預備登車次序票，乘車人各撕一張。听售票員喊叫號碼依次登車。

在保險公司里，女打字員在衣帽室放下了她們的食盒，穿上了工作服。打字機開始了它們斷斷續續的歌聲。金黃頭髮的小姑娘，櫻色頭髮的小姑娘都彎下了腰。鉛筆在速記的厚本上跑來跑去，半頁半頁地記下來。……

可是在那些橫街上，還象是一個外省早晨那樣的安靜。在那些資產階級的灰色樓房里，還正是拍打地毯發出沉悶響聲的時候，還正是吱扭一聲向着黃色天空推開第一批百葉窗的時候，還正是一瓶一瓶的牛奶從容不迫地從牛奶房送來可當作響的時候。睡眠的陰影還在緊閉的臥室里面飄蕩。在沉寂的樓房下層那些安靜街巷中的商店，正不慌不忙地開始巴黎的一日。這些人中有裝訂書刊的人，有賣花的婦人，有開書店的人，有賣女衬衣的婦人，有賣女帽的婦人，有電料商和修理衛生設備的人……

菖蒲和紫羅蘭花圍繞着一塊彩色硬紙招牌，上面寫着“花是生活的快樂”。在宗教祭器店的櫥窗里，許多玻璃的、磁的、鍍金的聖心塑象和聖母偶像安安靜靜地排列着，背後張挂的是聖母懷抱耶穌的藍色和玫瑰色的圖片。在一張耶穌頭象的下方，可以看見用花體字寫着“安命不能消除痛苦，但可以減輕痛苦……”

這是一個界綫分明、人來人往、有着各種對照景象的街區。上面是克里西街鬧哄哄地亂成一片。下面是非常活躍的聖拉薩車站。通連這裡的那些大街每天早晨把黑血似的人群推送到這裡。在掛着一條一條雨水的玻璃櫥窗面前，是一片人群和汽車的柔軟的鬧聲。可是就在近處，那些小街小巷里面還是沉寂和安靜。隆隆的響聲在這裡是聽不見了，但支起耳朵細聽，卻可以聽到一些微弱的音樂，那是齒子鉗子的聲音，舊八音琴的清脆聲音，手工作坊中的小搖鈴聲，深樓大廈里一架孤單的打字機的滴

滴嗒嗒声……

风停住不前进了，只在特里尼德修道院左近呼呼地响着。那些看門的在打扫他們的樓梯。白朗舍街的学校关上了門。門內操場上小孩子們打打鬧鬧的声音忽然沒有了。一片沉寂，好象鳥群进巢后的那种沉寂。个个課堂門都打开了。現在孩子們在改正下午的功課，在本子上填写当天的年月日，在上伦理課，上算术課，在閱讀，在背生字。小食堂的女人們在剝蕃薯皮……

就在这样一个早晨，奖品太太走出絨綫店之后，在門洞里停下来看街上的情景。她刚在絨綫店里买到了些灰毛綫預备織袜子，并且也趁此机会和那絨綫店的女老板閑聊了几句。

一走出門洞，左首就是这座店。右首是一家卖化粧品的店；刷子梳子、香水全有。再过去一点是一家卖酒的和一分糖果店；斜摆着的玻璃罐整排地放在人行便道上。

奖品太太已經打听过絨綫店老板最小女儿的病情，就是在疗养院已住了两个月的那个小女孩的病情。現在他們又把她送到伏日山上养病去了。

“各人有各人的灾难。”这女看門的說，一面搓着冻得通紅的手。随后她迈着小步匆匆走回門房。她看見她的火炉差不多已經熄灭。这并不足怪，因为松木板片本来就跟紙一样着得那么快。邻近的买卖人曾給她几只装貨的板箱，她用小斧子慢慢地劈碎，藏在床底下和門房尽头床背后的夹道里。

“各人有各人的灾难，”奖品太太一面添炉子，一面高声重复地說，“在这家絨綫店里，日子过得很寬裕，什么也不缺，可是你看小姑娘又上了疗养院，誰知道将来怎么变化。幸亏直到現在为止，病情並沒有更坏。大夫曾經對他們說过：“不管你們怎么办，反正什么东西也代替不了疗养院的紀律生活。一定的時間吃

飯，一定的時間睡覺，在某個時間進行靜默治療法，在你們家里這都是辦不到的。”

不行，這種木柴是不經燒的。如果想要稍稍暖和一點，就必須每隔一小會兒就添一回火。不過在這種老舊的房子里，尤其是在這樓下，又有什麼辦法維持一個旺火呢！房裏沒有一處能關得嚴的，你總也沒有法子擋住那一陣一陣的過堂風圍了你的大腿吹來吹去。

對某些事情來說，一件不如意的事也有它的好處。如果在雷細杰太太的住房裏沒有那麼多的裂縫，那位可憐的女人也許早已不在人世了。

提起雷細杰太太，她現在是已經回家了。女看門的曾去看過她。她還跟平常一樣，既不蒼白也不紅潤，既沒發胖也沒見瘦。她真是一個從來不會有人注意的那種女人。

她兩肘靠在桌上坐着，一見了女看門的就哭了起來。

“究竟因為什麼要尋短見呢？”獎品太太問她，“我很知道生活不容易，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災難。拿我來說吧，如果只聽從我自己的想法，我頭一個就……但以後又怎麼樣呢？人生也不是只有壞的一面啊。”

她稍微勸解了她一番。勸她多出去走走，多跟旁人，多跟街坊說說講講。“這座樓里好人還是有的。象黎特一家子，夏切杜一家子，羅瓦先生——六樓那個單身漢，那天撞開房門的那個羅瓦。這位先生的話也不太多，不過究竟……夏切杜夫婦他們是共產黨，不過這並不妨礙和他們說話。共產黨當中也有好人。你應該想到，他們既然自稱是共產黨，他們就更有可能多關照你一些。我把這個意思對夏切杜太太談過，她也認為是對的。她原可以對你所做的事多留點心，過些日子就請你去喝杯咖啡，談上

一談。當然誰都不敢冒昧，總怕打擾別人。不過人總是這樣的，看得見三哩以外的災難，却看不見近在鼻尖底下的災難。”

獎品太太沒敢和她談論宗教，因為不知道這個婦人究竟是信天主教還是信別的教。她從來不上教堂，但是她也許在家一個人作祈禱呢。有些人是不上教堂而願意……

雷細杰太太很馴順地聽着她說話。後來終於停止了哭泣而微笑了。她答應此後不再做這宗事。當初是因為心里忽然一陣悲傷的緣故。孤身一個人。掙的錢剛夠維持，心里就不免煩悶。現在老板們作了好事，又把她叫回去了。不在扎鞋孔的部門了，因為那邊已經裁減員工，現在調在貨物整理部。倒是一個清閑的位置，暫時湊合着，等候活兒恢復過來再說。

“你待我真好，威杰太太。”她一面吸溜着鼻涕一面這樣說。

獎品太太添滿了爐子，坐在旁邊織起毛線活來。樓梯已經打扫了，郵件也分送過了。今天郵差來得早。一到二月中旬總是這樣的，郵件沒那麼多了。年初幾天的那陣熱鬧勁兒一過，進了正月的下半月，郵件就開始少下來。

她打算先隨便織一會兒，為的是看看這個灰色毛線有多大勁頭。隨後她要去剝土豆皮，把湯放到火上去熬。

在那個生鐵爐子里，松木板子劈拍劈拍响得很厲害。熱氣開始散布出來。

獎品太太手里的針穿來穿去。門房里的燈亮着。在這間小屋裏跟在其他許多屋裏一樣，從早到晚都得開着電燈。天氣好的日子，這個女看門的當然可以在院子里待着，不過經租總管不大喜歡這個。他認為這樣會使得這座樓有一種懈怠散漫的神氣。按照他的意思，看門的應該老待在門房里監視着，來了人可

以应付。

有許多事照理說是應該做的，而奖品太太都沒有做。就拿那些推銷員和代理人來說吧，原則是應該禁止他們上樓去麻煩人的。关于这件事总管已警告过她好几次，但是奖品太太总是耸耸肩膀完事。这些人都是为的謀生。如果不对他們稍微閉閉眼睛，如果人人都那样做起来，这些人只好都去登記失业了。

不錯，总管只要遇見奖品太太，总要用一些表面上甜蜜蜜而骨子里尖酸的話来抱怨她。除这件事以外还抱怨了些什么呢？啊！对了，那就是当夏切杜夫妇註人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的时候。那时三楼的房客都有过怨言。奖品太太跟夏切杜也談过这个事。

“夏切杜先生，您應該留点儿神。当然各人可以有各人的思想。不管您是这样想或是那么想，我都不怪您。您完全有自由。不过您可不能强迫別人也……”

“我任什么也沒有强迫別人接受，威杰太太。”夏切杜說，“我只說和平受到了威胁，大家都應該做点什么。我並沒有强迫任何人。莫非我逼着您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来着？”

“沒有呀，我沒說您强迫过我，不过我的情形是跟他們不一样的。并且您要注意，如果須要重新来过的話，我就要多考虑考虑了。”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总管呀。”奖品太太回答，“您不知道他們早就有意要取消看門的嗎？他們就是在盼望机会好开刀呢。”

夏切杜聳了聳肩。但他确是知道的；他知道他們正在想法子取消看門的。有几个房主已經开始这样办了。按照現在的房租价錢，他們認為有了看門的，利潤就不够多了。可是莫非奖品

太太以为他会找总管去，对他說：您知道嗎，那女看門的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也签名了！……

“可是什么事到后来都会叫人知道的，夏切杜先生，”奖品太太說，“不是这么样就是那么样，他們总会打听到的。那么一来，我可就吃不消了。然而，事情已經做了也就随它了……”

“可这是为和平呀，威杰太太！”这个共产党人虽然压低了嗓音，但还是跟喊一样地說，“和平，讓我們来想想吧，这与任何人都沒有妨碍，可是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

哦！談到和平，他本可以滔滔不絕对她講一大套。那个女人听了他的話会大笑一陣。这可怜的夏切杜。本来嗎，你想想看，一个列日街看門的女人，一个手里織着毛袜、給小娃娃們講故事的老实女人，說她正在拯救和平！

夏切杜講的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多少房屋被毀掉，越南的战争，朝鮮的战争，他談到杜魯門，談到麦克阿瑟。奖品太太帶着一个凄涼的微笑搖晃着头。一个可怜的女人会止住战争嗎？这是那些大人物的事情。不是有各位部长和各位將軍办理这些事嗎？并且只有仁慈的上帝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处理这些事。如果仁慈的上帝不乐意，如果人們太坏了，那末，对，就有了战争。但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你真叫我好笑，你！

夜晚，在清靜的門房里，等全樓都灭灯睡覺，奖品太太就喃喃地祷告上帝。她長時間地背誦《天主經》和《圣母經》，还背些《悔罪經》，嘴里輕輕地嘟囔着，这些經文把她引到她还在毛方山中本村生活的时代。

这在她过去的生活中，在她风尘僕僕的多少岁月中，是一个很遙远的回忆。于是奖品太太眼睛里呈現出一条阳光照着的土

路，一些領聖体的女孩子沿了這條路上教堂。

一位年老神父在廣場的小榆樹底下讀着他的唱經本等候着孩子們到來。隨後大家都在一座小教堂里坑坑洼洼的方磚上跪着。太陽已經看不見了。只在門口剩下了一窄條殘光。藍白二色的石膏聖母象在花枝簇簇的黑影里微笑着。已經焚盡的香，余氣繚繞在那些低下了頭的小孩們周圍。

這一切，是的，這才是和平的時代，故鄉和童年的時代。後來獎品太太離開了本地。有人把她介紹到巴黎做事。她碰見了威杰，他們結了婚，他們弄到了一個看門的位置。那時候他們住在巴黎第十四區。

以後戰爭來到了。誰也想不到戰爭會怎樣結束。村里的老年人口口聲聲談的是普魯士人和德國騎兵。小學里的教師講敘的是關於可憐的阿爾薩斯省的各种掌故。威杰出發了，不久就死了。

可是他並沒有死在戰場上。獎品太太一提到他總說他是一九一六年年初死的，因此旁人很可以想象到他是挨了一顆槍子，或一塊炸彈碎片死的。不對，不對，他並非死于作戰受傷，而是死于火車事故。原來都羅瓦車站一輛火車往後退的時候把他壓在車底了，這就是命運。

二月里的一天，他同排的一個伙伴在門口敲門。他給她送來丈夫的遺物：表、錢夾子和一只背包。他們來不及通知她，叫她在丈夫死的時候去和他見上一面。因為一切經過得很快，他連折騰受罪的時間都沒有。兩條腿夾在輪下，脛骨碾得粉碎。在碰撞之下登時就死了……事情就是那樣經過的。當別人在戰場里每一秒鐘都冒着生命危險的時候，他竟糊里糊塗地死在一個車站里，死在一輛載貨車的軸下。真應了這句話了：應該發生

的事是总要发生的。

如果那輛車不往后退，又該是什么情形呢？誰要能說得出来，那可就太聪明了。如果真是如此，威杰也許会回到家里来。也許会丧失了一只腿或一只胳膊。这都是沒法知道的事。不錯，他并没死于战争，可是如果战争沒有爆发的話，他也許还在这儿活着……

当夏切杜敲欧节納·罗瓦的房門，要把《斯德哥尔摩宣言》給他看的时候，这个单身汉很客气地招待了他。

“請坐，請坐，……啊，是的，是关于《斯德哥尔摩宣言》的事情……”

欧节納原是明白这回事的。他看見过张贴的宣传品。在报纸上讀过不少文章。反对原子弹是沒有問題的。原则上他是同意的。他的要求甚至于比这还要高些。他是反对武器，反对所有的武器。不过……

“这并不让您負任何責任。”夏切杜曾这样說。

“您听我說，”欧节納很溫和地說，“对不起……战争这个东西，我不能說我是拥护它，不，我是反对战争的。我知道什么是战争，我打过仗。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在瓦登森林里我差点儿送了命。我当了五年的战俘。我不能說我吃了多大的苦。我总算运气不錯。最初我跟别人一样老餓着肚子。后来我被轉到汉堡附近一个做装运木箱的工厂里。随后我害了病，是肋膜炎，我当时真以为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簡短捷說，我最后跑到巴威里亞省的一个农人家里。在那边我想尽了种种办法，混的还不太坏。总之我是回来了。我还活在这里。不过要是让我再去打仗，我可不干了，并且将来如果我有了孩子……”

“您看得很明白，”夏切杜說，“戰爭是非常凄慘可怕的东西。”

“是的，非常凄慘可怕的东西，我完全同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我一定對他們說：‘快走吧，溜到外國去吧……’”

“這也只是心里想想罷了，”夏切杜喃喃地說，“但誰也沒有把握能躲得過去。您只要想一想奧拉杜^①的孩子們！事先能想到他們會被活活燒死嗎？不能的，他們的父母心里是踏實的。他們以為孩子們躲在這個偏僻的村子里是安全的。可是後來……”

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說：

“我要求您的是什麼呢？不過是在上面簽個名，一種表示！這費不了您多大的事。可是許許多多簽名加在一起，無論怎樣那就代表一種力量了。”

歐節納聳了聳肩。

“您這個人很不錯。我真不願意讓您不痛快，但是我不能簽名。”

“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呢？”

“為什麼？因為您那《斯德哥爾摩宣言》，您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它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

“那就要看您對於所謂政治性的事情是怎樣理解了……”

“咱們兩人說句私話，您不會對我說它不是政治性的事情吧。是誰叫人在《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名的？共產黨……”

“不僅是共產黨……”

“得了，得了，我對您說了吧。我，我是任什麼也不參加

^① 法國西部二千余人的一个小市。一九四四年六月納粹德軍在此地集體屠殺市民六四二人，兒童二〇七人。

的。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政治嗎，根本我就不愿意知道什么叫做政治。您不愿意战争？好，我也不愿意。我反对原子弹，反对大炮，反对一切的武器，这些话您如果听了高兴，我是可以这样说的。可是让我签上名去替一个政党帮忙，那是办不到的，办不到，办不到！”

“问题并不在此啊。这是关于和平，拯救和平的问题。为了拯救和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夏切杜说话的声音提高了。他的语声是诚恳的，激动的。他简直是在恳求。欧节纳先是郑重其事地看着他，后来微微地笑了，把头左右摇摆了几下说：

“我真佩服您，您知道吧？我佩服您了……好吧，您如果有五分钟的空闲，我们来碰一杯吧。您看见嗎？我是并不拒绝谈话的。”

“我，我是共产党员。”夏切杜接着说，“我跑来找您，对您说，咱们想法拯救和平吧。首先我们应该要求禁止这个最凶恶的武器。如果好几百万人都提出这个要求，那些统治者便不得不加以重视。”可是您回答我的是：‘不，您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跟着您走！’”

欧节纳还是左右摇摆着头，神色很难着。他随即站起来。走到厨房去取了一瓶甘蔗烧酒和两个小玻璃杯。

“您听我说，共产主义，我不能说我反对它。从某一方面说，我甚至于是拥护它的。那就是说关于社会的那一方面……我甚至于确信明天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社会……”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站在桌前，酒瓶和酒杯都贴着他的肚子拿在手中。

“噢！您要知道，”夏切杜说，“明天的社会，如果有一个第三

次世界大战的話，就不知道又將是什麼樣的社会了。”

“我，我擁護的是自由。我不願意替某一個政黨去效勞。各個政黨……你看，我有時候買張《人道報》。我也買一些別的報看。我為的是了解情況。我愛我的自由。”

“自由，自由，”夏切杜說，“有些人是只有挨餓的自由……”

“這個，我知道，不過如果我們討論起這個問題，我們就沒個完結啦。我很知道我們的制度並不是十全十美的……”

“請您仔細聽我說，”夏切杜耐心地接着說，“您只要讀一讀這個宣言，並沒有人要求您贊成一個政黨的綱領，要求您的只是表示反對原子武器。沒有別的東西。”

歐節納拿起了酒瓶，斟滿了兩個杯子。

“哎喲，不行，簽名我是不簽的，老實說簽名我是不干的。這是一種白甘蔗燒酒，是波爾多一個親戚送我的。我不知您喜歡不喜歡這個……”

“謝謝您……這就夠了。”

“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同時為和平喝這一杯。”

“為和平喝一杯，對。”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歐節納在這一天通常是出門的。他在家休息，躺在床上看書。但是夏切杜來找他，他並不感覺討厭。相反地他甚至於覺得很高興能夠把自己心裏話都坦白地說給一個共產黨聽。這樣的事在他是不常有的。在他作事的公司裏有過一個管理發貨的青年，他也設法叫人在《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名。八天之後，德拉特老爹就借口減縮員工把他攆走了。德拉特老爹是聞到共產黨的氣味都受不了的人，並且在

这上头他是不瞞人的。他把那个青年叫到跟前，直截了当地对他說了：

“你听我告訴你，我的老伙計，我約你来是为干活的，不是让你来作宣传的。現在我这儿的人有点太多了，就請你先行一步吧。”

那个青年果然走了。誰也沒說什么話。欧节納沒說什么，會計主任沒說什么。那些打字員也沒表示反对。归根結底德拉特的論据是合法的。花錢雇人原是为干活而不是为号召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的。干活是一回事，政治又是一回事。

欧节納嚥下一口烧酒。夏切杜也照样嚥了一口，抹了抹嘴唇。他的神气很尷尬。

“我不明白您是怎么回事，罗瓦先生，我不明白您是怎么回事。您說您对我有好感，可是您連这样一个表示都拒絕。因为，实在說，事情并不大。……”

“您完全說得对，我对您是有好感的。我不能說我深知您的为人。在巴黎这些楼房里面，您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面对面碰上了，早安，晚安，各自走开，不过如此而已。总之，您是有工作的人，您有一个家庭，有一个討人喜欢的小女孩。我拿您当作一个正直君子。論到您个人，我相信您是一个誠实人。我說你个人，因为是您的党命令您让人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您于是就这样办了……您瞧，我还要更进一步来談一談。严格地說来，我并不反苏。我認为苏联的政策是一种现实的政策。同时对俄国人來說，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替他們作了很多的事。我能了解他們。我們只要想一想他們的来历就够了。但是我呢，我是要保持我的自由的。这样也許是不对的，我也承

認。不过多一个人签名或少一个人签名……”

“不，罗瓦先生，不，一个人的签名固然好象没有什么大关系，可是十个加十个就是二十，一百加一百就是二百……”

他突然停了一会儿，又說：

“罗瓦先生，如果战争爆发了。如果有人把我的女儿弄死，如果有人把这一整个市区的小孩都弄死，如果跟在朝鲜一样，炸弹落在了我們头上，那时您将有什么說的呢？难道您就不觉得良心上有一个沉重的負担嗎？那时您只好說：‘我一点力量也沒尽过，一点都沒尽过，沒有过任何的表示，沒說过一句話……’到了那时候您可怎么办呢？”

“我們並沒有到这一步呀。”欧节納說。

“您这么想嗎？我，我告訴您战争已經到了一发千……”

他还是不肯签名。夏切杜一套一套的理由都搬了出来。他想尽方法把話头往这题目上引，欧节納可老是轉圈子，溜边儿，躲躲闪闪。他搖着头，微微笑着。他一忽儿象是明白，一忽儿又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您說得对，我明白您的話，我設身处地替您想过了，您个人是誠实的。……”随后他又回到他的老調子里：“我不愿意签名，我不会签名的，我不能决定……”夏切杜紧逼了他一句：“莫非对于和平，拥护和平您也不能决定嗎？”

这件事在夏切杜看来是很清楚的，但对那一位就不然了。最后他辞了欧节納走了出来。他本想再待下去，欧节納也並沒有往外攆他，不过他还有好几家要訪問。当然，照这样耽誤多半天，光阴並沒有浪費。思想是順着道路前进的。現在先播下种子再說。好在这位罗瓦先生，他将来还有机会遇見他，还可以跟他聊一聊。

夏切杜想起了他在《新法国》杂志里看过的一篇文章，在那

篇文里，作者引用了莫理斯^①的一句話：“解釋，經常解釋，不斷解釋，”大概是那樣一句話吧。一件事你看來是清楚的，在別人看來，却一點也不清楚。你以為他們在几秒钟、几分鐘的時間內就會弄明白了……。你看出來，這些人好象充滿了矛盾，這似乎是難以想象的。就拿這位羅瓦先生說吧，對這個對那個他都同意了；對共產黨、對蘇聯他也表示同情了……。可是忽然噁嘴一聲，我不簽名，我決不簽名。他所以不簽，恰恰是因為他相信那是共產黨或是蘇聯的一條詭計。他不拒絕跟一個共產黨碰杯，他可不肯面上三個字母來拯救和平。還想從他身上擠出點什麼東西來嗎？

是的，恰恰是應該從他身上擠出點東西來。

獎品太太在噁噁剝剝爆響的火爐旁織着毛綫活。那一整天都很冷，冷得刺人，下着一陣一陣的大雨，刮着卷來卷去的小西北風。

襪子已經織得有個樣子了。毛綫是粗綫，所以活兒進行得很快。

五點鐘大雨正下得有勁的時候，小孩子們回來了。各處的滴簷流淚似地往下滴水。大樓的院子里，陰暗的樓房下層滿是咕嘟咕嘟的水聲。濕淋淋的人影從門洞前面經過。

小孩子們沒有留在學校里上自習。那天下午沒有自習，老師們開會去了。那是常有的事。女看門的交給了他們五六封信，叫他們到各層樓去分送。

“送完了信，你們去取你們的點心；我回頭給你們讀一段《小

^① 指法國共產黨總書記莫理斯·多列士。法國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都稱呼他為莫理斯，而不提他的姓，表示親密。

薩伏依人》獎賞你們一下。然後你們再去做你們的功課。”

黑夜已經降臨了。雨小了一點。院子里還有滴滴嗒嗒彷彿低聲密談的水聲。在門洞底下過往人的影子稀奇古怪地伸長起來，店鋪櫺窗的亮光星星點點地灑在他們身上。一支烛光很小的燈泡子照着樓梯的進口。

獎品太太、英脂和達涅現在都圍了那個生鐵小火爐坐下了。

“遞一塊木板給我，達涅。”

達涅遞過一塊木板。

一陣藍煙和火星貼着黑的生鐵冒了起來。爐子轟轟地突然響起來。

獎品太太讀起《小薩伏依人》的故事。

可憐的小孩，動身到法國去吧。

我的慈愛對你有什么用？我沒有絲毫可以追悔。

別處過的快活，這裡是苦難。

走吧，我的孩子，這是為你好……

那是一本帶插圖的小書，在獎品太太手里已經很久。書頁的角上被翻過這本書的手指頭弄得很臟。是一本很老舊的書。原來的封面早已丟掉，獎品太太拿一張包東西的淺綠紙另做了一個。

這個小薩伏依人因為母親養活不了他，預備到巴黎去碰運氣。可是運氣，他並沒有碰到。他在街上流浪，又餓又冷，終於倒在了雪里。

四肢無力，他的頭枕了平地，

雪下着下着，把他半埋在雪里，

這時一個溫柔的語聲，在風雪當中，

驚醒了這個凍得睡着了的孩童。

奖品太太那种单调的凄凉的語声，和火里木板的爆裂声，和街上汽車沉悶的嘈乱声混成一片。

两个孩子脸上做着种种难看的样子。芙蓉很費力地才忍住了眼泪。达涅眼里看見的不再是那間昏暗的門房，也不再看見那座被磁座钟、药盒、布块、毛线头儿挤得滿滿的那座爐台了……大雪从咯吱咯吱响着的天花板上落下来，遮盖了火爐的烟筒。門洞里、街上、楼梯上滿是鹅毛雪花。奖品太太喃喃地念着：

“那个啼哭的人，讓他到我們这儿来吧，”

跟呼呼的风声混在一起的那个声音这样說了，

“危急的时刻正是用着我们的时刻，

沒有父母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两个仁慈的修女收留了这个睡着的孩子。后来这个小薩伏依人养好了身体就动身回家。他重見故乡聳立着的山。他認出了他的草房。不幸的很！房里声息全无。門是关着。他的母亲上哪儿去了？他于是把門推开。

达涅看見七楼上自己家里的門打开了。那小薩伏依人推的就是这扇門。他的家和他的母亲正象达涅的家和达涅的母亲。母亲坐在火爐边，生病了，不过孩子的回家給她带来了勇气。

母亲們都哀告家里供养的耶穌，

是他从飢寒中救出我們的小孩。

我們看守的羔羊，狼都吞吃了，

但我們的孩子們独自出了远門，却终于回家了……

这只小羊真回家了。此后便在家侍奉他的母亲。故事完

了。两个小孩直吸溜鼻涕。奖品太太給他們讀《小薩伏依人》的故事已不是第一次了，可是听着总是那么深深地受到感动。

达涅手里还剩下一小块面包，他这才慢慢地把它嚼完，同时女看門的小心謹慎地把書收进立柜里。

火睡着了，但是没人再注意到它。它也不再嗶嗶剝剝地响了。松木板已經变成了可怜的黑炭。两个小孩有点哆里哆嗦，因为四面八方都有过堂风吹过来纏裹他們光着的腿。

这时候奖品太太把这故事里面包含的教訓講給他們听：

“你們看，”她說，“小薩伏依人又回到他的母亲跟前了。他沒有把她忘掉。那些为你們劳动过的人，你們應該时常想着他們……”

“他們大概有块园子吧？”达涅說，“他可以替他母亲种这块园子，他們就老有青菜吃了……”

“当然有的，”女看門的回答，“人老了就不能再劳动。可是他們已經劳动了一輩子……递块木板給我，达涅。”

爐子又嗶剝地爆起来。門洞里有好些人忙忙乱乱挤在一起。他們在踏他們的湿鞋。列日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交叉路口，汽車、卡車，轟隆轟隆地响着。人群的混乱声音到了这門口就远得听不見。

五楼的那个老汉，围着一件叫人噁心的雨衣，敲了敲門房的玻璃窗，打听有沒有他的信件，胸前捧着两瓶葡萄酒。两个小孩过了一会作功課去了。奖品太太一个人靜靜地待着。那位拄鍍銀拐棍的老太太在門洞的微亮中出現了，她慢慢地推开了楼梯的玻璃門，攏着两只戴半截手套的手捧着两块小面包。

六点半左右夏切杜回来了。他向女看門的行了礼。他来看看他的女儿是不是还在这里。

“沒在这儿，”女看門的說，“她大概在黎特家呢。她跟达涅一齐上去的，有好大半天了。他們都挺乖的。我給他們念了一段《小薩伏依人》。有什么新聞，夏切杜先生？”

“噢，”芙腊的父亲說，“有一桩很不幸的新聞。昂朴瓦士·柯洛阿薩^①去世了。”

“天啊，”女看門的十分感动地說，“他是誰？这个柯洛阿薩？”

“一位卸任的部长，一位人民的伟大的斗士，威杰太太。”

“柯洛阿薩……柯洛阿薩……对……”

奖品太太紧皺了双眉，寻思了一阵。她有点記起这个名字来了。

“是他提議通过年老退职金条例的。”夏切杜說。

“怎么，就是他！”

“对了，就是靠了他，今天老年人才能够說：‘我們多少还有点东西。’威杰太太，您看这是当天的报。我給您留在这儿。您回头靜靜地看看吧。”

“要是不耽誤您看的話……”

“不，我們已經看过了。”

女看門的低了头看起夏切杜在桌上攤着的《人道报》来。

“他的相貌可不錯啊。”

“他是劳动人民的一个好朋友。”

奖品太太讀照片下面附載着的說明：

“我們的同志，前劳动部部长，五金业联合会总書記柯洛

^① 柯洛阿薩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屆內閣的劳动部部长。任职不到二年即被社会党右翼挤出內閣，但替人民做了很多的事，如增加年老退职金和殘廢工人的年金；廢除歧視女工的工資制度，增加青年工人的休假期等等。《柯洛阿薩法案》当时虽为反动派所破坏，但至今仍为法国工人不断爭取实现的对象。

阿薩于星期五日被送入許賽納街福照醫院后，已于今晨去世。
(請閱第四版他的示范的生活的簡史。)

“他的相貌很好看。照这个象的时候他已經病了嗎？”

“我不知道，”夏切杜說，“他病了好久了。工作把他搞垮啦。
我們黨里工作是多的。”

“他是共產黨員？”女看門的問。

柯洛阿薩在照片上臉是向左側着的。頭髮、前額、面頰都被光綫撫摩着。他的目光慈祥而凝着。嘴紋和頸部帶着堅定與和藹的神氣……。

獎品太太的嘴唇微微地又動起來了：

“昂朴瓦士·柯洛阿薩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生于勃里揚松聖母市(薩伏依省)……‘唉，他生在薩伏依。他還很年輕呢。’^①十三歲時，他的父親和長兄都被征調入伍，他本人就入工廠作工，同時在夜校學習，因此不久就成為里昂區的一個熟練五金工人，一個機器修配工人……”獎品太太心里想起了薩伏依省的群山、大雪和出遠門的那個小孩。“……很年輕的時候他已表現出是工人運動的一個積極鬥士……五金工人們對他的信任，使他在一九二八年走進了五金業統一聯合會的書記處。他一向致力於工會的統一。一九三六年當工會實行統一的時候，他被選為五金業統一聯合會的總書記，那是全國總工會最有力的一個聯合會。同年巴黎第十四區的民眾便選他為國民議會的代​​表……”

夏切杜一直沒有動。他就站在看着報的女看門的身后，眼睛望着壁爐台上的座鐘。爐子剛剛爆響過兩三次，現在不響了。但是還輕輕發着嘶嘶的聲音。……

① 這是獎品太太自己說的話。

“当慕尼黑派出卖法国，把国家推进战争的时候，这位忠于法国共产党，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①，忠于苏维埃联盟，拥护和平的昂朴瓦士·柯洛阿薩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曾遭逮捕并由巴黎军事法庭处以五年的监禁。他是‘光荣路’上二十七人之一^②。在法国尝了十七个监狱的铁窗风味之后，最后被解到阿尔及利亚去，在那里的方楼监狱里做苦工。……”

有人推开楼梯的门，门轻轻地咯吱响了一声。奖品太太抬了抬头，把报折迭了一下。柯洛阿薩的象又出现了。奖品太太把报纸又挪近眼前一些。

“他的神气可真是忠厚。”她说。

“他是……”夏切杜说。

他也歪身在《人道报》上，仔细看柯洛阿薩的象。

“他是一个人……”

他本想找一个字添在他这句话里，但他任何字也没添，也没把那句话说完。他没添一个字，没添一个形容词。只说一个人，原也很够了。

现在是巴黎的夜间了，又是新的一夜，它在那些手工业者都已入睡，冷静无人的小街道里面前进着。霓虹灯光照耀着的大十字路口，把那些人声嘈杂的几条大街照得象流血一样。你钻进这些沉静和安睡的街区里去看看吧。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连一条狗从人行道跑过时，爪子触地干涩的声音都听得很真的。奖品太太的嘴唇又动起来了。

① 奖品太太不常见这个字，所以重念一遍。

② 希特勒侵略法国时期，前后被送往北非监狱服劳役的议员共二十七人。此处“光荣路”上的二十七人即指此。

“經過一九四五年十月的選舉，他再次當選為巴黎市的代表。在這次選舉產生的政府里面，他任勞動部部長，內閣更迭四次，他始終留任。一九四七年五月，在美國人的支使下，他和其他共產黨籍的部長一齊被戰爭挑撥者的僕從——社會黨右翼趕出政府……”

這是獎品太太在讀《人道報》。各行字句的中間有許多形象在那里跳躍；一個人的面孔、薩伏依的群山、將要哭出來的達涅的臉。一個離開我們的人的脚步聲，報告戰爭的鐘聲，這些，你都聽見了沒有？一排一排的房子，黑的接着灰的，灰的接着黑的。空中雨絲飄着，一会儿停住，一会儿又下起來。這兒那兒，房頂上小窗戶的一些亮光顫動着。

“他在勞動部所完成的鉅大任務，是無法用幾句話來追述的。他的名字是與設置年老工人退職金的法律永遠分不開的，‘年老工人退職金，年老工人退職金……’^①是與一系列的法律和法令分不開的，例如關於工廠委員會、社會安全、家庭補助、青年及婦女的勞動、恢復每周四十小時工作制，和加班鐘點照給工資種種法律和法令。”

獎品太太想起了“死”，那個總有一天或一個晚上跑來敲門的“死”……她記起那一次給她送來威杰的背袋、表和錢財的那個人。現在整個樓房都沒有有一點聲響。跟每晚一樣，大沉寂開始了。大門是關好了。不久門鈴就會響。按兩下鈴的是本樓的房客。意思就是說：“給我開門吧。”獎品太太聽了他們不同的按鈴方式，有輕輕地，有急忙忙地，有粗暴地，就知道來的是誰。有些人十分性急，有些人似乎覺得很抱歉把你吵醒。總有一天那

① 這是獎品太太自己說的話。

个“死”不按铃就来了。它会迈过门槛。它会穿过墙壁……”

“昂朴瓦士·柯洛阿薩于昨日早晨七点逝世。本年十月間曾由某著名专家卓越地替他施行割去一肺的大手术，但……”

“他已步入疗养阶段……大家都以为他可以保住生命，但是他的病突然增剧……这种情形本是可能发生的……星期五早晨，他突患剧烈的出血症，出了三公升的血。……”

沉寂已占据全部楼房。阿姆斯特丹街上还有几辆汽车在动轉。在地底深处，地下电车隆隆地奔向克里西。奖品太太喝着加奶油的菜湯。她坐在火炉边，灯光底下。《人道报》就在她的菜盘旁边摊着。

第 六 章

你看，生活过程中的一年又过去了。它是在几百万个形象中流馳过去的。一段一段的时间生而又死，死而又生，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灾难或幸福在上面做下了記号。爱伦納·夏切杜或黎特太太此生还剩余多少时间，我还不得而知。欧节納和奖品太太呢，我也不知道。爱伦納·夏切杜目前一心只想着她女儿的羊毛呢长袍，这件袍子已經太短，需要接长。黎特太太想的是达涅的木底便鞋。到了晚上，鋼針在灯光底下穿来穿去。每穿一針就帶走一秒钟。她們縫的是些什么袍呢？这些妇人一面縫着长袍，心却飞向巴黎的阴暗天空。这一年是过去了。这是人类史上的一年。可是这是怎样的一年啊？这正是应该知道的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若干宝贝和他的若干苦难，每一个人都有以爱情和痛苦为标帜的一些岁月。等一等，让我来想想，你还記得

嗎？大概是二八年或三〇年吧……那一年里……這一個人是尋找春天的一日，那一個人是尋找冬季的一天。他們想要重見某一張面孔，重嗅某個花園的芳香，重觸某一個人的眼光，重觀某一個人的微笑。他們想從一條氾濫了的河流的冰層上前進，回溯到生命的泉源。歲月跟玩過的紙牌一樣都還留在我們的記憶里。不過誰又能夠重新把它們拾起來呢？

我告訴你，這是人類史上的一年。你們聽啊，這是報告大死亡的鐘。今天不响了，今年也不响了。今年是不是真的不响了呢？大死亡的那幾年是誰也忘不了的。它們跟鉄的指路牌似地在人們的腦子里矗立着。明白嗎？

獎品太太注意地聽着奔她家走來的那個人的腳步聲，那個人一個濃霧的早晨給她送來了威杰的烟斗、威杰的表、威杰弄黑了的可憐的皮錢包和帶紅綠道兒的手絹，這一切都收藏在立櫃底里一個硬紙匣子里。這個人來的時候正是戰爭中的一天，正是巴黎的兒童又餓又冷的冬季里的一天。獎品太太注意地聽着這個人的腳步聲。這腳步聲每晚都向她的門房走過來……

那個羅瓦呢，歐節納·羅瓦，他在注意什麼？他注意的是勃羅瓦地方夏末的一天，那一天他正向羅亞爾河渡口走去。在河的最末一個灣口，一片白沙閃閃發光，離天空很近。是黃昏的時候，水面上浮起柔細的縐紋。歐節納來到了他父母所開的絨絨店里。他的母親坐在櫃台旁邊，雙肘靠在櫃台上，頭埋在兩肩當中。父親坐在靠近櫥窗的一把籐靠背椅里。他的風濕病又發了，正在慢慢地好起來。歐節納伸手一碰門上搖擺的玻璃珠帘，珠子隨手动起來，發出了叮叮的响声。父親正在讀一張報，看見兒子來了，抬起了頭。他的嘴唇先是無聲地顫動了一會。在

欧节纳的回忆里，他父亲的嘴唇和帘上玻璃珠的晃动是不会磨灭的。

“这回行了，这回行了！”这个老实人说。

“什么？什么行了？”

“战争……战争……”

母亲看着自己的手。铺子里面是一片沉默。在货架上，一盒一盒的棉线和线球整整齐齐地堆在那里。屋外罗亚尔河在夕阳光下先是红起来，随后变成了黑色。母亲慢慢地站起来，把她的儿子拥抱在怀里。

欧节纳的厨房里，有一个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流着水，发出一种讽刺的声音。管口的橡皮圈应该换了。水龙头漏水，放在下面接水的脸盆渐渐满起来。于是滴水的歌声便越发清脆。起先你并不注意它，但是等到你对于这种低吟的久久不息的音乐留了神，它就不离开你的耳边了。呼噜呼噜，水龙头的声音占据了沉默的全部。你一心老想着……呼噜呼噜。

欧节纳耸了耸肩，跑到水龙头旁边，使劲把龙头拧紧了几转，回到卧室，把一只耳朵紧紧贴着隔壁人家的墙壁上仔细听着。还是听得见水龙头的声音！令人焦躁的声音又在脸盆里响起来，简直是跟他开玩笑。

欧节纳把一只耳朵紧紧贴到墙上。他要听的不是水龙头的歌声，而是隔壁房间里的动静。那个年轻姑娘就在那边，离他不过几公分。这一阵是她的裙子的窸窣声。她们在挪动一把椅子，随着发出喀吧一声。欧节纳心想这是一个衣箱。她大概刚关上这个衣箱。裙子的窸窣声移到了左首，移到了右首。欧节纳把耳朵在墙上挪动一下，听见一种迟缓的、不利落的声音。那是那

位老祖母在走路。

現在她們談起話來了。他听不出她們說什麼。他老好象听懂一些，每时每刻都好象快要捉住几句話，可是隔着这座墙壁，任什么也透不过来。其实那位金黃头发年輕姑娘的声音却是清脆而响亮的。她的祖母拉白里太太的声音倒是微微带点沙音。听起来好象她在抱怨人。但实际并不如此。她們从不互相爭吵。那位老太太叫拉白里，那小姑娘叫什么，欧节納不知道。也許也叫拉白里？拉白里小姐，叫起来不难听。

据女看門的說，拉白里太太是靠了她的年金維持生活，也就是說靠了还没有卖掉的那一部分年金生活。这个妇人当年是个大财主。她的家在近郊，可是她愿意在这儿单独过日子。那小姑娘星期六来，星期日走。据說她在讀書。讀什么書？欧节納沒敢打听。他怕人家发现他注意这个金黃头发的年輕女子。其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因为他們年龄相差太远嗎？这倒也是真的，欧节納快三十五了，那个小姑娘呢？姑且說她十九吧，十五减九等于六。差着十六岁。实在說，差別也并不算太大。这样的情形……

欧节納本想趁着年輕就結婚，特别是因为想要儿女，可是生活却替他另外作了安排。在一九三九年他在勃罗瓦的时候，他总算已經跟一个叫培德的女孩子訂了婚，老实說那是一个不太規矩的女孩子，欧节納的母亲着实看不上眼。等到欧节納当了战俘被釋放回来，她已嫁了人，并且做了母亲。她曾給他写过一封短信通知他。那并不算个悲剧，因为欧节納实在說不上爱那个女子。爱，爱，这是一件大事，早点爱或晚点爱，都有关于……

欧节納低下了头，听自己的心在那里跳动。他是坐在他的

床边上，这时候一缕黯淡的阳光摩抚着窗帘。他站了起来，又走到厨房里。又是这个讨厌的滴水的水龙头。欧节纳把脸盆水倒掉。滴水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摊着两手走到墙边。再听，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列日街一辆汽车轟隆轟隆地响着。走近阿姆斯特丹街的时候，马达的声音才低缓下来。墙那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她们大概是在厨房里，正吃完饭。可以听见房子底下地下电车的声音。

培德，培德，他始终没有把她当回事。他并不爱她。所以也没有难受。相反的，她那样一来倒帮了他的忙。他才会想到离开本省，跑到巴黎找到了这个位置。他也有过两三次爱情勾当，但都没有搞得很深。

欧节纳推开了窗。望了望天空，就低下头看街道。一切都静悄悄的。那是星期日。有几对男女缓缓地沿着关了门的店铺走溜儿。他们走到鲜花店、祭器店和书店的橱窗前面都要停一停。星期日的气氛，现在从人们的神情上比从他们的穿戴上更容易感觉出来。一小队一小队的小孩往克里西街和特里尼德教堂走去，无疑是去做瞻礼，去唱经的。走到离这儿五十呎远的地方，他们在许多电影广告面前停下，指手画脚地在那里闹起来。从街道的情形上看来，也会使人感觉到星期日的气氛：在这僻静的地方飘荡着令人欲醉的温柔的沉寂，沉寂之中却又缭绕着无线电放送的音乐；某处的小提琴声，电台报告员断断续续的声音，一片带着弗隆弗隆声音的华尔兹乐，爵士舞的节奏……这是星期日，中午刚过不久。

街对过，六楼上，有一个灰色胡子的老头儿正在阳台上重油他的护窗板。星期日这个老头儿从不出门。老看见他在阳台上干着零碎的小活，或是给椅子打蜡，或是收拾种在盆里的花。他

們家里一共三个人，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儿子。他們那个身体魁伟的儿子，是属于大学生之流的人物，每次到阳台上来，只留片刻就回进去了。午飯之后便只剩下这对夫妇。男的迈着慢步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他的妻子总在窗后面，手里不是一块抹桌布便是一把鸡毛掸子。天黑了他們就走进屋去，坐到一座高脚台灯的下面……

欧节納这次的愛是在一月月底發生的。欧节納所以記得清楚是因为他在星廣場遭遇了那桩事。星事件發生的那晚是一个星期三，一月二十四日；第二天星期四就是那个耗子嘴女人打开煤气龙头希图自杀的那一天。事情就是那样經過的。也許是因为遇見了这桩自杀事件，欧节納想到了自己冷清孤凄的生活。于是那张面孔就出現了。他仿佛看見那张面孔就在自己旁边。另一方面，在巴黎这些大楼里，是从來誰也不管邻家的事的，自己工作去了，回来了，关上了自己的門，可能对看門的說两句話，再也沒有別的了……

而他呢，欧节納，是跟这位可怜的雷細杰太太一样。他一个人过日子。沒有任何人来看他。每月他的母亲給他写几个字报告些好消息。比方父亲稍稍能走道儿啦，她偶然碰見了培德，培德养了第三胎后胖得不得了，也見老，看过去比她实在岁数要大十五岁……

要是有人来敲門，也只能是女看門的或某一个保险公司的掮客，要不就是夏切杜，那个七楼的共产党，来要求他在那些无尽无休的反对原子弹或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宣言上签名……

于是那张面孔出現了，欧节納一心只想着那张面孔，他是从星廣場回来的时候看見的。那张面孔，就是他在阿姆斯特丹街皮亚咖啡館里遇見的那个妓女帶点孩子气的面孔。就是那个紅黃

头发，淡淡抹着红嘴唇，神气又温柔又天真的那个女人。第二天跟以后的几天里，欧节纳曾想尽了法子希望再见她一面。他先是在阿姆斯特丹街的市场和那些咖啡馆前面的人群里踱着慢步走来走去，随后又跑到这堆房子的那面布达佩斯街上。可是那个红黄头发的小女人不见了。她可能改换了地盘，在这儿做生意只是临时性的。欧节纳又不敢找另一个妓女，向她打听那个红黄头发、小孩儿眼睛的姑娘究竟上哪儿去了。

但是下一个星期六，欧节纳在楼梯上却遇见了那张面孔。可是必须说明白，脸是那张脸，人可不是那个人了。不过这两个人是那样相象，不仅是眼睛和双颊的形状，甚至于侧影和走路的姿态方面也都相象到那种程度，实在叫人无法不承认这里面有一种命运的关系了。不错，头发的颜色是不同的。拉白里太太的孙女头发是金黄色的。那一个是红黄色的。不过人的眼睛是不大靠得住的。也许是皮亚咖啡馆里电光的关系，可是如果撇开颜色不谈的话，那么简直可以发誓说就是一个人。就仿佛有一个魔术师先在阿姆斯特丹街人行便道上吹口气变出一个人，然后又把她送到六楼那位手拄镀银柺棍的老太太家里。应该知道欧节纳并不相信有魔术师，可是他相信这张面孔对他是很重要的。在这以前他从没有注意过，这个从这层楼到那层楼急急忙忙跑上跑下的金黄头发的女孩子。可是突然间她的面孔抓住他不松手了。那两个人的相象，就好比是一封通知书：看看我，看看我……

他知道旁人背后已这样称呼他了：那个单身汉罗瓦先生，那个光棍头儿罗瓦先生，总有一天奖品太太或是将来接她后任的女人会这样说的：“你知道吗，罗瓦先生，住在六楼那个人，他是阿姆斯特丹街管账的，他一声不响，是个安静人，他在这儿住了

十五年了，老是光杆儿一个……”

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注意那小姑娘的出现，偷听从厨房墙壁透过来的模糊声响。那位年轻姑娘每星期六下午五点左右来，星期日晚上，有时候星期一早晨走；他已认出她的脚步声和她的笑声。他脑子里曾想出上百种可以接近她或进身到她们家里的方法。他常常迈着极轻的步子溜到楼梯口，把手伸到她们的门边。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那小姑娘如果真的在门口出现了，他又将说什么呢？他想他一定连句整话都说不清楚的。七楼一个小孩子笑一声或是哪儿拖拉木器乾响一声，就能吓他一跳。他于是又缩回自己的家里，走到厨房。又一次把耳朵贴在墙上……

他听明白她们准备好要出门了。小的已穿好了皮鞋。鞋根在地板上窸窣响起来。随着是摇晃钥匙的声响。欧节纳穿上他的雨衣，小心翼翼地走到自己的门边。楼梯口钥匙响了。她们要走了。

“雨伞呢？雨伞呢？……”祖母说。

他听见她就在这扇门的后面喘着气。小的还在房里没出来。她的清脆的声音在喊：

“你先下去，回头我带下来……”

她当然指的是带雨伞下来。

“快一点儿！快一点儿！”老太太嘟囔着说。

过了几秒钟之后，祖母已走到楼梯上，小的来到房门口。她带上了门，把钥匙从外面塞进锁孔。

欧节纳的手不由自主地升到领带边，端正了一下领结。欧节纳心里说：“我也这就出去，并且要对她说说话……我现在也出

門，跟她對面碰上，這本沒有什麼稀奇的地方。”

但是他辦不到。他的手一放到門的把手上再也不能動了。那姑娘已把門鎖好，已從樓梯上跑下去。太晚了。

于是他又一次給自己放寬限期。他託她們先走一步，他預備遠遠地跟着她們。從他的窗口他是可以看見她們奔哪個方向的。他跑回臥室，脫下他的雨衣和帽子。從窗簾後面，他看見對面那個老头兒還在那里油刷護窗板，背朝着他。歐節納推開窗，欠身向路上看了看。她們還沒出來。他望望天，望望店鋪的門面，假裝無所謂的樣子。

突然間他看見她們在那兒了。她們慢慢地在那兒走着。那小的跟平常一樣穿着她那身上下一色的黑色上衣和長裙，頭上是一種蓓蕾小帽，很漂亮地壓在她的金黃頭髮上面。我們稱呼她“小的”，那不過是一種說法。實際她並不算小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她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她的身量跟歐節納的身量很相稱，並且有一雙多么纖細的腳啊！她們在轉彎角子上那家女帽店的貨攤前站住了。那位年輕的金黃頭髮姑娘象在那里講解什麼事。她的左手在空中來回畫着圈兒，比划一頂帽子的形狀。她伸出一只胳膊託祖母挽着。她們邁着很小的步子往聖拉薩那面走下去，不見了。“行了，是時候了！”歐節納對自己說，“我遠遠跟着她們吧。”他認定她們是到一個公園去的，不會是特里尼德公園，那兒星期日灰土太多。多半是到居勒利公園，經過瑪特賽納教堂，走王室大街……

太遲了。她們彷彿被一陣仙風吹得看不見了。這真是一樁令人不能相信的事。幾秒鐘之前歐節納還看見她們轉過阿姆斯特丹街的路角。並且他並沒有耽誤多大的工夫就鎖上了門，跑

下楼来，他也沒在那些店鋪前面停留。在那种时候，在那一段路上，阿姆斯特丹街是相当安静的。必須过了布达佩斯广场，走到邮局和車站的附近，行人才真正多起来。不过他尽管左张右望望，都沒有用处，既沒有那个金黄头发年轻姑娘的影蹤，也沒有那个挂鍍銀柄拐杖老太太的蹤迹。

米朗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只有一座一座古老式阳台的灰色大楼。欧节納又跑着奔回来。他走进奔欧罗巴广场去的那一段列日街。一个人也沒有！說一个人沒有，就是說他沒看見他找的那两个人。他从新又朝往圣拉薩去的路上奔去，还是跑着。她們也許躲到一个凸出来的櫺窗后面去了。还是沒人！沒人！雅典街上他沒看見她們。布达佩斯广场上也沒有她們。并且按实际情形來說，她們也不可能已經走到那些地方。他围着广场繞了一圈，看了看那些通广场的长街。还是沒有！广场中間行人躲車的地方有一个小販在兜卖黏土做的烏龟和各种小玩具。淡淡的白色的阳光照在布达佩斯街这边一排木制的窗板上。許多汽車緩緩地轉动着車輪前进。

沒人！这实在是不可能的。欧节納忽然听见德拉特老爹的嗓音。在这种时候会听见德拉特的嗓音，真有点荒唐……“呵，呵，罗瓦先生，这两百法郎必須把它找出来，你的賬結錯了，也登錯了，罗瓦先生。我的賬是怎么轉的？这必須一笔一笔来对了……分戶賬哪儿去了？分戶賬一向是很复杂的。”当他初到这家商店的时候，德拉特就曾經向他提出不少难题考問过他。只有这一次欧节納对答不出来。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位主顧接到一张发票，还没有付款。老板就在这位主顧的往来賬上拨了賬。他将怎样收回这笔款呢？这就是德拉特所提出的問題。然而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呢？首先就是跟主顧把这笔賬的現款要过

来……欧节納的賬並沒有登錯。不过德拉特却一个劲儿冷笑着对他說：“你倒是給我講講这个道理呀，你倒講講看……”而欧节納这一回却答不出来了。具体的做法，欧节納是知道的。可是引用原理来解釋，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欧节納就頗感到为难。分戶賬原是相当复杂的。

阿姆斯特丹街上，从邮局对面起才有咖啡館和旅館。那个卖烤栗子的是在广场和阿姆斯特丹街的角上。他也卖榛子、无花果干、桔子、雀巢牌的咖啡。有几个妓女在人行便道上踱来踱去。老是看見一群英国人或荷兰人在一个旅館的門前唧唧喳喳地講話。几輛从哥本哈根或昂凡尔开来的光輝灿烂的車排列在广场上。卖彩票女人的尖嗓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咖啡館的柜台前面老是站滿了时刻变换的人群。侍者尖了嗓子在这堆乱哄哄的人声中叫喊着。

欧节納老是走着。他寻找一张面孔。这儿有的是面孔。好几百，好几千。各式各样的面孔都从这儿过。有很漂亮的香喷喷的女人，有面孔跟没人管理的街道上鋪路的石子一样干癟一样凄凉的女人。你如果高兴，你不妨猜猜她們的职业和她們的命运来玩耍一番。有些工人是专为过星期日打扮得漂漂亮亮，带着妻子和小孩出来；这几对夫妇根本眼里沒看見人群，就仿佛在一座无人的树林里走路。忽然来了一位穿着黑色燕尾服带着化学硬領的人，他很象是从誰家的祖先画像上溜下来的。你說他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人？不少年輕女子是上跳舞場去的，小孩們是跑着上电影院去的。

櫻色的、金黄色的鬚发，脑后挽着的髻，小髻、大髻、馬尾髻……女人的长袍和大衣好象都在欧节納眼前跳着华尔滋舞。

这个光滑面孔的女孩子，他却找不着她了。而他呢，是只要这一个。他并不想遇见其他别的女子。她跟中魔术似地无影无踪了。现在你还想找着她吗？哈佛十字路口的人群跟水似地流着，跟旋风似地转动着。那个人群连看也不看你，那个人群任什么也不跟你说话，你在那里比在沙漠里还孤单……面孔呀，面孔呀，你倒是在哪儿？

“我们从共和广场来，”夏切杜说，“我们游行来着……”

“又是示威运动？”欧节纳懒洋洋地问。

他并不疲乏，可是他感觉疲乏。他是从居勒利公园来。整个下午他就在园中的林荫路上转来转去。现在他是回家来了。他想先弄本书看看，一面等着。也许她们已经在那里了……

“今天是二月事件^①的纪念日，”夏切杜说，“好庄严的示威运动……”

“没出什么事吗？”

“没有出事，我任什么也没看见……我们听到了一个很悲惨的消息。”

欧节纳瞪眼看了看他。他们已来到四楼。爱伦纳·夏切杜带着她的女儿在他们前面走着。欧节纳看见了她们蒙着一层灰土的鞋。

“柯洛阿萨逝世了，前劳动部部长，您知道吧？”

“是的，”欧节纳说，“我知道他有病。多列士也病着。你们的运气太坏。在这种时候，你们不是很需要……”

他没把这句话说完，但是夏切杜明白他要说的话。党现在原

^① 一九三四年二月巴黎工人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举行三次大罢工反对法西斯，表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是正用得着所有自己人的时候，这是实在情形。

“他是什么病死的，柯洛阿薩？”

“他被割去了一个肺。后来得了出血症……”

“实在不幸的很……晚安，先生。”

“晚安，先生。”爱伦納說。她的丈夫也答了礼。芙腊也道了晚安。

“晚安，太太，晚安，芙腊。”欧节納說。

他听见他們回到了楼上还在低低談話。他們可能認為他是一个不大喜欢交朋友的人。夏切杜原想跟他聊一会儿的。欧节納却扔过去一个干涩涩的“晚安”，让对方明白他并没有意思再多耽誤工夫。回答他的“晚安”的又是那位太太。他却根本就没想到跟她寒暄。这个小女人其实是很随和的人，芙腊也很可爱，有礼貌……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唉！他們并不是怪物，我很知道，他們是跟你我一样的人，但是他們是共产党员，他們想掌握政权。政权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說共产党人想掌握政权，第一个意义就是說费尔南·夏切杜和爱伦納·夏切杜想要統治……不，不，费尔南、爱伦納、芙腊又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他們是奉命行事。人家对他們說：“你們到星广场去示威！”他們就到那里去示威。人們对他們說：“你們上巴士底广场，上共和广场那一段去示威！”他們就到那里去示威。他們弄了滿鞋尘土，喊啊，唱啊，弄得嗓子眼冒火回了家。这个小芙腊呢，他們如果把她带到布洛涅公园或樊賽納公园去玩玩不是更合适嗎？

从巴士底广场到共和广场。今天是几号呀？二月十一。二月事件的紀念日。二月六日右派暴徒企图向波旁宮进攻，在龔高特广场双方发生了冲突……欧节納想起了他的父亲。那时候

他的父亲正在巴黎。他来给绒线店进货。那个人是一向不问政治的。他是投社会党的票的，大概是那样吧。他那时落脚在巴士底和东车站之间一个情形最紧张的区里。那几天的事情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先是九日或十日的事件。十三日是全国总罢工。这个老头儿看到了示威者在街上喊叫：“拥护苏维埃！打倒法西斯！”当时有被打死的人，好几个人被打死，不是五个就是六个。

欧节纳的父亲坐在他的藤靠背椅里常常望着罗亚尔河的渡口讲述他的回忆，例如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他和他妻子一起到尼斯、圣米赛山、巴里茨那两三次的旅行，还有便是著名的二月事件。他说：“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运气不错。团结已经成功了，不幸的是……”他也常常讲起，有一天他正走出旅馆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在街上奔跑，满脸都是鲜血……欧节纳想不起当时的准确情况了，老头儿自己也不知道应把这些事安插在哪一种总的情况下。他是在叙述他亲自看见过的事。一个工人在街上奔跑，满脸是鲜红的血，仿佛戴上了一个红面具……

现在已经是黄昏了。窗上的灰色帘幕在颤动。街上的嘈乱声比前更响。在圣拉薩和布达佩斯两个广场上大概是人群正密集的时候。欧节纳歪在他的床上。隔壁小房里声息全无。六点钟已敲过。为什么这个女人还不回来？往常她不等天色全黑就回家了。她这个岁数着凉可不是玩儿的。还有那个小的呢……

楼梯边钥匙叮东叮东响了。欧节纳赶快跑到门边，把耳朵贴了门板。他听见老太太在喘气。她是一个人，她一个人回来了。那个年轻姑娘没跟她一块儿回来。锁簧响了一下，门又关上，楼梯上又声息全无了。欧节纳走到他的厨房里。缓慢的吃力的脚步蹭着地板又察察地响起来。她的确是一个人。一张椅子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那个小的留在巴黎了，留在巴黎的

一条街上，掺混在那夜晚灯光底下增长着和挣扎着的人群里了。人群里又多了一张面孔……

楼梯上一阵小孩们的笑声。那是美腊和达涅下楼去买什么东西，星期日晚上吃的面包、一包烟卷、一张报，要不就是去一边陪伴奖品太太一边听她讲故事。孩子们是幸福的。

第七章

事情经过是在歌剧院街闹事的那一晚。引导着人们的道路有时是古里古怪的。一切全不简单。有梦幻，有回忆，有慢慢积累起来的思想，有一天之中所迈的脚步——这也应该计算一下。一天之中有过的梦幻，迈过的脚步，都和夏切杜在小组会上所谈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的姓名一样。它们是老往上增……老增加……

“同志们，我们所应深深体会的是这些签名所代表的力量。有些人对你说：‘多一个签名有什么用？你以为一个签名就能把战争止住吗？’这正是我们应该好好坚持的一点。不错，一个签名没有多大用处，可是几百万签名聚集在一起就代表一种力量，这应该怎样说呀？对，一个实际的力量。这不仅是把墨水涂在纸上，而是人们用一种明显的、具体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对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同志们……”

他们小组开会的地方是在罗来德圣母堂背后一条小巷里。那是个宽阔的场所，有许多团体在那里开会。楼下大厅里有些青年在那儿演习歌唱。他们唱的是民间歌曲和西班牙歌曲：《四将军》，《渡厄布罗河》。

厄布罗河的队伍啊！
噠吧拉 噠吧拉，噠巴大，
厄布罗河的队伍啊！
夜晚渡了河，
哎，卡特拉，哎，卡梅拉拉拉。

夏切杜回家的时候和小学教师赛沙一道走。夏切杜正担任替赛沙把一部脚踏車修理兒新，他們就談着这个事。再过八天或十天車就弄好了。现在还缺一遍漆和一些零件、車閘、車灯等等。

天下着雨，克里西街上长长的好几排汽車停在巴黎杂技場的附近，雅典街上也是这样。夏切杜談起了他的女儿。他把情形講給赛沙听，赛沙給他出主意。法文，行了。她的作文常常考第一。算术就钻不进去，实在說并不是钻不进去，而是她淘气不用心，四則題时常算錯，該写这个数字的写了那个数字。再过三年，想让她入中学，可是那得一切都順順当当，力量达得到才行。那时候得先知道想把她造成个什么人才，并且决定选哪一科。赛沙就講开了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夏切杜搔了搔头皮：“拉丁文嗎？我真不知道她讀拉丁文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有本事照管她。还是不要讀拉丁文吧。”

他們要分手了，時間已晚，他們俩都想睡了。他們在雅典街和克里西街的街角上又談了一会儿。他們談起明天下午星期五将在歌剧院广场前面举行的示威游行，参加示威的人是曾被德国納粹运到国外作过苦工的人。赛沙曾在集中营待过。他說这次示威非常重要，人一定很多。他已經在各处談过，听的人都十分憤懣。在他們小学校里所有教师都一致承認希特勒的將軍們今

日在巴黎出現，对当年的抗德运动，对法国是一种侮辱。他特别举出他的同事一位社会黨員的例子。他們关于儒勒·莫克^①曾大大爭論了一番。这个家伙拥护儒勒·莫克，但是他承認看見斯波特尔和郝衣辛格^②今天随了德国代表团来到巴黎出席欧洲軍會議，都是叫人起反感的事。这是对法国爱国人士打了一記耳光。人們有时候就有这样的立場。这个家伙拥护莫克，但是他贊成歌剧院街的示威。他不一定去参加，可是无论如何……

天气很冷。人行道上又黑又湿。一种冷峻而狂暴的风直向雅典街吹来。夏切杜回到家里。爱伦納这几天身上不大舒服。大概是一种潜伏期間的流行性重感冒。芙腊倒没什么。他当然要輕手輕脚地走进去。她当然是已經睡着，脸对着墙。夏切杜想起了他的孩子嫩頰上披散着的黑色发鬚，想起从那半开的小嘴唇发出来的那么溫柔的鼾声。……

正是歌剧院街鬧事的那一晚，六樓的单身汉听見說拉白里姑娘已經离开了巴黎。她的父母动身到阿尔及利亚长住去了。“父亲在那边的电业公司里得到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工程师或是跟这同一类的职务，”奖品太太講給他听，“那位老太太伤心极了。那小姑娘是她頂喜爱的人。她还有别的侄子什么的，但她頂疼爱的是这个小的。可是那个小的又不便丢开她的双亲。”欧节納問道：“她的学业呢？”“噢！她的学业，她可以在那边去繼續的。她的父亲不愿意她一个人留在巴黎。总之，干脆說吧，他們是动身走啦。”

① 莫克是法國社会党重要負責人，一九四八年后屢任法國內政部長。一貫反对进步思想，有計劃地实施法西斯镇压手段摧殘人民的民主自由。

② 这两人都是德國納粹將領。大战剛暫在巴黎屠杀大量法國人民。

欧节纳没敢打听那小的叫什么名字。奖品太太嘴里只说：“那个小的。”也许她也只知道这一点。那位老太太大概也只是说：“我的小孙孙……”

隔了一座墙壁梦魂颠倒的这一段恋爱什么也没留下，或者说留下那么微乎其微的东西。连那个女子叫什么都不知道……一头金黄头发的侧影和黑色衣裙都消逝了。她也许假期中还会再来，不定哪天她突然回来了。在欧节纳的住房里，拧不紧的水龙头仍然继续着它的凄凉的嘲弄的歌唱。它在沉寂之中滴着水，好象在嘲弄什么人。呼噜，呼噜……

六楼的那对夫妇回来了几天，又走了。他们到诺曼地做买卖去了。他们是赶市集卖化妆品的。

在二月的浓雾里，欧节纳走到了阿姆斯特丹街。德拉特老爹怪模怪样的影子在磨砂玻璃隔扇后面晃来晃去，一面轻轻地咳嗽着。到了九点正，欧节纳打开了他的售货账，把头天的发票都转到账里。售货账，分户账，进货账，这是他的三本账。

花道几纸包着的账簿老老实实地在办公桌上等着他。有时候开发票的女职员和打字员勉强憋住的笑声隔了过道传过来。他们在讪笑谁？笑德拉特还是笑欧节纳？但是那些笑声很快就被打字机的声响遮盖过去。

欧节纳黄昏时才回家。那正是本街区的心脏跳动最快的時候。人群象浪潮似地向圣拉薩涌过来。卖吃食的门口有人群排着队等着。事情忙的人都在买醋拌牛头肉和约克火腿。圣拉薩車站那边火车在怒吼。这是歌剧院闹事的那一晚……

歌剧院街闹事的那一晚，在楼梯当中黎特太太严厉而凄凉的声音高声在喊：

“达涅，达涅！快上这儿来！你要干什么去？达涅，达涅，我怎样对你说来着？你回答我啊！芙腊哪儿去了？外面发生那种情形，我不愿意你走出去，你知道吗？”

“不用害怕，黎特太太，”女看门的喊着说，“我这儿看着他们呢。我不会让他们溜出门去的。”

“噢，好了，您可知道哈佛大院警察都满了，据说歌剧院那里……老板允许我早走一步。我走过黎舍利—杜奥街的时候，他们已开始集合了。我马上想起了这两个孩子，我真放不下心。还算好，阿芒特比平常回来的早。他们既是在您那儿，我就放心了。……”

“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害怕，黎特太太……”

黎特太太一面说一面顺着楼梯走下来。现在她已到了二楼，女看门的抬起头对她说：

“您不用下来了，回去吧，他们在这儿陪着我呢。到时候我会打发他们回去的。”

“千万不要让他们太麻烦您啊，威杰太太……”

“噢，他们从来也不麻烦我。”

“现在这些事可真叫人害怕呀。那一天是在星广场起了冲突。现在是在歌剧院街。没个完啦。他们在好些地方都卡住了不让人过去。到处都是警察卡车……”

“特别是在歌剧院街……”

“是的，歌剧院街。”

“还有星期天呢，多半也有事吧？”

“是有事，夏切杜夫妻俩都去了。这一对呀……芙腊真是在您那儿吗？”

“是，他们两个人都在这儿呢。他们在温习功课。我跟他们

說啦：功課第一要緊！

“真厲害啊……我的老板說：‘共产党这回要拚命大干一下。’”

“我听说这回是那些曾被德国抓去当过劳工的人和从前打过仗的人……因为来了德国的几个將軍……”

“几个將軍？这个我不知道……”

的确是沒个完結了。圣拉薩車站嗡嗡的声音比平常响得多。一队一队的人向哈佛街和歌剧院街走去。一輛警察卡車停在龔鐸賽中学門前。从車里下来了不少的保安队兵，笨手笨脚地在行人便道上乱成一团。哈佛大院和羅馬大院里停着十几輛卡車。来往交通非常困难。各交叉路口車輛都挤住不能动。警察們都十分紧张。他們在哪儿游行示威呢？

那些做小买卖的仍在兜攬主顧。究其实，可以說还是跟平常一样的一个夜晚。卖玻璃手提包的女人在糕餅店旁边攔着一把紅色手提包不住地搖，好象任何事都沒有发生似的。那些提包被灯光照得亮晶晶，十分好看。那个卖花女人在橫穿哈佛街地道的入口前面跟平常一样唧嚶着：“太太們，买点鮮花吧，买点鮮花吧。”还有那个卖彩票的女人在浓霧和潮湿的小风里喊着：“碰碰运气吧，碰碰运气吧，当晚开彩……”

欧节納想起了他的水龙头。这就是他今晚唯一的伴侣。一个在脸盆里滴滴嗒嗒漏水的龙头，还有便是那张面孔……一个金黃头发女子的面孔，这个女子，他可从沒有看清楚过。他从沒有跟她說过話，握过手。他只是在上下楼的当儿瞥見過她一眼。就跟一个幽灵一样。他爱上了一个幽灵。他隔着一座墙壁听見過她的語声和她的笑声。金黃色的头发，一张瘦小白淨的面

孔。他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只看見過扶着樓梯栏杆滑下去的一只小手……回头他回到了他的住室，他還要把耳朵貼了牆聽一聽，可是只能聽見祖母吃力的脚步声和一種夾着唉聲嘆氣的緩慢的呼吸。年老的人常常是這樣嘆氣的。

他很想回家，但是他害怕他那層樓的沉寂，他也怕他那冷冷清清的住室、水龍頭的呼嚕呼嚕，還有隔壁房間里拖椅子的聲音，那會使得孤寂的滋味越發沉重難受。……

上歌劇院廣場：留神，可不要又跟上次一樣糊里糊塗被人逮進去啊。那兒的情形怎麼樣了？夜已來了。夏切杜大概在那邊某一個地方，和他的同伴們一起。留神吧！

六點鐘左右歌劇院廣場上人群稠密起來了，不多一會兒劇院前面階台上黑壓壓地擠滿了人。

群眾慢慢地但是川流不息地來到了此地。從加布希尼路的两頭，從奧拜街、阿雷維街、歌劇院街都滾來了黑呼呼的人浪，一直涌到廣場的空地裏。在天空浮着一片似明不暗的亮光，但另外還有一些亮光顯示出人群的浪濤。並不是太陽的光，乃是好幾千小的三色旗^①發出的鮮明光輝。

一面是人群推着汹涌的浪濤在白的黑的石上滾滾而來，一面是那些彫象^②靜止的舞姿，這是一幕奇異的場面。沿着歌劇院街，只看見一片公共汽車的車頂在那里顛動，在那里遲疑徘徊。它們很固執，很耐心地擠在群眾中間，後來却一動不動了。車門旁邊有些人舉起胳膊喊叫，聽不清楚他們在喊叫什麼。

在灰色的空氣里漸漸顯出幾條電燈的光亮，稀少而脆弱的

① 法國的國旗是藍、白、紅三色。

② 指歌劇院正面的彫影及塑象。

光亮。群众的声音增大了。先是波涛冲击和浪花起伏的声音。千万种的谈话跟花边似地一条一条撕碎在各处，回头又合拢起来成为一幅乱哄哄愚弄人的集锦图。

突然在九月四日街口，一个尖得象一支箭似的女人声音首先发难喊出了：

“反对合作者，反对杀人犯！”

全场忽然鸦鹊无声了，这样也许有两秒钟；在这两秒钟内，人们好象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除了人人都在支耳倾听外，那一声喊叫是那样强烈地穿破了空气，连那些女神、舞女和黑黝黝、肩膀的歌女形象，甚至于高处屋顶上面的那些形象都向前探着身子，掩藏起他们裸露的咽喉。

嗡嗡的乱声随着又起来，各处升起了喊叫声。欧节纳听见的是：奥拉杜、和平、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党徒那些字，并且歌声也起来了。嗡嗡的乱声变成了歌声，随着又变成一片嗡嗡的闹声。

“这是什么？”欧节纳心里问，“这是什么歌？”

在他身旁一个戴眼镜的人，跟一只公鸡似地踮起了脚，仰着下巴颏在大声吼叫：

“巴黎不要希特勒党徒！”

那个人用那么大的劲踮起脚来，所以不能不撑着欧节纳的胳膊，以免歪倒。但也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跟着那个人就撤回身子。欧节纳不敢回转头看他。歌声在远处继续着；别的喊声从这堆好象田里麦穗似的人头海洋上发出来，每喊一声，歌声便显得更沉着更有力，并且这种歌声跟浪花似地同时从各处传过来。已经是黑夜了。

那个戴眼镜的人声音就在欧节纳的耳边隆隆地响着。唱的

歌是《馬賽曲》。他听了半天才听出来。“勇猛的战士在田地里怒吼，你们听见吗？他们是……”

他看出——一根电灯杆下面有东西象波浪似地慢慢动起来。原来是一个白茫茫的队伍走起来。白色是从走在队前的人们衣裳上发出来的。那是穿着劳工的带道儿制服的一些男人和女人。

欧节纳不大看得清楚。他是站在台阶的最下几级，临奥拜街的一面。可是带道儿的衣裳高起来了。原来有人把他们架到了肩上。内中有一个特别年轻的人扭转了脸看广场。瘦瘦的脸，一头浓厚的头发。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在那一堆人头的上面，我们首先看见的便是他，他嘴里喊出一些话，群众立刻就随着喊：

“要和平，要和平……”

喊的节拍更沉着更清楚了。感觉到群众是按着节拍在表示愤慨：

“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和平！”

九月四日街那方面，《马赛曲》还在唱着。人声在欧节纳耳边先是激烈地爆炸，随后是隆隆地响着。先是沉着的按着拍子的喊声：“我们——要……”随后是坚决地、短促地跟抽鞭子似地：“和——平！”

广场的那一头，《马赛曲》停止了。整个人群都喊着要和平。

吼声低下来了，接着，迟缓的微波又起来了。现在人群几乎是静悄悄地在骚动。但突然阿雷维街方面又爆发起喊声。大家的头向着四面八方来回张望。人们彼此打听，彼此报告消息。当时的声响好比暴风雨中的一阵落叶的声响。有一个人说：“他们在春天百货公司前面进攻了。”另一个人说：“在赫斯曼大街，赫斯曼大街。”

从阿雷維街传来的喊声追上了那些当过劳工的队伍，这个队伍正在黑压压人群里波浪似地前进。队伍停了一停，又向意大利街弯弯曲曲地走了起来。在各交叉路口响起了警笛。是警察……

欧节納似笑非笑地笑了一下。警笛是从和平街传过来的。和平街！我倒要請問一下，……人們說“和平街”正跟人們說“快下雨”一样，簡直不知道这些个字眼究竟有什么意义。不錯，“和平”这个字是一个很甜美的字。馬上就想到一片綠色的地方，一个阳光閃閃、沒有忿怒、沒有紛爭、春天留在那里不再逝去的地方。今晚，在这种混乱之中，馬达声、狂呼声、警笛声响成一片的时候，“和平”这个字变成了一颗明星，一种芳香。如果这些人，如果这些人……

奥拜街上閃着亮光的人群都向歌剧院扑过去。离交叉路口二十呎的地方，警察卡車都突然煞住，車閘发出了哀鳴。游行大队在意大利街那面正在前进。发出一种有力而渾厚的声音。那是几千双鞋底踏水泥地的响声。五千个人头向意大利街拥过去，五千张臉在路的灯光底下向前走着。

队伍的前头，許許多多标語牌在那里搖晃摆动。有标語牌，有小方旗和古銅色走穗的白光閃閃的大旗。人們在队伍中間又看見了那一片白。那是当过劳工的破烂衣服，在黯淡的群众长河里显得特別触目。

欧节納猛然一下子轉过身来。

他已听出警察进攻的声音。那些警察已在那些咖啡館冷清清的門前奔跑起来。

欧节納急忙向上爬了几級，随后又轉过身来。他有点害怕，可是他还是愿意看一看。

保安队兵和群众眼看要接触了。一个身量非常高的警察，走在别人前头，举着棍子向人群扑去。

人群闪出了一个缺口，腾出一块空地，可是那些警察越往人群里面走，脚步却越发慢起来。他们的木棍左右地打着。从队伍的后面又掀起一阵骚动。一大堆人向保安队兵拥过去，保安队兵退下去了。

欧节纳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最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昂着头望着乱七八糟的保安队兵，一条腿屈着，伸起一只胳膊，张着手。他最初以为便是那张面孔。不，原来不是的，这个女子头发是棕色的。不可能是……她的手愤怒得在颤慄。他望得见那个大喊大叫的女子张着手。她是用了她的全身力量扯足了嗓门在喊。唉！这张面孔啊……她喊得那么起劲，头是向后仰着，直仿佛她在欣赏天空。这样的情形也不过一秒钟，半秒钟，三分之一秒。

有一道亮光照着这个正在喊叫的女子的棕色头发。气得发抖的手一会儿没在黑影里，一会儿出现在亮光里。

“不准纳粹在巴黎存身。不准纳粹在……”

那个大个儿警察的棍子先是落在那只手上。被击中的胳膊立刻下垂，悬在裙子的一边。那个女子一失去重心，正把前额送到高举的木棍前面。

一根木棍的沉重分量落下来了。一只紧紧握着木棍的拳头。一个少女的前额。头发。木棍打在肉皮上。肉打裂了。鲜血……

欧节纳转眼看别处。那个女子滚倒在地下。再也看不出她的面孔有多么洁白了。只看见她在地下瘫作一堆。人群向保安队兵飞跑过去。那个大个儿警察哪儿去了？看不见他了。游行大队

馬上散開，跟一個浪頭似的滾向那些保安隊兵。那個野蠻畜生的暴行，引起了當場所有人的一陣長聲的怒吼。群眾一字一頓地喊道：

“殺一人一凶一手！殺一人一凶一手！”

歐節納退到了黑暗地方。

遊行隊伍緩緩地沿着馬路前進。有好些人出現在窗口鼓掌。標語牌和大旗在人頭上搖搖擺擺。有一片笑聲，並且是一陣陣响亮的暢笑，充滿了挑釁的意味。喊聲一陣跟着一陣毫不間斷；這是從各个方面涌出來的，彼此還互相呼應着。在隊首有一個人喊出：“打倒戰爭！”一個男人的粗壯嗓音就接着喊：“不准再有奧拉杜慘案！”後面一隊青年立刻就喊：“法西斯主義過不去。”

他們把這句話分做了兩截來喊。先喊：“法西斯主義……”這個名詞是用詢問的口气喊出的。於是它揚着它的毒蛇的頭高高地躡了起來。熱烈的人聲接着用他們有節拍的音調再喊：“過不去……過不去。”好比用鞭子在抽打着它而把它切斷。喊到末一個字的時候，那個蛇頭就被打落地下，被踩，被踏，碾得粉碎。

這個口號在群眾里面傳布開了。它壯大起來，變成更有力，更有節拍。好象接觸到這種怒吼着的節拍的燈光都在哆嗦，好象禿樹的枝椏都跟遊行人的胳膊一樣在擺動，好象兩旁的樓房都隨着男男女女在一起行進……

賽沙在夏切杜耳邊大聲說：“人民……”

夏切杜沒有聽清他下面的話。人民？賽沙想說什麼？他也許要說：“人民必定得到勝利。”對，人民。巴黎的人民，法蘭西的人民……

在地下電車道里，在火車站的周圍，在十字路口，人們的面

孔看上去簡直可以說都是一個模樣的。誰也不想到他們。提起他們的時候只是說，那是群眾，那是一些人……僅僅如此而已。沒有人想數數他們的數目。也想不到他們在人群中占一個位置。雖然也知道他們有他們的苦痛和他們的愛情故事，可是說起來，只說那是群眾。再沒有別的了。即便想到這些人，也只是想上一回，從此就再也不想。人們忘掉了一樁事，就是這些人的忙忙碌碌無動于衷的面具，是可以揭下來，馬上成為血肉之軀，發出狂呼與怒號的。主持主持公道吧。

你們知道他們是存在着，他們是生活着的嗎？他們并不居住在烏有的王國里。他們是被計算在人當中的。他們就住在這個城里，在這個國度里。這座城的牆就屬於他們。這些牆也這樣說。它們在那裡說這些人是存在的。并且还加以證明……

人們常說人民，巴黎的人民……以為這僅僅是一種說法。以為這是歷史書本里的一句話，代表過去時代的一種說法。但是這句話是有生命的。

“這句話是有生命的。”人們偏偏忘記了這一點。人民是有生命的。當年學校教師會跟你們講過法蘭西的人民，你們今天重述這句話的時候，你們便聯想到你們的舊書和那些古老的插圖，上面畫着在封建古堡附近耙地的農奴，路易十四時代飢餓的農民，大革命時代的革命黨人。他們搖晃着他們的大叉，舉着他們的長矛在威脅巴士底獄。這些人曾經有過兒子，現在也還是有兒子。舊書本里的人民至今還是有生命的。歷史並沒有停留在一本殘破舊書本的目錄里面……

賽沙和夏切杜注意傾听着人民的怒吼。這是他們的人民，這是他們自己的血肉在石塊和大樹底下怒吼，是自己血肉的廣闊波濤在沖擊樓房的正面。向前奔流着的人群現在變成了向

前行进的整个人民。他們的面前，他們的周圍，他們的心窩里，都是历史。

巴黎的人民，我們聽見他們在忿怒、在歌唱，从瑪特賽納教堂一直到巴士底廣場，从孟瑪特街一直到中央菜市。他們在斯塔斯堡和圣特尼一帶跟保安队兵搏斗起来，在水塔街也在搏斗。另一支游行队伍沿了鮑索涅街前进，从雷奧姆街、孟刀葛街横穿过去。在中央菜市里一个当过劳工的人讲了話。当地的住戶都伏在窗口。那是一个凄清寒冷的黑夜。喊声越来越响，直入云雾弥漫的天空。“不要忘記奧拉杜事件。不給納粹武器。巴黎的人民要和平。他們为了和平而搏斗。”另外一队是从巴芒皆地下电車站出发的，沿着共和路下来，直达儒勒費里路，然后經唐不勒街高声喊着穿过共和廣場。被风吹散的雨絲已淋湿了黑暗中高高聳立着的紀念普选銅獅。警察在杜比戈街角上正在进攻。那些警察打算从那些当过劳工的人們手里搶下他們搖晃着的標語牌：“不要忘記奧拉杜事件。不給納粹武器……”一个衣服襤褸的男子倒在石路上。人民狂吼了一声也进攻起来。那些黑色的汽車嗡嗡响起来。警察往后退走。現在是人民向前推进了。巴黎的这些街道，在今晚就是历史的道路。

在黎舍利—杜奧街上保安队兵都向大队的那杆国旗扑了过去。簡直可以說他們憎惡的不是背負这个象征的人，而是国旗本身。仿佛那面旗子在使他們痛苦，让他們手也痛，眼也痛。

他們在游行队伍中間扫蕩出一块空地，于是那个举着国旗的游行者突然間孤立起来。保安队兵把他团团围住之后便一齐动手打他。那个人先是两膝着地倒了下來，随即躺在地下。游行的人馬上汹涌过来。夏切杜和賽沙也向警察奔过去。大家于是混战起来。保安队兵用尽平生的力量在打人。他們是站在人

行便道的边上，占了居高临下的便宜。只听一片沉闷的击撞声、叫骂声和喊痛声。在夏切杜身边一个人拿手捂住脸，脸在淌血。一个妇人声音在叫：“来吧，来吧！”后面是群众怒吼和唱歌的声音响成一团。赛沙和一个保安队兵正在扭打着。夏切杜只见他的同伴活象一个面包师站在揉面箱的前面，向前歪着身子在挥拳。但已不是对付一个保安队，而是对付好几个了。那面国旗哪儿去了？那面国旗……倒在地下，被人践踏，被扯得粉碎，埋在尘土里了。夏切杜心里说：“必须打退这些人，必须把国旗夺过来。太卑鄙无耻了，竟然撕了国旗；必须把它夺过来……”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抬走了那个穿带道儿劳工制服的年轻人……夏切杜心里说：“他们简直是一群狗，他们打坏了一个曾被抓去当过劳工的人，还撕破了那面国旗……”

一种冷静而强烈的怒火突然湧了上来，他向前扑了过去。他用全身力量喊出：“杀人的凶手！杀人的凶手！”

是的，他们真正是一群制造灾难的狗，强横霸道的狗。他们竟跟妇人们、被集中营留过烙印的人们、跟法兰西的国旗动起手来。法兰西的国旗。一根木棍紧擦着夏切杜的头过去。他的一只耳朵滚烫地热起来。他弯腰向地下一看。他的脚刚刚碰在一根木头的旗杆上。

“留神啊，国旗在这儿呢！”

从马路上于是一阵旋风似地拥过来许多人。人群之外又添了人群。

夏切杜手拿着国旗。他慢慢地把它举直，高举在那些人头的上面。国旗只剩下一块碎布还缠在旗杆上，并且已被烂泥弄脏。赛沙呢？赛沙上哪儿去了？保安队是往后退了。在人民面前，他们总是要退却的。人民一聚合起来，他们就任什么办法也

沒有了。

好几千人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喊着：

“法西斯主义过不去！法西斯主义过不去！”

芙腊告诉黎特太太说她要去看看奖品太太。

黎特太太说：“你可不要走出去啊。看过马上就上楼来，并且你的妈妈也快回来了……”

这个善良的妇人随着又说，这是给自己听的：

“还有你的爸爸，我希望他能平安回来，可别摊上什么倒霉事呀。这两个人啊，真不如待在家里照顾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有多好啊……”

楼梯上静悄悄的，灯光也不亮。忽然自动关闭的电灯熄灭了。芙腊就在黑地里了。她摸着黑走到第二个开关。楼梯上并不暖。她又没穿大衣。那时已八点多钟。爹妈应该回来了。达涅在楼上。他正在抄写他的算题和文法。是芙腊先做完了她的功课。于是她说：“我想下去到奖品太太房里等我的爹妈……”

楼梯上一片漆黑。从那些紧关着的房门背后发出模糊不清的人声和各种剧烈的声响。芙腊跑着下楼梯。不，不，吃小孩的“麻胡子”^①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可是这个楼梯实在太黑。仿佛有人在转弯角上等着你。一些穿黑衣裳的人。正是父亲谈过的那些人。那些杀孩子的人。吃小孩的麻胡子也许有的……但至少在家里总不会有吧。用不着害怕。

芙腊想法子不让自己害怕，可是从黑的帷幕中总象有奇形

① 原文是Ogre，法国民间故事中喜欢吃小孩的巨人。“麻胡子”是我国北方用来吓唬小孩的神话人物，据说是指麻叔谋，他平生也最喜吃小孩，故借照此字。

怪状、发着狞笑的面孔钻出来。这是什么地方送出来的这种煎菜的声音？是麻胡子做饭的声音吧。

“噢！”麻胡子对它的妻子说：“让我来吃这些孩子吧，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把我那把大猎刀给我，我要去看看他们的肉对我的牙口是不是够嫩的……哈哈！”

各个角落和各个幽暗的地方，风声都送来了那些黑麻胡子的狞笑声。它们穿着带铁掌的鞋走近来。它们带着枪，它们用枪托打人，它们憎恶小孩，憎恶小孩们的父亲……

“爸爸，我的亲爱的爸爸，你在哪儿呢？快来抱抱我吧。妈妈，我真想睡了，不过得你摩挲着我的脑门儿，我才能睡。那时候我才能琢磨我的地理课……巴黎地区的平原被塞纳、玛纳、瓦士、爱司纳四河天然地分为若干区。气候温和，土壤和植物种类繁多……”

可是你看奖品太太把她的房门关上了，因为天冷。街上很安静。听得见人的脚步和车轮转动的声音，这跟每晚的声响一样。好了，不怀善意的黑暗消失了。这是一个跟其它夜晚一般无二的夜晚。父亲这么晚还不回来。母亲快回来了。你听见吗？他们来了，不是他们，是一个往克里西街去的少年。……是一个女人拿着一小条面包……

芙腊溜到大门外。她迈着小步沿着那些黑暗的楼房前面慢慢地往前走，寻找她的父母……圣拉萨有好些警察，好些笨重卡车集中在灯光照不着的角落里。

车站大厅里静悄悄没有人声。人们都不敢到这儿来冒险。那个孩子的小步发出一种深远的回音。谁在我后头走呢？是麻胡子，是怪物吧……爸爸，你在哪儿呢？是麻胡子把你背走了？

芙腊跑起来了。她的心直跳。仿佛身后有黑夜里出现的

那些丑恶面孔追逐着，这个小姑娘在方块石路上狂奔……

告诉你吧，对欧节纳来说，一切都是从歌剧院街闹事的那个夜晚开始的。首先是他又害怕起来。正和星广场那次一样，害怕挨揍，害怕被警察逮去。警察，你当然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被拖到派出所拘禁起来！

等到群众带着悲剧气氛的骚动声怒吼起来，整个广场就改变了面貌。黑色的和白色的街石在风云不测的天空下变成了一幅极可怕的图景。警笛声刺破了耳鼓。不但刺破了耳鼓，还刺破了肺胸。那是一种极端凄厉的印象。就仿佛一把刀在割开你的肉。于是欧节纳再一次又愤怒又焦虑地自己问自己：“我到这儿来干什么？谁也没要求我来。这些事本来与我无关。无关，无关……”

还是走开吧，跑走吧，好躲开这场混乱。

欧节纳跑起来了。在他身后，广场还是在怒吼，那些石块和影象上面荡漾着被撕碎的片片断断的《马赛曲》。逃开吧……

到了特龙舍街和郝斯曼街的交叉口，欧节纳放慢了脚步。那时候交叉路口几乎是安安静静。欧节纳从一些保安队面前走了过去。他竭力用从容不迫的步子走着，正象一个良心坦然、安稳回家人的样子。

那些保安队堆挤在墙脚下。他们都一声不响。好象是一滩墨水，一堆沉默。他们在那里等候。

哈佛大院的大钟在昏暗的空中高悬着。看得见迷失在模糊的钟盘上的两根红指针，好象黑血凝成的两支箭。

欧节纳在圣拉萨的皮亚咖啡馆停了一停，喝了一杯兑水的薄荷酒。他很渴。喝完慢慢地悄悄回了家。

又是黎特太太的声音，一种辛酸嗚咽的声音在樓梯中間喊：

“那末，这小姑娘沒在您那儿？”

“沒有，沒有，我沒留心，我正在吃晚飯……”

这是那个女看門的在答話，她站在樓梯的第一級，仰着头。

“她跟我說她到您那儿去，威杰太太，等她的爹媽。她已做好功課，达涅也正要做完……”

“沒有，沒有，沒看見她。象这样一个小孩，占不了多大地位，一出溜就过去了。好久了嗎？”

“不，沒有多久。等我来想想……有一刻鐘？不到，也就十分鐘吧……她走不了好远……她是不放心她的爹媽了……她不放心了，对的。她的媽快回来了。唉！实在說起来，也真……”

大家知道她，黎特太太心里是怎样想法：“夏切杜这一对共产党，他們与其到那些示威游行里面去瞎混，还不如多照管照管他們的女儿。如果芙腊倒在一輛汽車底下，看他們怎么办。不，我說起瘋話来了，她不会走多么远的。不管怎么說，她总是一个很明白道理的小姑娘。按她的岁数來說，就算是很懂道理的了。她是迎她的爹媽去了。”

欧节納詢問事情的經過。她們就講給他听。小芙腊跑出去了。她不放心。她的父亲在歌剧院参加示威游行。“歌剧院，那我知道。”欧节納說。“啊！您看見了？您从那儿过？您走得过来嗎？”欧节納回答說那儿的人可太多了，并且有很多的警察。那两个妇人听了直摇头。

可是这个小的！独自一个人！她跑到哪儿去了？黎特太太說：“我去看一看吧。”“用不着，用不着，再等等看，”那女看門的說，她的語声可也显出有点不放心，“老是出事。永远不得省心。”

欧节纳想起了他的住室。他好象看见了他那间缩在楼上完全沉寂的卧室。床前小桌上摊着一本书。只要他一关上門，沉寂就来；又是糊壁彩紙上面靜止的花朵儿，漏水的龙头，厨房的墙那面拉白里太太小步的走路声，她也是冷冷清清一个人了，因为那个金黄头发的面孔早已走开。

欧节纳已预备上楼梯去。他迟疑了一下。这个小芙腊……

“她大概是上了阿姆斯特丹街了，”黎特太太說，“我去看看吧……我煤气炉上还煎着菜呢……”

“还是我去吧，”奖品太太說，一面吃力地迈着步向門洞儿走去。

“您沒遇見那孩子嗎，先生……罗瓦先生？”

沒有，他沒有遇見她。誰都明白象这样一个夜晚，沒人愿意在街上多停留。大家都急想回家。这点，这两个妇人都明白，都清楚……

“我去看看吧，”欧节纳嘟嘟囔囔地說，“这个小姑娘……誰也不知道小孩子們会干出什么把戏来。誰知道他們脑子里想些什么。他們着了慌，害起怕来，就跑起来了……于是……”

有一天夏切杜跑来让他他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对他說过这样的話：“罗瓦先生，如果战争爆发，如果他們弄死我的女儿，如果他們把这一市区的孩子們都弄死……”

他們不会弄死芙腊的。那是疯了才会想到有人要弄死芙腊。誰也沒說要弄死芙腊。这孩子一定在圣拉薩方面某个地方蹣跚着呢。她在等候她的父母。这个小姑娘心里是着急不安的，但是这一带的街道她都熟悉，她也有走十字路和躲汽車的习惯。

那两个妇人留在了家里。黎特太太翻来复去地煎她的菜，奖品太太在滤她的咖啡。手里拿着大匙子哆里哆嗦地把咖啡从小锅里舀到滤壶里。阿芒特和她的弟弟达涅使劲在闻炒熟土豆的香味。

阿姆斯特丹街上家家都上了护窗板。行人不再一群一群地过了。便道上橐橐响着单行人的脚步声；尽那一头，圣拉薩的霓虹灯在潮湿的黑夜里发着灿烂的亮光。欧节纳左看看右看看。一个小姑娘的个子是不大的，顺着墙角悄悄地就溜过去了。她在这儿了，不，什么也没有。

总也没法知道一个小孩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们会制造故事。那个女看门的老是给他们讲故事。想象力再跟着一活动，跟着一活动……

邮政局。饭馆。地下室有打台球的人。门前有等人的妓女们。玻璃缸里有鲑鱼。欧节纳来到了哈佛大院。他走到屋檐罩棚底下。他向地下道那面望了一望。是芙腊，对，是芙腊。他叫了她一声。她跑起来了。她害怕了……

“芙腊，芙腊，别害怕……”

他就在冷清无人的洋灰地上追赶起她来。脚步声在玻璃罩棚下面响着。卖报的亭子是关门了。她向候车室的石阶奔过去。

“芙腊，芙腊，等着我……”

她认出是他来了。他牵住了她的手。是的，先生……她是在等她的父母。他们就要从哈佛街走回来。

一张小孩的面孔是多么微小，多么玲珑。黑影好象在摩抚着它，那样小心翼翼地摩抚着，真叫人无法形容。黑影先是围了

它的下巴轉，然后又伸到細弱的頸項旁邊。嘴唇微微張開着，露出了精光四射的細小果子。頭髮在暗淡的眼睛旁邊擺來擺去。

芙腊的手握在欧节納的手里稍稍有點顫抖。他努力發出一種他從來沒有使用過的對小孩們說話的聲調。那是一種很古怪的聲調。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沒有這種習慣。

“你做完功課了？達涅留在家里了？你為什麼這樣跑出來？黎特太太可着了急啦。你媽媽這就要回來，沒有錯。不要害怕。你怕什麼呢？”

這種古怪的聲調從他喉嚨里發出來，他自己聽着也覺得別扭。說話也不利落了。

夏切杜太太站在門房前面。她剛到家，是從克里西街回來的。所以芙腊沒有碰上她。可是費爾南還沒回來。夏切杜太太所以趕回來是因為不放心芙腊。費爾南現在在哪儿呢？他也快……那孩子一直扑向她的母親去。她抽抽答答地哭起來了。這就是為什麼她的眼睛是那樣暗淡，面孔是那樣纖小的緣故，原來她好久就憋着要哭了。

欧节納躺在他的床上了。一切都安安靜靜。整個樓房快要入睡。它就要墜入黑夜的沉默里，沉默得跟睡着一樣。不過是不是人人都睡着，却不得而知了。正如在《癩腿魔鬼》^①的故事里一樣，如果把那些頂棚和屋頂都揭開的話，也許可以看見許許多多奇怪的場面和別人不知道的痛苦。這一個男子在教他的黃

① 法國小說家勒薩日(1668—1747)的名著。

金，这一个女子在回忆她的爱情。这些面孔是又哭又笑。嘲弄人的水龙头滴着水，好象在计算秒数。一张金黄头发的面孔在幻梦的雾影里憔悴不堪，一个小姑娘一心想睡着。那是一张温柔的面孔，比桃子的茸毛还新鲜还柔软。

可是你看，还有其他一些面孔……那是一个在街上狂奔的人的一张面孔……一张印着血迹的脸，痛得颤抖，流泪，好比圣维劳尼克的那块布^①……另有一些面孔在欢笑在歌唱。巴黎许许多多十字路口都发出一片胜利的吼声。

第八章

这是一个曾经替老年人着想的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应该着重的是一个人的生平事业。这个人生前实在是一个正直的好人。

奖品太太头上盖着黑纱，弯了腰，躲躲闪闪地迈着小步往里走。谁也没有查问她。有些人在门洞底下悄悄地说着话。一队穿蓝衣服的工人送来了一束玫瑰花，在奖品太太的周围飘荡着香味，从那边大厅里还送过来别的一些鲜花香气，轻飘飘清凌的芳香。

奖品太太到这儿来并不是为讨夏切杜的喜欢。她原应该来一趟的。每晚作祷告的时候，她总是替这个人祷告，她可不认识这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应该注意的是他生平想要做的事。这个人曾经想要做些好事的，天主自会把他引在自己的

^① 据传说，耶稣在各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妇人名叫圣维劳尼克拿一块布替耶稣擦脸，耶稣的面形便印在了布上，永不消灭。

身旁。

并没有人向奖品太太索看任何入场凭证。她走上了拉卡塞德大厅的台阶。她并不知道这个大厅的名字。夏切杜告诉她的是：让皮埃丹包街。她就奔了让皮埃丹包街，九十四号。她一看就认出来了，因为门口站着一堆一堆的人，停着许多汽车。

大厅似乎非常宽大，全部蒙着黑色和白色的帷幕，有如一座大教堂。厅的尽头直立着一幅目光熠熠的影像。这是一张仁善的面孔。这是一张非常和蔼的面孔。目光里含着一种微笑的光亮。这个人生前一定善于讲话，善于体会别人。

女看门的手里的紫罗兰，梗儿都棉软了，外皮也蹭掉了点。她在手里攥了好久。在地下电车里人是多的。车里也热。

柯洛阿萨的象片四周缠着红色的和三色的绸条。蒙着黑纱的灯光射在玫瑰花和红的石竹花上。来宾的脚步在地毯上沉闷地响着。

奖品太太渐渐靠攏象片。她流着小颗眼泪默默地哭着。在这背光的地方谁也不会看见她在那里流泪。她向墙角走过去，停在一堆人的后面，谁也没注意到她。她望着象片祷告起来。“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见圣，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尔免我债，如我亦免，负我债者……”

简直可以说柯洛阿萨一双熠熠的目光在这香气四溢的宽阔大厅里只盯着一点，那就是奖品太太停在那里祷告的地方。暗淡的亮光跟微弱的星星一般忽明忽暗地颤动着，多少条反映过来的亮光在一堆一堆的鲜花上面流动。

这个人生前曾想到年老人的养老金，曾想到人们暮年的孤寂日子，曾想到那些拿不动工具的颤慄的手。

紫罗兰在奖品太太的手里哆嗦着。对这个人，她也要给他一份奖品，她送给他的是一把紫罗兰和祷告里面的词句。今晚和今后的每天晚上她在祷告里要加上替他祈祷的话。她要把他的名字加在她所爱的那些人名里面。

她是必须来的。她读过这个人的传记，她要亲自来向他致谢。

在她前面的人已经走开了。另外一些人在地毯上迈着静悄悄的脚步又来到了。他们献上花束和花圈。隐隐约约只听见一点花瓣的摩擦声。

你看跟奖品太太一样的老年人也来到了。一个穿皮上衣、嘴上有两撇浓厚白胡子的工人。他拿着一束红色石竹花。一个矮小的妇人弯着腰挂了拐杖吃力地走向遗体。她停了一停就又走起来，她现在是站在那些鲜花旁边，她的头一会儿抬起一会儿低下。她的嘴唇动着。她也在祷告，跟奖品太太一样。“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偕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

奖品太太顺着次序走到跟前，把紫罗兰花束放在那香喷喷的鲜花堆的边儿上。她闭上了眼，肃然静默了几秒钟，然后踮着脚，后退着走开，让位给那些后来的人。

有几个工人，也有老的也有年轻的，神色十分严肃地在那里守灵。……

在这二月的天空里，云和烟是分不清的。风吹散了那些瞬息即逝的景色。天下起雨来了，下在巴黎市里铺着石板和发黑的瓦片的屋顶上。塞纳河上懒洋洋的小艇周围，水珠跳跃着。

风摇摆着树，吹散了雨丝。行人弓着背匆匆忙忙地走着。摆旧书摊的人把那些旧图片都收拾起来，雨已把它们打湿，一阵风可能把它们扯破。有那么一会儿，人人心里在问风究竟能不能

战胜雨。结果是雨战胜了风。凄凉的星期六！

特里尼德花园空寂无人。雨点打在黑白石块和孩子们堆集的沙土上。看园人躲在避风阁子里。一辆辆挤满了乘客的公共汽车沿了圣拉薩街开去，发着刺耳的响声。便道边上撑起一把一把亮光闪闪的雨伞，好象便道上长出了鲜花。太阳不会出来了。

这是过午不久的時候。奖品太太留在她門房里，和黎特太太談天。她跟她講說參預比埃丹包街追悼會場的事。她認為她應該去一趟。這並不是說她也成為共產黨了，黎特太太也很知道這一點，主要是為了有所表示，一個天主教徒的表示。柯洛剛薩是一個做過好事的人。他曾替小孩子和老年人着想過。這是我們應該加以重視的，不管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共產黨。黎特太太搖了搖頭。她手里挽着她的兒子，她要帶他到理髮館去，他需要理髮了。已有不少天，她總是這樣說：“達涅，你的頭髮太長了。”說完就把這事推到第二天。他的氣管炎還沒有全好，這也是拖延下來的原因。

女看門的在講述參加吊唁的事。紅的石竹花，很多的人，有年輕的，有年老的，有工人。那是一個做過好事的人。應該在這上面着眼……

拉白里太太從門洞經過，背顯得比平常更駝，人也顯得更沉默。街上的黃色光亮撫摩着她的白发小髻和手杖的鍍銀柄。

奖品太太叹了口气：

“这位可怜的老婆婆，自从孙女一走心里烦恼极了……”

黎特太太望了望鬧鐘，晃搖了一下她上街買菜的口袋。她得趕緊走，要不理髮館人就更多了。

“将来可是个大出丧啊，”女看門的說，“你是沒看見那天的

花，你如果看見的話啊！錢可真花的不少啊。各种各色的花。”

那张面孔在楼梯上了。那张面孔真的在楼梯上了。这简直是一种瘋狂，一种糾纏不清的魔影了。欧节納到处都看見这张面孔。在他房里的窗簾上，街道的拐角上，地下电車站的小鉄門口。一到夜晚，这张面孔就从幽暗当中钻了出来。欧节納老覺得那张金黄头发姣美的面孔歪在他的身上。好象那个“小的”就在臥室里走来走去，但等沉默和黑影前来邀請，便走到床边俯下身来。

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大概是病了。”他淒涼地冷笑了一声。寻找一张面孔的人，这真象是一部小說的書名。他寻找一张面孔，可是老找不到。他的手努力捉住的是一些幻影或不近真情的现实。

那天晚上被那个保安队兵毒打的女子，他曾以为她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女子。但她不是金黄头发而是櫻色头发，并且毫无疑问，那个“小的”那天晚上也不会出现在歌剧院出现……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他想起了歌剧院的那些雕像，那些白色的黑色的女神和歌女的石象，在浓霧和雨絲里俯視着……

想起了小芙腊也是一样，小芙腊那张惊慌的細嫩面孔，他那天把她領回家的时候，他也觉得有点象是手里拉着他所爱的那个人。

这都是因为他过的是孤单的生活……那个小女孩的滚烫的手使他联想到另外一只手，一只他从来没有摸过的手。

但是今天他看見了，他自以为看見了……是在下一层楼。他先是听见夏切杜和他妻子的声音。芙腊已上学校去了。她每

天总是在一点十分或一点一刻出門……所以伴着他們下来的不是芙腊。在栏杆轉弯的地方欧节納看見了一张面孔。是金黄头发鑲着边的一张面孔。誰都知道，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金黄头发的女人，原有許許多多金黄头发的女人和櫟色头发的女人。两个人的眼睛嘴唇簡直可以說都沒有什麼两样的地方。然而却不是那个人，这是另外一个人，不过很象她就是了。

造化有意拿这张面孔来戏弄人。它鑲着它，把它領了来，又把它帶走。这张面孔好象融化在星期日的靜寂当中，好象陷在一个夜晚的浓霧里面，可是最后又出現了。

欧节納鎖上了房門。他随着夏切杜夫妇的脚步下了樓。

歌剧院鬧事的那一晚，費尔南曾到他房里来謝他領回孩子的盛情。那个孩子当时很害怕，心中很不安。他們两人曾談起时局的种种情况。那个共产党員說这是重要的一年。这話是对的。星广场，歌剧院，怒吼着的各街各巷，柯洛阿薩……他們談論柯洛阿薩。今天是他安葬的日子。当前的問題是进行六月的选举。还有朝鮮的战争，战争，老是战争。再过十年，二十年，欧节納也会記得这一年。星，歌剧院，柯洛阿薩的逝世，那张面孔，六月的选举。还有在世界一角燃燒着的那个战争。再过十年，二十年，是不是战争会在整个世界爆发？还有企图自杀的那个耗子嘴的女人……簡直是沒結沒完了！

“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那个共产党人郑重地說，“有人以为朝鮮这个战争与我們无关。对西班牙战争大家也曾說过同样的話。可是有一天，也許就是明天，我們也会遭遇到跟朝鮮同样的命运。所以應該留心……”

夏切杜述說了歌剧院示威的情形。虽然只提歌剧院，可是示

威并不只限在歌剧院一个地方。保安队还想要撕破那面国旗。你看他们这些人竟堕落到什么地步！撕破法兰西国旗还只不过是一种细节呢。跟夏切杜一起的一位同志，他是一位小学教师，曾经被纳粹抓去当过劳工，竟挨了警察一棍，他流了血……夏切杜自己呢，只是一只耳朵被打得发烧。不过那些警察已经看明白了，至少我们希望他们已经看明白了。

那张面孔在雅典街的街口上了。那是金黄头发的一个年轻女子，穿着一身深色衣裙，夹在夏切杜夫妇当中小步走着。她叫玛格黎特。他听见那个共产党员在楼梯上这样称呼过她，低声对她这样说过：“玛格黎特，许多任务当中的第一个任务是……”下面的话，欧节纳没有听见。这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他在特里尼德站教堂对面上了公共汽车。天色发灰并且有云，雨可下不了。公共汽车走进了拉法埃德街。一过孟刀隆广场，车就拥挤得不能前进。行人们都顺着便道匆匆忙忙地走着。有些人抬着花圈，有些人拿着花把，简单的花把。公共汽车一步挨着一步地徐徐前进。乘客们便下了车，走进从拉法埃德街到麻訖达路去的那些斜街。

欧节纳也跟着他们走过去。他忽然看见一个妇人立在一家门口好奇似地望着那成群的人依次过去。她问：“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那个地方还望不见麻訖达路。

后来响起了一阵音乐，远远的、缓慢的、凄凉的一阵音乐。是一种送丧的音乐。铜号的颤动和沉闷的隆隆鼓声一阵一阵地传送过来。

人们跑起来了。

欧节纳走进一条小巷。地名牌上写着，忠诚巷。

人群都挤在马路两边，马路当中却空无一人。北车站方面音乐还是响着。站在便道边儿上的人互相牵起了手。这两行人一直向共和广场排过去，看不到头。

天暗下来了，其实还仅仅是过午不久。一家木器店的红色霓虹灯在潮湿的空气里已经发出火焰似的亮光。

多少人的谈话在欧节纳身边造成了一种轻轻的嘶嘶沙沙的声音。随着便是那些维持秩序的人们的一片沉默，街上灰色石块和柏油路的一片沉默。说话的声音却从那一头又起来了。

首先过来的是影象，有不少人用手托着，可是看不见那些托象的人。只看见影象，看见柯洛阿萨的眼睛、嘴、头发、前额，沿着麻社达路缓缓地前进。这时人群突然不出声了。

后面，远远的地方，许许多多红旗好象一座静悄悄的树林微微在颤动。乐声停止了。真正是一条旗帜的长河。这些旗帜逐渐地走拢来，才辨出那片红色里面深深浅浅的不同的颜色。一些红旗已经褪了色，另外一些则是近乎紫色的深红颜色。黑纱的结子和金字的标语被风吹得摇摇摆摆。在这一大堆蠕动着的各种红颜色里还夹着些白色和蓝色，特别显得醒目。

各式各样的红颜色都齐备了：樱桃红，夕阳红，晨曦红，鲜血红，秋叶红，葡萄红，桃花红，带褐色的红，带黑色的红，带夜色的红……霓虹灯的光亮在这旗帜的长河旁边变成了冷冰冰可怜的东西。

他们停止了。雨点在空中象一条条直线似地落下来。有些人躲到了房前罩棚和窗檐底下。但是大多数的人仍留在便道边上，眼睛盯着那些猩红和鸡冠红的旗帜。扛旗的人也一动不

动。两手抓住了旗子的木杆。紧挨着欧节纳有一个纹丝不动的老人，一部白须，一头白发，弯着腰静立着。他举了一面短杆的旗子，可是对他说来，分量已经够重的了。他一动不动，也不朝右看，也不朝左看。他的腰虽是弯着，他的头可是直挺挺高扬着。他老是向前望着。一座雕象，不折不扣地一座雕象。

除这些旗帜之外很难看见别的东西。高出这些灰暗楼房之上的是一座教堂的细长钟楼，这座钟楼有时引人往它那里看一眼，但是人们马上又回过来注视这一堆颤动的红颜色和这些一声不响站在那里举着迎风飘摇的旗子的人。

那些旗帜晃动起来了。远处又奏起了音乐。空一段之后，接着一个极大的四方形鲜花圈徐徐前进。全是石竹花。下面写着：“人道报”，那是这个报馆敬献的礼品。

随后便是花了。从马路的这一头一直到那一头，花圈和花束跟水似地流着。风吹动了那些香气，并且慢慢地把各种香气都掺混在一起。认得出来的是玫瑰，石竹，紫罗兰，甚至于丁香。都已经有了丁香花了！在红色紫色丛中，一把一把白丁香特别叫人注意。不少妇女和年轻姑娘头上都戴着紫罗兰花球，和开着白花朵的加纳花……

在欧节纳周围的人悄声地谈着话。

“可怜的柯洛阿萨啊……花呀，花呀，这得多少钱啊？提到钱，得好几千……”

另一个很庄重的声音说：

“这并不算太多，同志……”

说话的是一个穿蓝色工人服的老人。

“是的，并不算多，我也没说多！”刚才说话的那个妇人这样回答。

欧节纳向前走了几步。人声还是在輕輕說着話，都是在談論花，談論向共和廣場涌过去的这片一望无边的鮮花队。人們叫着花的名字。又是些白色丁香。国民議會送的花圈是用白丁香扎成的。

“这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极大的損失……可怜的柯洛阿薩……”

妇女們都在啼哭。欧节纳看見她們的眼圈里都含着泪。他突然站住不走，看着这些妇女中的一个。这一个是站在一条板凳上。她是一个年輕妇人，服装很漂亮。她在哭。在她眼边顫动的泪珠緩緩地滾到頰上。那个妇人拿手到臉上去一抹，想抹掉这颗泪，可是别的泪珠一顆跟一顆地又滾下来了。

欧节纳心想：一个女工人的眼泪，工人阶级的眼泪……是的，这是很动人，很伟大的。这儿沒有任何別的問題，只是一个妇人在哭死去的柯洛阿薩，共产党的战士，法国的部长。他是消逝了。这些人再也見不着他了。他們落泪，他們还要送来更多的花，如果他們能有这种财力的話。應該明白这个道理。那个老人刚才說过：

“这并不算太多，同志！对于柯洛阿薩，这并不算太多。”

雨尽管越来越大，千万朵花瓣还是和潮水似地繼續慢慢前进。两部卡車有如两座花山在那些手拿鮮花的人后面跟着。音乐队也前进了。乐队指揮員一高一低地揮着他的指揮棍。銅鼓全蒙着黑紗，发着咚咚的鼓声，这个看不到头的队伍按着动人的节拍往前走着。号声凄厉得令人心碎。大家深深感到这些悲戚的銅乐器的声音已钻进了所有这些男人、这些女人的心窝里。听了这种悲痛的音乐，人們的肌肉都紧縮起来……可怜的柯洛阿薩！

那边，一片鮮花在大雨底下起起伏伏，有如水上的波浪。这

是一个庞大无比、庞大无比的队伍。用什么字眼可以形容这种情形呢？能不能說在悲痛的下面显示着一种快乐呢？不，那并不是一种快乐，那意思原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可以說是一种鎮靜和一种安定，而这种鎮靜、安定是从这个悲痛的队伍具有的广泛性而产生的。好几千人，好几千人，好几千人……巴黎的人民在苦难中是强大的，在痛苦中是强大的，正因为痛苦而强大……

在一陣以往从未有过的极大沉默中，灵車在群众面前走过了。一些穿着五金工人粗布工作服的人和一些老年工人圍繞着灵車。都是些很老的男人，很老的妇女。皆因柯洛阿薩曾把养老金送給那些終生勤劳的人，皆因柯洛阿薩对妇女运动、对劳动者的安全曾操过心。

欧节納已把帽子摘掉。雨淋着他的前額。沉默把他和整个群众联結在一起，在他和群众之間已穿上了許多根綫。籠罩着灵車和那些人的沉默并不是一片空虛，并不是飄蕩的空气。这些男的和这些女的都手牵着手，正如那些忠誠保护队伍向共和广场排下去的两行人一样。

雨点在巴黎的上空旋轉。天色越来越黑。云裂开了。簡直可以說是在夜晚了。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員們刚从艾蒂安身边經過。他听见身旁的人念叨那些人的名字：艾蒂安，加斯东，洛朗，奥古斯特，^① 杰克……杰克就是杜克洛。他認出了他。他这是第一次看見杜克洛。別的名字他都不知道是誰。許多面孔都分不清是誰，一个一个走了过去；中央委员会委員之后是議会议代表們。他看見了杜克洛。他想如果多列士也在这里，他一

^① 艾蒂安即法戎，加斯东即瓦朗素，洛朗即加桑諾伐，奥古斯特即列戈尔，都是法共中央委員。这里列举的是他們的名，称名不道姓表示亲昵。

定也会看见多列士，并且就在这儿，只离他十呎或二十呎，就在他的身旁。多列士，他从来没见过，他也从没见过杜克洛……

队伍现在是在大雨底下行进。交叉路口，风把雨吹成一幅一幅宽大的水帘摆来摆去。从管头接水的管子里面冲出翻滚的急流，泄在便道上。各分队鱼贯前进。标语牌和长条旗都淋湿了，但仍旧在数千人的头上飘摇着。老看见一张一张的面孔，一排一排的队伍，大雨正鞭打着队伍。穿着白围裙的女护士，穿着蓝衣服的五金工人，老人，妇女。好几千，好几千，好几千。

雨势更猖狂了。远远地听见凄凉的铜号声。人群还是向前流着。欧节纳想找一个避雨的地方。他在挤满了人的一个矮房罩棚底下找着了一角空地。罩棚上面好几股水都泄在他的两只衣袖上。铜号的尖声在远处穿破了半明半暗的光亮和急骤的暴风。

现在欧节纳想起夏切杜夫妇和跟他们一起走着的那个金黄头发的少女。不用说，那是个女共产党。他们也一定是在队伍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来的。各式各样的面孔继续不断地从面前经过。

又是造化在捉弄人。一直在寻找一张面孔的人却遇到了一个女共产党。不过也许不是个女共产党吧……他不禁高声笑了起来。旁边一个人带着惊异的神气看了看他。这个人，他为什么大笑起来？其实这是一种苦笑。它在哪儿呢，这张面孔？它在哪儿呢？

各种事物是互相联系得多么紧凑啊！我现在还记得那下雨的一夜。我曾听见在巴黎街头雨的怒吼和呻吟。克里西街上的那些咖啡馆发出星星点点的亮光，那些剧院和电影院的电灯光

射在馬路上，照出一個一個藍色的綠色的圓圈。聖拉薩街的皮亞咖啡館燈光輝煌。火車站好像人的心臟一樣在跳動。地下電車把一串一串的人吐出來，吸進去……這都是人們看得見的光明。但另外還有一些光明，它們在人們內心的深處燃着，它們一閃一閃好像亂草裏面的螢火蟲。

特里尼德教堂四周卻靜悄無聲，在列日街也是一片沈默。應該把那些光明找出來。你看它們一点一点閃爍起來了。這一些人向那一些人伸出手來了，彼此又搭起話來了。你聽吧……

夏切杜又談起朝鮮戰爭。朝鮮戰爭已經造成一百多萬人的死亡。一想起來真叫人感到殘酷。獎品太太想的是另一次的戰爭。

她聽見戰爭的腳步聲奔她家走來。是哪一個戰爭？是第一次戰爭。歐節納也聽見戰爭的腳步聲。那是在羅亞爾河兩岸上走着。是哪一次戰爭？是第二次戰爭……會不會有第三次戰爭？“不能，不能，那可就太慘了。”愛倫納·夏切杜嘟囔着說，“絕不應該再有戰爭，應該盡一切的力量，不讓這個大災難再一次降在世上。要想想小孩們……”

小孩們現在床上。他們睡着了。睡着的小孩們的面孔是十分甜蜜的风景畫。一絲細微的呼吸鼓動着他們的嘴唇。他們臉蛋兒的曲綫是細膩得不能令人相信。哦，鮮桃上的茸毛！桔子和蜂蜜，玫瑰和丁香揉搓出來的一團蔭影！沈靜而有力的生命在他們一條條細小血管里奔馳。在他們半伸開的手背上，柔嫩的血管網一張一弛地在跳動着。安睡的小孩們呀，安睡的小孩們呀，母親們俯了身看着你們呢，男人們在懷念着你們的美夢呢……在你們夢境的周圍一切又都呈現出來……各種的丁香……

欧节纳又看见了罗亚尔河的两岸和他的父亲，他又在那里讲述那张血脸的事件。那是在街上被法西斯追捕而奔跑的一个工人。现在呢，欧节纳是在寻找血脸之外的另外一张面孔。他眼中看到的是一张红色褪尽的嘴，一头乱蓬蓬金黄色的头发，一头乱蓬蓬金黄色的头发。

厨房里，拧不紧的水龙头还在那里计算秒数；好象有意嘲弄人。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欧节纳在想念一张面孔。他在想念一只手，正如歌剧院闹事那晚一只在他手里战慄的手，一只跟小女孩子手一样的手。

第九章

我们能让哥仑布从列日街起程去发现美洲。乍一听，这事好象奇怪，但事情确是这样。那几只西班牙式的帆船就在便道边上等着……母亲有时唱出一首老曲，里面有这样两句话：

— 西班牙的帆船，西班牙的帆船，
· 你把我的小宝宝弄到哪儿去了？

船员都准备好了。风把那些拉丁式的布帆吹得鼓鼓的。拉丁式的布帆是三角形的，可是达涅在一本书里读过，哥仑布第一次航海乘的却是方形的帆。今天姑且用拉丁帆吧。

风很好。也不太弱，也不太强。向圣拉萨吹着。到了圣拉萨，就算是到了美洲。暂时还看不清海岸。

船员们也许在布达佩斯广场附近要发动叛变，因为他们已

厌倦这种长时间的航行。他们又饥又渴，美洲的海岸又老不出现。哥侖布只好给他们讲道理了，不过到那种时候就必须表示严厉的样子……

一辆汽车开过来。不，不是汽车，是一阵风。谁也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事，会有几只西班牙式的帆船停泊在列日街便道的边上。达涅的母亲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睡觉去了。姊姊阿芒特也睡了好大一会儿了。达涅准备出发到美洲……芙腊说过美国人想要夺取法国，并且要在法国开仗，跟在朝鲜一样。她说麦克阿瑟是一个魔怪，一个魔怪……

就在布达佩斯广场的附近，麦克阿瑟果然进攻那些西班牙帆船了。一阵准备战斗的混乱，全体船员都上了甲板！

风吹在那些布帆上面好象在低声讲故事。神秘的树叶开始在各处摇曳……船员们睡着了。西班牙船摇摆着圆形的船身停泊在卖花女人的门前，正对着白丁香和栽在盆里的仙人掌……天气很暖和。白丁香的香味把你引入了睡眠。有一个十分和善的人歪在你身上，把你带到遥远的地方，很远很远，在美洲那边，比布达佩斯广场远得多的地方。达涅睡着不动了。

欧节纳在楼梯上遇见了玛格黎特。她是到夏切杜家来的。他们大概属于同一个系统，按照他们的说法，属于同一个党小组。那末她也住在这个市区里了。那个年轻姑娘看了看欧节纳，那神气好象说：你，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六楼的那个单身汉，你曾拒绝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但你倒还不是那么坏的人。……

她很俊俏。她是个真正金黄头发的女人，稍微带一点灰的金黄色。不是头发褪色而是天生来这样的金黄色。眼睛可以说

是褐色，金黃頭髮配着褐色或黑色眼睛便格外美麗。

她走起路來很活潑很自然，這樣的女子大概不會缺乏毅力。她並沒戴着訂婚戒指。可是你知道這並不能說明任何事情。她的語聲很甜美，就是嗓門低一點，一個歌手中的“女低音”。

夏切杜大概對她談論過歐節納。其實他能對她說些什麼呢？他又知道些什麼呢？什麼也不知道，任什麼也不知道……他帶着一種同情的神氣看了看歐節納。歐節納很有禮貌地閃在樓梯旁邊讓她過去。這些共產黨在近期發生的這些事件中，在這次大罷工中，一定会有很多工作……也許瑪格黎特今後會常到夏切杜家來。她還可能是個負責人呢。不過說真的她還很年輕。不，負責人一定是夏切杜。有一次這個小姑娘臂下夾着一束紙。可能便是傳單。

運輸業的罷工把德拉特老爹氣瘋了。從來歐節納沒看見他這樣過。這個人失去了他的好好先生的微笑。他整天地申斥人；一點小事他也要翻來覆去地提出來討論。他罵共產黨是分裂主義者，是竊盜，是賣國賊。說他們希望混亂，混亂有助於他們。他們所利用的便是混亂。

巴黎呈現出一種奇異的面貌。地下電車不轉動了，公共汽車停止了。鐵路工人也加入了罷工。聖拉薩是一片沉寂。歐節納跑去看了看。整個都停頓了。

許多人群呆在站台上，大概是罷工者。柵欄門是关了。幾個警察肩扛了短槍在小門前面踱方步。那些列車都整齊地排在那裡，但是走不了。剛才干綫方面的軌上有一輛車頭冒出煙，吼起來。氣笛的鳴聲彌漫了寂靜無人的大廳。阿姆斯特丹車站出口的地方，一個很黯淡的太陽忽而出現忽而隱藏起來。

这一座每天人声鼎沸的車站，这一座人群瘋狂地来来往往的大厅，現在完全为沉默所占据。这給人們一种奇特的印象。人們想到了死亡。人們心里在問这些順了站台来来往往无所事事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到这儿来換崗的穿着长統靴、戴着鋼盔的保安队又加深了这种凄慘的印象。在候車大厅里，有一些人坐在皮箱上面，可是人数并不算多。他們在等候一趟火車。哪一趟車呢？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只是在等候着。他們想象不到鐵路工人一不愿意工作，就会使全部生活停頓下来。实际上正是这样。平常的时候誰也不会想到鐵路工人，口里說車站、火車，也无非把它們看作是一些事务机构，一些巨大的莫名其妙的机器，所以活动是因为不活动就不行……至于在这里面的鐵路工人呢，誰也沒把他們放在眼里。現在可看出来他們是存在着，是……

“派两个宪兵給我，”德拉特老琴在玻璃隔扇后面說，“我只要两个宪兵和一道手續完备的命令。我就去找这些大爷，逼着他們恢复工作。如果不听话，馬上关起来。老是懦弱，老是听从民众，老是徘徊迟疑。但他們，他們那些人是不迟疑的。国家的利益在他們眼里又算什么呢？他們就知道莫斯科！”

蒙着綠帆布的軍用卡車开出来当交通工具。坐車的人被軍士們推到帆布的罩棚下面。里面大概很憋气。非职业的临时汽車司机也被雇用。他們是不惜任何代价要破坏罢工。

奖品太太講了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相信了报纸上的話，以为地下电車照常在通行。她在一个城門口上了車，我不記得是哪个城門口，也許是依夫里，她以为下車的地方是歌剧院。“是的，是的，”車长对她說，“歌剧院那里是有一站的，沒有錯。”

可是等那个妇人下了車一看，原来已到了終点。在那里还是那一套話。你再上去吧，再下車就是歌剧院了。但她又回到了依夫里，她出发的地点……

再便是車禍了，車禍十分多。在这样的交通情況下，許多車輛挤住不能开动是不足为奇的。德拉特老爹冷笑了說：“唉，唉，他們希望的就是混乱嗎，你的那些共产党！”

为什么他說“你的”共产党呢？这无非是一种說話的方式。因为欧节納从沒有向誰談起过他跟夏切杜那一家人的泛泛之交，并且他也沒跟人翻过他在星廣場的荒唐事，更沒講过歌剧院那天夜晚的事，甚至于参观柯洛阿薩出殯的事都沒提过。其实他很可以提一提这件事。他甚至于可以說他曾十分感动。那个队伍原是給了他深刻的印象的。那真是一些什么样的一年啊！

說到共产党，他是同意他們中間有好人的。比方他亲眼看見夏切杜夫妇怎样生活着，那是一个可敬的家庭。不过等到德拉特老爹狂吼着反对共产党的时候，那就不能不說老头儿那番話里也有真的也有假的了。共产党是……

街头巷尾嗡嗡地亂着。晚上六点、正午、早晨八点，人海便一直涌到这一市区里来。簡直沒法前进。沿着圣拉薩街的两条便道，那些临时凑成的运输者都在这儿兜攬主顧。他們利用了各式各样的汽車和公共汽車，旧的、新的、不值半文錢的卡車。

一个妇人在跟另一个妇人吵架。皮制的挂包悬在她們的肚子前面。那是这种临时改装的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欧节納听明白是关于車价的爭論。那一个定的車價錢比較低，或者类似这样的事。那一个說：

“你多用点心，你就会明白了。不管怎样說，你應該多留心……”

好看熱鬧的閑人聚攏來散開去。幾個妓女腋下夾着一塊面包跑着。真正的公共汽車是看不見了。里昂的火車站也罷着工。這個運動擴展到外省。

星期四這一天，歐節納在一旁聽見了獎品太太和夏切杜之間的一段談話。

那時正是早晨八點鐘，那個女看門的在抱怨罷工。她曾在牛奶店里聽見說牛奶快要缺貨，小孩們快喝不到牛奶，就是因為罷工的緣故。

“首先，”夏切杜說，“您等看清楚了再說話。直到現在為止，小孩們並沒有缺過牛奶。就算真是這樣；您莫非就把這個錯處歸到罷工者的身上嗎？……有些鐵路工人一月還掙不到一萬四千法郎。工資是……”

“唉；是的。我知道這個，我很清楚這個。”獎品太太想平息夏切杜的怒氣，搖著頭低低地說。

“現在的工資只抵得上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五十，我不曉得您是否知道這個。”

“噢！這個我知道。”獎品太太說。

他於是發了大半天的議論。如果向那些大公司也跟向地下電車似地征收一般高的電費，那末就可以……罷工委員會已經提出一些解決辦法……他臉脹得通紅，並且顯然他對女看門的那種揣測之詞有點不服氣。因為罷工的緣故缺乏牛奶！孩子們！你們還敢提起孩子嗎？他們真憐恤孩子們嗎？那些作戰爭準備的人們憐恤孩子們嗎？在朝鮮……

歐節納任什麼話也不說。他看著灰色的天。夏切杜用眼角瞟著歐節納。他這番話主要是說給他聽的，他也感覺出來了。

女看門的繼續搖著頭。她從沒說過工人掙錢太多的話，沒有說過……

歐節納簡直不知怎樣脫身才好。原是路過的時候向他們招呼了一下，開頭談話不過是關於下雨和晴天，隨便寒暄。後來提到了罷工問題，獎品太太長嘆了一口氣。於是夏切杜的火就上來了。

他老是談，老是談，誰都明白他在等候別人提出反對意見，提出問題來。他很痛苦在他面前找不到一點反應，除了一陣客氣的沉默和搖了幾下頭。

要想明白那些事是怎樣互相關聯著的，就必須仔仔細細把這一上午的事情都講出來。然而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必須知道夏切杜是跨上腳踏車走了。走出不遠，在一個煙店門口停了一下，買了她的《人道報》。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過這份報，共產黨員提起《人道報》總是說我的《人道報》。我的《人道報》在哪兒呢？我還沒打開我的《人道報》。……夏切杜這才來到他工作的地方，勒比克街。他就在店鋪后面的屋子裏裝置自行車。兩隻滿是油泥、發著亮光的手，一会儿安裝飛輪，一会儿擰前後軸棍的螺絲口。老闆是個老好人。夏切杜每天早晨都把《人道報》借給他看，他又專心又害怕地翻閱一過。有幾天他嫌報上體育消息分量不夠。夏切杜心里老想著他早晚可以把他帶進黨里來。

阿芒特到縫紉學校去了。她老早就走了。是步行去的。她一直走到北車站。她說這等於散步。她母親回答說：“對，你的兩條腿很能走。借此還可以節省幾文。”

黎特太太也出門了。達涅一個人在家。今天是星期四。他已吃過午飯。他這就要做功課，然後跟芙腊去玩。夏切杜太太今

天上午不去作工。待一会儿他們也許下樓到奖品太太那儿去。

女看門的在削土豆儿的皮。她站在洗碗池的前面，上面放着一个盆。刀子耐心地围着土豆轉。薄薄的皮掉在盆里。刀尖很灵巧地围着土豆上的硬疤和鬚根子旋轉。原都是些陈老的土豆，已經帶点甜味了。新鮮的才好呢。

樓上的芙腊，那个小芙腊也在削做湯的土豆。她愿意削完土豆再做功課。母亲在整理床鋪。

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天气还不热。春天不来了嗎？有人說还要有好几个月的坏天气。……

德拉特老爹在他的玻璃隔扇后面指手画脚地吵嚷。实在說，只有德拉特一个人在抱怨并且整天地哼哼唧唧地罵人，老百姓倒好象不大在乎了，虽然穿过巴黎要步行好几个鐘头，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欧节納埋了头搞他的賬本。他一心只想着数目字、发票、賬目……

巴黎运输业全体罢工了。全体，你理会了沒有？夏切杜一次又一次地讀总工会办公室的文告：

“現在每小时的工資还不及一九三八年工資的百分之五十，因此工人階級十分清楚自己所要求的是什么。”

夏切杜心想，这是第一次，这种一致行动。巴黎市营运输管理局的同志們是团结起来了。总工会，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工人力量工会的同志們以及干部們都团结起来了。要干些什么呢？生活問題。十分簡單的一个口号。生活太高了。沒法子活下去。妇人們每晚縫补破衣服，盘算她們的銅子，望望店鋪的櫺窗，算算口袋里的錢……一千法郎的鈔票跟暴风雨时的蝴蝶一样飞跑了。政府應該明白，究竟誰應該負罢工的责任。請問，誰應該負罢工的责任？他們雇用了一些随便碰到的汽車司机……

他們以为可以替代工人。一心只想破坏罢工，他們并不往远处看看！

十点左右，露出一顆飄飄搖搖、躲躲閃閃的小太阳。汽車在雅典街和阿姆斯特丹街交叉路口隆隆地响着。它們在布达佩斯廣場的周圍，特別是在烟店跟那些木头房子中間的一段路上，跟受檢閱似地擺开了陣式。行人只好想法子在車輛空当中間滑过来。

人們将永远記住一九五一这一年。葛义內閣替代了普利文內閣。还是那些人，重弹起那套老調。这是我們共和国的一位總統亲自到美国去的一年。你不覺得这是一种諷刺嗎？正当巴黎运输业罢工十分紧张的时候！不，这并不可笑，而是應該痛哭的。正当勞資糾紛日益扩大的时候，阿里奧尔大總統离开了法国去和杜魯門会面……。工人們，你們要放明白点，你們應該等一等，耐心等着不要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明天，明天，人們自会来料理你們的事情的……

伦敦街和布达佩斯廣場的轉弯角上排着一些油飾着鮮艳色彩的木头房子的小店鋪，有油綠榛子色的，有油紅玫瑰糖色的，有油黃檸檬色的。柔柔是卖炸土豆片的，瑪丽絲是卖女人袜子的，亞納罗斯是卖女人胸飾的，那个卖花女长得很好看，一个卖气司和火腿熏腸的女人，那是专为到車站去的过路人預备的……你看，就在卖花女的面前，便道边上有两个女要飯的。两个人都是小小的个子，面孔象蒙着一层尘土的栗子。一个哈了腰用手指头从阳沟里夹起了一点东西，赶紧往嘴里送。当时就被那一个看見了，就說：

“你又撿脏东西吃！”

她們高一脚低一脚地穿过那些嗡嗡乱叫的汽車走了。

夏切杜不时地望望他的老闆。那个老实人坐在賬桌后面。头顶上挂着些脚踏車的架子。那个老实人老象是在想心事。皆因买卖不大順当。这是一个小舖子，主要是做些普通修理的活。有时也卖出一輛新的脚踏車。老闆抱怨捐稅太重。他拿繳稅单給夏切杜看。应当怎么办呢？关門嗎？到期該付的款，稅款怎么办……你看見零件都涨价了嗎？战前一輛很好的跑远道的車，有五百法郎或者再少一点就可以到手。并且是件地道好貨色。現在拿五百法郎你能买什么？脚蹬、把套、輪帶、胶活、全涨了……哪儿哪儿都涨价。还有油活、漆活呢！

那天来了一对年輕夫妇。他們看中了櫥窗里的双座脚踏車。他們一打听价錢，就扮个鬼脸，低着头走了。星期日騎車兜风的事只好稍稍等一等了。

夏切杜正在安裝一个小飞輪。学徒在旁边擦一个旧的瓦圈。一把鉄扳子很快地在失去亮光的车条上来回蹭着。学徒两膝中間放着一个带座的叉子，用手轉着叉子上的車輪。一种撕繩子的安靜声音，一种集市賽会的微弱鬧声代替了沉默。夏切杜想起远处的車站和鉄路工人同志們，想起靜悄悄的車站和正在車間或倉庫里投选票的鉄路工人同志們。这是团結。这是齐心。他們意見都一致了。地下电車和公共汽車的員工們树立了团結的榜样。請問你，誰應該負責，是固执己見的政府呢，还是要求活下去的工人？

事情是絲毫不差这样开始的。欧节納走过門房面前的時候，发觉他沒有烟卷儿了，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們常常口袋里装着早买下的一包烟，它尽管还保持着滿滿一包烟卷的形状，可是里面已經空了。因为省俭的关系，欧节納总是等到最后的时

間才买一包新的。这样，盒里如果只剩下两三支烟，他就只能吸这两三支。如果他另有一包新的，那就不免要多吸几支。

那两个孩子，芙腊和达涅都在門洞里跟女看門的在一起。芙腊手里拿着一个买东西用的口袋，奖品太太正往里面放瓶子。

“买两升漂白葯水，一包去污粉，两块肥皂。千万别忘了买粉。我連一点粉渣都沒有了……”

“喂，孩子們，你們也許可以替我买包烟卷吧？”欧节納說。

“当然可以的，罗瓦先生，芙腊在葯房买东西的时候，达涅就可以到烟店去。”

“你們实在太可爱了。”欧节納輕輕地說。

他給了达涅一张一百法郎的鈔票。两个小孩走了，每人攜着口袋的一个提环。玻璃瓶子叮叮当当响着。

欧节納沒有再出去的意思。街上的嘈杂的声音叫人头疼。小孩們呢，他們看見熱鬧是高兴的。他們的小腿也能走。并且又是星期四，他們有的是功夫……

两个都是可爱的孩子。

欧节納慢吞吞地走上楼去。他的皮鞋咯吱咯吱响着。他一边往上走，外面的声响逐渐低沉下去，终于消逝了。他来到了暗影和幽灵的故乡。各家門口的銅牌跟金黄头发似地发着光。

瑪格黎特，她今天会来嗎？还有那一个，走了的那一个，此刻在哪儿呢？作梦都到不了的地方吧。門打开了。一股熟悉的气味，冷的炉灰，老的烟斗，雀巢牌的咖啡，接待了欧节納。窗都关上了，門也关上了……留点神，小达涅和小芙腊就要带着那包烟卷回来了。應該送他們十个法郎。还是二十个吧。象今天这种日子一个小孩拿十个法郎能买什么东西呢？

达涅到烟店去了。他担任了艦队的总指挥。风向很顺。所有西班牙帆船都在海面上前进。风送过来五香大料的气味。这种气味也正是那些从来没有人到过的陆地上的奇花异草的香味。到了阿姆斯特丹街，艦队改变了方向。芙蓉的西班牙帆船停泊在药房里了。旁边原有一个烟店，但那是一个过于熟悉的地方。风向是这样顺，很可以再往远处驶一驶，驶到美洲去，就是说开到布达佩斯广场。“好吧，这些西班牙帆船上的人，都听着呀！前进啊！一直开往美洲的烟店！”

听得见那批怪物的马达发出的隆隆响声了。怪物逼近了。怪物要进攻了。咱们必须对付他们。把大炮和斧子都准备好。哥侖布站在最前排，交叉着双臂，向大海挑战。那边，人们已经望见蓝色的海岸，一种颜色很柔和的海岸，那就是美洲的蓝色海岸了……达涅放开步跑着，跑着。……

人们将永远记得那位母亲的那声喊叫，一声长吼，一声负伤野兽的悲鸣，好象是它全身的肉被撕破、被碾碎、被裂开了；又象就要分娩的妇人最后的一声喊叫，因为一块肉将从自己的肉上掉下来的时候，妇人们便会发出临盆时那种凄厉的呼声，那种产生生命和失去生命的呼声；当她们身上的肉开始有了生命或快要结束生命的时候，妇人们就会发出这种高度的苦痛的呼声。这种呼声跟一支染了血的铜羽箭一样燃烧着天空。是一种凄惨的喊声，一种不忍卒听的喊声，一种打开人的血路并接待这条血路的可怕的喊声。不，这不是一只野兽在悲鸣，因为只有人才体验到自己痛苦的惨痛代价。

你看达涅是死了。不，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死了，现在还没法

說。他象一个死人，一动不动。只有胳膊在抽动，手在顫慄；头是不动了，脸跟蜡一般惨白。

他的母亲先是半身伏在楼梯栏杆上喊出了那一声可怕的号叫，然后向她的儿子奔过去。现在只听见短而急促的呜咽。一个做母亲的喊出：“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死了！”这是世間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是永远忘不掉的声音。

她在那里悲泣，不停止的悲泣。她拿起了他的手，手一动也不动。看不见血。不知道伤口在哪儿。我的儿呀，我的儿呀，我的宝贝呀，我的小宝宝呀，我的心肝呀，我的肉呀……看不见血。这是头，这是头发。头发底下是伤口，我可任什么也看不出来，任什么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他还有气没有，我闹不清楚，你们别摸他，只有我，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摸他，能知道他哪儿流血。无论怎样是不会不流血的呀。汽车不会把他撞翻而不叫他出血的。不能不流血。人说过这种脑袋上的伤，必须流点血。如果不流血，情形倒不好。伤的确是在脑袋上。会不会在肚子上呢，在他的这么光滑的小肚子上呢？我的儿呀，我的儿呀。

当他倒下去的时候，芙腊是看见的。他正从布达佩斯广场的烟店回来。他到那个烟店去原是为作西班牙帆船和哥侖布的游戏的。这样，路程便拉长了一点。芙腊原是留在药房里。那时她刚走出来，手里拿着几瓶漂白药水和去污粉。她在便道上已走了几步，就在那个时候她看见了达涅在奔跑，看见他奔跑，看见他倒下。

什么西班牙帆船和哥侖布啊？这个小姑娘乱七八糟胡讲些什么呀？她疯了。谁又知道那是一种游戏呢。在圣拉薩地道里乱哄哄人群当中他们曾经玩过森林里骑马，跟那怪物作战，这和那一样都是游戏。

他本想从一辆卡车面前穿过去，可是在卡车后面紧跟着又
来了一辆汽车，这个，他没看见。车祸总是这样发生的。这辆汽
车把他撞到另一辆汽车上。他的头碰在发动机上。就象一个布
娃娃似的，象一个被人抛掉的布娃娃似的，倒下了。登时一切都
停了下来，紧跟着一阵鸦雀无声。随后，好些妇人喊了起来。芙
腊跑了过来说：“这是达涅，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街坊，住在我家
对面，得把他送回去……”那包烟卷的去向现在是不得而知了。
那些汽车的轮带一直没有停止转动，一直隆隆地响着，这包烟大
概被这些轮带碾得粉碎了。原是布达佩斯广场正热闹的时候。

马上得找一个医生和一辆救护车来。这个孩子快死了。也
许要死，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脸是多么惨白呀！并且是这样一
动也不动！他真的死了吗？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原来是死神在
街上走过。死神捉住了这个小孩。死神曾走进那座楼房，走到
门洞底下。现在到哪儿去了呢？在奖品太太的门房里？在雷细
杰太太的房里？毫无疑问的是它已等候这个小學生好久了……

奖品太太擦绞着自己的手，揉搓着她的围裙，一面哭一面唧
唧嚷嚷地说着：“这是我的错，我的错，我是祸根……”

还有雷细杰太太呢，那个从来不与谁说什么的耗子嘴的可
怜妇人也在那里站着，一动不动，哈着腰，哭丧着脸，鼻子冲着楼
上，好象在嗅这件不幸事情的悲惨气息。只听她口里说：

“命里注定，命里注定……这就叫作命里注定……”

母亲在她儿子一动不动的身体面前哭着。她摩抚着他，手
在没有伤口的脸上来回摸着……耳朵旁边刚刚摸得出一个不大
的鼓包。达涅是躺在奖品太太的床上。救护车快来了。医生
呢？他不肯来吗？那么，他得明说呀，他得明说呀……这是我的

孩子，我的小宝宝。他們跟死神的形象一起給我抬回来了。他活象一个死尸了。

母亲一直在悲泣。孩子仍旧动也不动。他的呼吸細微极了。可是我們知道他还有口气。西班牙帆船，西班牙帆船……

好些人聚在店鋪門前和这座楼的周围談論这件事，有女的，有老太太，有年輕的，有过路的人……是一个小孩。噢！几岁啦？我不知道，八岁，九岁，一个男孩。他想跑着穿过馬路……跑着穿过馬路，从这么些汽車当中……天呀，街上那么多車輛，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孩子……登时就死了，一撞就死了。

欧节納听見樓梯上有声响，他以为是孩子們回来，給他送那包烟卷来了。他开了房門，却面对面地碰到瑪格黎特。她今天早起已經来过一趟。

他对她行了礼。她微笑着回了礼。她問他夏切杜先生是不是在家。他不知道。想来是不在家，不过他的太太也許在家呢。

多走一层楼或少走一层楼沒有多大关系，她尽可以自己上去看看。并且夏切杜也快回来了。差不多是他回来的鐘点了……

这位金黄头发的小姑娘胳膊底下夹着一包文件。欧节納挨得很近地看見了她的面孔。她的皮肤洁白得好象是透明的，可以看出下巴旁边一条条纖細的蓝色血管的颤动。那可是很纖細几乎看不清的血管。这张面孔是多么細嫩啊！有时我們觉得现实比所有的幻梦还要美丽。……

她大概沒有涂口紅吧，要不只是淡淡的一层，只輕輕地抹了一下。不，还不如說就是青春的本色和純洁綫条才形成了这样一张美丽的嘴，跟皮肤一样，也是透明玲瓏。

欧节納鼓起了全身的勇气跟她談起話来。他說他在等候小

芙腊和她的好朋友，他們一起出門替他买烟卷去了。

瑪格黎特笑了起来。

“她的好朋友？她有一个好朋友了，芙腊？哎哟，想起来了，就是对門的那个小男孩吧。”

他們沒有時間再談下去。那声号叫已从樓底下升上来，是那样可怕，那样突兀，瑪格黎特霎時間臉煞白，扑在樓梯栏杆上。

欧节納举起了两手 仿佛在說：“什么事，什么事这么可怕？”

他也趴在樓梯栏杆上。金黄头发拂着他的双頰。楼下黎特太太喊着达涅的名字，母亲一声长吼之后接着便是許許多多惊恐声音囂囂地乱成一片。焦虑的气氛象浪涛一般充塞了樓梯，散布到各层樓上。出事故了，出事故了……不少房門都乒乓地打开……欧节納心里还想着金黄头发的摩撫。不过在这种时候，談不到摩撫，也談不到金黄头发了。

母亲还在喊叫。惨剧刚才已走进了这座大樓。

第 十 章

罢工繼續着。夏切杜所属的那个党小組要刊发一种油印的宣传小册，解釋目前的情势。本市区的人們是不很了解的。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必須告訴他們工人們罢工是为什么，必須把团结的情形講給他們听……刊发这个小册子是小学教师賽沙提出来的，小組已同意。大家都发表了意見。賽沙又加以解釋。他主张簡單扼要地、平心靜气地把事情按照实际情况写下来，并且要举出精确的数字和事例……这里不是一个工人区。这儿的人們比較容易輕信反对派敌人的宣传。这儿有很多商人，手

工业者，小店主，保险公司的职员，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打字员……

赛沙把大拇指按在烟斗锅上，使劲吸了几秒钟。别的人都望着他，等着。玛格黎特担任会议的记录。

跟平常一样听见底下那层楼的合唱，他们在练习民间歌曲和西班牙歌曲。玛格黎特一面记录，一面不由自主地唇间低低哼着：

法西斯的凶焰呀，
嚙吧拉嚙吧，拉嚙魔吧
飞机在我们身上投了炸弹，
哎，卡梅拉，哎，卡梅拉。

风和雨敲打着靠院子的窗户。玛格黎特跟一个用心的小学生似地规规矩矩写着字。她的金黄头发已蹭着那张纸。明天到办公室以前她要想法子把记录整理清楚。

小组既然已经同意，赛沙就该去起草，并且必须赶快写好。明天支部也许要进行讨论，随后由玛格黎特和夏切杜拿到区委会去油印。跟着就该散发，把这小册子散发出去……

“同时还得口头解释，”赛沙说，“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办事是不能机械地……”

夏切杜要求发言：

“我完全同意赛沙同志的意见。问题不仅是把几张纸头散发出去。不是的，还得跟他们谈一谈。那时候就会发觉他们跟我们并没有多大的距离。应该在生活当中，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找出些具体的例子来。比方说，在我女儿读书的学校里，有几班是人数过多，远远超过原定额数。更糟的是他们最近又成

立了两班，同一个課堂里竟有两个女教師上課。你們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們还能學到什么！可是你們再看一看，一方面是花費几十亿的款項去采辦軍火，另一方面却在小學校的預算上啃邊兒，對小孩子們簡直跟打發要飯的一樣。我，我說：不行……”

夏切杜講到這兒停住了。他不大會講演。話怎樣來，他就怎樣說。他原是想再多說一點的。他對一切事都很有敏感。舉例來說，現在圍繞他們的會議蕩漾着的西班牙歌曲的音調，那不是隨隨便便的一種音樂，那是有它的意義的。那是一種號召。那些同志們學習這些西班牙歌曲，是有正當理由的。西班牙永遠在人眼前。不應該忘掉西班牙。永遠不許說：“戰爭離我們很遠，這些事與我們無關。”這些事是和我們有關係的。朝鮮，你想一想朝鮮……

這是發生撞人事故頭一天晚上的事，夏切杜開完了會同賽沙結伴回家。他們跟平常一樣在巴黎雜技場那裏分手。“真奇怪，”夏切杜說，“我們從來沒進去過，這個巴黎雜技場。”賽沙聳了聳肩。夏切杜笑着又補充說：“有一天我們有了富餘錢的時候，不管怎樣還是應該進去看看裏面究竟有什麼玩藝……”

有富餘錢的日子還沒到來，夏切杜打克里西街回了家。

走了幾公尺之後，他就想起芙腊來了。每逢他一個人回家，一走近他住的房子，又趕上是夜晚的時候，他就不免想起在床上已睡着的小女孩子。

他急着要到家好把她抱在懷裏，輕輕地摟抱一下，不至鬧醒她。他這種希望是這樣的強烈，他就仿佛手心有許多針在輕輕扎着。

水龙头改变了声调。现在一滴一滴散布在黑夜沉寂里的不是一种讽刺，而是一种耐心的、固执的诉说声了。欧节纳很难过。他只想着那个孩子，什么也不想，只想着那个不动弹的孩子。

今天下午他给医院打过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护士。她好象很忙并且不大接头。她的意思仿佛说她没有义务了解所有送到医院来的一切意外伤病者。不过，既然是一个孩子……她还是跑去打听了一下。是的，情形很严重，但还不能有任何表示。所怕的是一种内部大量出血。应该静静地等一等。

这完全是属于偶然，没有别的，只是偶然。一种可怕的偶然，你如果愿意这么说。欧节纳听见雷细杰太太的声音在说：

“命运，命运……恶时辰一来到……”

在现在这个时间里，那个小孩子也许已经死了。欧节纳打发他去买一包高乐牌烟卷，于是达涅就跑到布达佩斯广场的烟店。为什么跑这么远？为的是玩西班牙帆船的游戏。不幸事故就从这儿开始。他的死到底是因为烟卷呢，还是因为西班牙帆船？欧节纳的脑子里是一篇糊涂账。

那位母亲可以对他这样说：“我们的小孩并没向你要求什么，他根本就沒理会你，是你跑去找的他……”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达涅正要出门，他刚要出门。他替奖品太太上街买东西，那也不是第一次了。

欧节纳注意听着。在他头顶上，黎特家的住房里是声息全无。简直可以说屋子里那些东西，它们也在那里等候孩子回来。在一个角落里是剪下的碎纸片，颜色铅笔，另外是一盒积木，铅制的或铝制的印度小人……母亲跟姊姊都在医院里。她们一步也不离开那小的。欧节纳心里在问：“等他好了，我给他买点什

么呢？”

当他要求德拉特允许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曾简单地把事情讲给他听：他住的楼房里一个小孩……汽车……当时的交通……德拉特瞪眼看了看他，随后一声恶笑：

“这又是罢工人们的一种胜利！你看见他们惹出来的混乱了吧？”

谁害死了这个小孩子？谁害死了他？

但不应该说他已经死了这样的话。现在还无从知道呢。

傍晚的时候，欧节纳和夏切杜到医院去了一趟。人家只准他们走进接见室，不许再多走一步。人家告诉他们达涅还没有恢复知觉，医生也还没有任何表示……

巴黎的大罢工。运输业罢工了。各个火车站都不声不响。圣拉萨的地下道里充满了无声的黑暗，拿不定主意的旅客们的脚步声在里面响着。卖花的女人们不见了。保安队的钢盔在这儿那儿闪着亮光。玩具店橱窗前面也没有小孩。卖烤蛋饼的小贩没有主顾了。这是第十天，第十二天，第十五天了。巴黎市营运输管理局的工人同志们还坚持着。他们坚持，政府就固执己见。黑夜降在巴黎身上。鲁佛尔故宫沉沉睡去。脱卡戴洛^①的水池和大理石象仿佛蒙上了淡蓝色的帷幕。最末一只鸽子在特里尼德教堂上空盘旋。

“负责者”，在欧节纳卧室里来往跳动的老是这三个字。厨房里水龙头低诉的也是这三个字。是我，是因为我的缘故。不，不，

^① 一八七八年因开巴黎博览会建筑的陈列馆。一九三九年经过重建，改名沙姚宫，但一般人还沿用旧名脱卡戴洛。

不能这样說。不是你害死他的。你沒想害死他。你瘋了，害死他的是事物的偶遇。事物的偶遇，这叫什么話？这話太容易說了。欧节納睡不着。他翻过来轉过去。一想到一个小孩子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誰还睡得着呢？在那些杂乱思想的浓霧里，整座楼房就仿佛又响起了达涅的脚步声。他穿过楼梯口去找芙蓉了。他手扶着栏杆下了楼梯，心里幻想着他的那些西班牙帆船。他原是一个爱胡思乱想的淘气小孩。也許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他才滾到汽車底下。

欧节納好象看見黎特太太的瘦脸。她用一只手头指着他：“就是你！就是你……”

在臥室里飞来飞去的那三个字，好象一只激怒的馬蜂急着寻找亮光。夏切杜的声音又来了：“如果他們弄死我的女儿，罗瓦先生，如果他們把这一市区的小孩都弄死……”

德拉特說过：“都是罢工人們的过错！如果没有罢工……”还有雷細杰太太唧唧嚷嚷：“这是命里注定，命里注定。”还有一支曲子这样說：“命运好比浅水渡口的玫瑰……”这支曲子也嗡嗡地响个不停，有如一只鋼鉄的馬蜂，有如寻找靶子的一颗子弹。欧节納，你还記得枪弹嗎？

达涅还是一动也不动。他的母亲俯身望着他。还有一口气使得孩子的嘴唇颤动着。是生命又回来了呢，还是死亡快来到了呢？他老是煞白的脸。在他这种奇怪的睡眠中他曾咳嗽过一声，母亲的手登时就停在空中不动了。

她来回揉搓自己的胳膊。她真想把胳膊擰下来給孩子。她恨不得从自己身上挖下一块肉来給她这受罪的孩子，她恨不得把自己的心从胸膛里掏出来安放在他的脆弱的小肋骨底下！可

是他到底是哪儿疼痛呢？

欧节纳觉得手里握着芙腊的手。一只女孩子的手又回到他身边来了，正是他在圣拉薩的黑影中把她带回家来的那一晚。她正在地道那些石柱中間奔跑，她害怕，她在等她的父亲和母亲。欧节纳也害怕着。他刚从歌剧院逃回来，正当广场上发着一片怒吼声，警察高举着木棒进攻，毒打妇女和被抓去当过劳工的人们的时候。一只小姑娘的手……又温暖、又冰凉的手。温暖，因为这只手是活的，有热血在血管里奔驰；冰凉，因为她害怕黑暗，害怕怪物。

这些怪物并不仅仅在那些妇女們講的故事里才有，它們在这一市区里，在这城里都有……

就在这个城里，就在地球上……

是夏切杜对他說过，是工人夏切杜对他談起过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刚才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們在圣拉薩街皮亚咖啡館每人喝了半开啤酒。原是欧节纳出的主意。他害怕老早地又回到他的臥室里。于是夏切杜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惨透了！罗瓦先生，实在可怕！尤其是事情就发生在身旁，可以說就在我們的眼底下。不过其他那些呢，也应该想一想其他那些……”

什么，其他那些？啊！对了，其他那些小孩，那些并不是因为交通事故和司机技术不好而死的孩子們。那些死在战争里的孩子們，那些已經死掉的和快要死的孩子們，对，成百成千的小孩……

“害死这些孩子的就是那些人，罗瓦先生，就是那些拒絕工人们有生存权的人……”

夏切杜輕輕地仿佛耳語似地 訴着這些話，並且是那樣深深地被自己說的話所激動——他好象眼里看見了他的美腊——眼淚似乎就要潤濕了眼眶。

“在一個美滿的世界里，羅瓦先生，人們是不殺害孩子們的……”

小孩子們，是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害死他們的。吃小孩的不僅是麻胡子，還有飢餓和寒冷，長時期的窮乏和飢饉。這都可以慢慢地害死他們。也可以很快地害死他們。殺害了他們的父親和母親也可以害死他們。可以扔幾顆炸彈把他們炸得粉碎，還可以放火燒他們的房屋。你明白嗎？

歐節納明白了。他站起來，走到窗口，他靜靜地听着夜的沉默；巴黎一條街上的沉默。隔着關不嚴的護窗板縫兒，一片淡淡的亮光散布進來。那是街上的一只燈光，要不就是終於穿透了濃云的月光。雨和風都不作聲了。丁香花的微光一直來到這間門窗緊閉的屋子裏……

一聲呼喊突然響起來，是一聲恐懼的呼喊。可是誰也沒有叫喊。這不過是在歐節納的腦子裏那個喊叫聲又回來了，就是當人們把那位母親的失去知覺象蠟一樣慘白的孩子抱回來的時候，那位母親的喊叫聲。歐節納感到馬上必須做些事情。你看黑夜的幃幕裂開了。歐節納恨不得馬上跑到夏切杜的家里，請教他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好搭救這個小孩和其他的孩子們。

如果他們再害死其他的小孩們，那末這種慘不忍聞的呼號又要起來，我們就會看見許許多多瘦小的慘白的屍體，母親們一個個如瘋似狂地還偎在懷里搖晃。這真叫人不能忍受了，你理會嗎……

現在直仿佛所有這一市區的小達涅都從樓梯爬了上來，跑

来敲他的房門。他們的呼吸在樓梯边混成一片。芙腊的笑声就在房門口。他們大家又是笑，又是哭，一会儿低声細語，一会儿高声叫喊。

“罗瓦先生！你在哪儿呢，罗瓦先生？你到底替我們做了些什么？全是你的过錯，罗瓦先生！……”

战争显露出来了。它也有一张面孔。就是疼痛中昏睡过去的一个小孩面孔。是达涅，是芙腊，是那张金黄鬚发的面孔，是那张富于爱情的面孔，是从爱情当中可能生出来的許許多多小孩的面孔，不过那些小孩們已經被最后的那片黑影吓坏、殘害和蹂躪了……

欧节納靜靜听着孩子們叫他。

他几乎整夜沒有睡着。六点左右他就起来，他喝了点咖啡，就跑去敲夏切杜的門。芙腊还睡着，可是夏切杜已經准备好了。他們又要上医院去。

“您用过早点嗎，罗瓦先生？”爱伦納問。

她一定要他再喝一杯咖啡。她看出达涅的事故給他的打击太厉害了。她說了几句表示希望并未断絕的話。

欧节納一声不响喝完了咖啡。在每喝完一口的空当儿，他总要望望睡在鉄床上的小芙腊，一只手压在脸底下，那一只手半张着，并且稍稍举着。隔着一张旧报纸透过来的灯光映得小脸紅扑扑跟玫瑰花一样。

他們动身上医院去了。在門洞里，奖品太太向他們道了早安，神气很凄凉。她正在替倒穢土的准备垃圾箱。她把箱子推到了門旁边。

“真得盼望那……”

她沒再說別的。她搖了搖頭。

等他們从医院回来，还是那一套話。孩子还是沒有恢复知觉，不过人家告訴他們說还没有完全失望。現在好象一种沉睡，就仿佛有一个魔术师把这个小孩捉住了，把他帶出生命之外，但还没有把他拉到死亡圈里，沒有拉到一种靜止的神秘的王国里……夏切杜于是走去上工。欧节納也走去算他的賬目。奖品太太仍留在她的門房里。

樓上黎特家里沒有一個人走动，也沒有人走到这个上了鎖的門边。芙腊上学去了，不再有同伴陪着。她沿着店鋪，在巴黎一个涼颼颼的清晨里走着。一个小姑娘一面搖晃着書包，一面走着。

公共汽車还没有轉动。还在罢工。同志們坚持得很好。

瑪格黎特，那个金黄头发的小姑娘曾跑来打听过孩子的消息。

雷細杰太太来到門房的时候，爐子正呼隆呼隆地响着。这位老实女人解下蒙头巾，舒舒服服地坐到那张靠背椅里。

她把要做的活也带来了。

“我不会耽擱很久的，”女看門的說，“有一个钟头我就回来了。您也用不着走出門房。邮差已經来过，我把信件都分发了。有人来打听什么事，您就告訴他們。这事并不复杂，您看着点就行了。”

“您放心吧，威杰太太，”这个耗子嘴的老实小妇人回答，“您不用忙着回来。”

她在火爐邊織起她的毛織活來。

威杰太太穿上了她的大衣，戴上了她的舊黑帽子，她出了門。一個鐘頭，連去帶回，再加上那里作禱告停留的時間，一個鐘頭足夠了。

‘這個主意是頭天晚上想到的，因此她請了雷細杰太太來替她照看門房，她好到聖心去祈禱，孟瑪特的聖心^①。

是為搭救那個孩子。仁慈的天主什麼都明白，他知道威杰太太並不願意有這樁意外。她打發這兩個孩子出去买东西已經不知多少次了！並且從來沒出過事。這一次命運却決定要如此，是命運決定要如此的……

獎品太太走過了列日街。她來到克里西街的轉彎角上一家藥房面前，那藥房門面的油漆都裂成鱗紋了，褐色也不鮮明。一輛跟一輛的汽車向廣場方面駛去。女看門的小心翼翼地穿過了馬路。她走進蒙賽街。那是一條滿是灰色高大樓房的大街。過了蒙賽街就是拉勃呂耶街。那里也是一幢幢靜悄悄富麗堂皇的樓房。過路人不太多。一個個年輕的女仆剛從牛奶店回來。天氣不太暖。快到比加勒街的時候，馬路上稍稍熱鬧起來。到這兒得往左拐了。忽然又安靜起來。獎品太太好久沒從這兒經過，也許已有好幾年了。但這裡離她的家並不很遠。這一帶是帶舞場的酒吧間麇集的地方。到了晚上全區燈光齊明，一到早晨便道上就冷清清沒什麼人。在灰色寒冷的空氣里懸着各式各樣的大塊招牌，名字都十分古怪，類如：“岡岡舞”、“高興就來”、“藍色鐘點”、“羅曼斯”、“紅黃月亮”、“盧勞特”^②、“司芬克斯”^③等

① 孟瑪特是巴黎第十八區內的小山岡，聖心是建在山頂上的教堂。

② 盧勞特是趕集作買賣人的車，車里可以食住，類似一間小房。

③ 埃及人首獅身的怪物。

等。催倒垃圾的鈴声沉悶地响了几响；装垃圾的卡車一陣风似地走远了。奖品太太眼望着那些花里胡梢的大字招牌。不少人在酒吧間柜台上面喝咖啡和一杯一杯的白葡萄酒。看，这就是比加勒广场和街头小花园里的接水石池。现在是馬路上車輛最熱鬧的时候。奖品太太已經走累了。她的两条腿衰老了。

她向左首走去，她要找馬路上埋着的銅釘。她走过一些裸体女人象片的面前，她一眼都不看，低了头嘴里直嘟囔。汽車一輛跟着一輛毫不間断地駛过去。她終於穿过了馬路；来到了小山崗的脚下。要开始上山了。不太远了。她走上烏同街，那条街很象外省一条古老的小巷。听见左首有小孩們唧唧喳喳地吵着。那座高的紅磚墙后面是一个小学校。

小孩們的喊叫声忽然把达涅的面孔引到她的眼前。“我的主啊，我的主啊，不要让这个孩子死啊！”她就是为这个事来的，她是来替这个不能动弹的小孩求主保佑的。从烏同街她走下女修道院长街，然后又向上走一段殉教人街，那条街上一片片都是灰色老旧的店鋪。她已快走到了，于是放慢了脚步。她走得太快了。有点餓。米以前她只喝了一点咖啡。昂打奈特街角上有一家漂亮的老面包房，綠色搪瓷磚砌的門面上写着金字：英国面包，維也納面包，細小糕点……

新鮮的黄油月牙面包热烘烘的香气在十字路口隨风盘旋。昂打奈特街鴉雀无声。奖品太太脚步越发慢了。她走过了一家黑暗的鍍錫店面前。听见里面在煎炸不知什么东西。几个穿深色衣服的妇人順着店鋪門前迈着小步走过。

望得見街尽头稀朗的树叶了。从这儿开始就是最难走的那一段路。这儿是沙卜街，馬路变成第一段往上爬的石阶，每隔一段装置着铁的栏杆。多么高啊！我的天！那儿就是花园了。就

是圣心脚下的那个花园了。有很好看的树木，有栗树，有槐树，有枫树，还有一些說不上名字的树。一切都很安静。长椅上没有人坐着。天气也不冷。树林和湿润的桃叶草放出来的气味，闻着很舒服。奖品太太抬起了头望着。

圣心教堂高耸在惨白的天空，但是它比天空还要惨白，它跟雪那么白，白得令人不能相信。有十字架在上面直立着的大圆顶好象是用最细软的羽毛堆积起来的。简直可以说这个圆顶是没有分量的，是用搅过的蛋白或胰子泡沫做成的。

奖品太太背倚着花园的铁栅栏。眼睛看着那个大的圆顶和另外两个比较小的圆顶，那两座玫瑰花纹的小圆顶，还看见拱门下的层层圆圈，她欣赏着天空衬着的这片白色，怎么看也看不够。“我的主啊，怎么这样美丽啊！”白色的耶稣圣象屹然立在那里。他看守着巴黎。但是他的降福的姿势，好象是暂时停止降福了。

人到了这种地方真不愿意再移动，只想就在这里浅草地上，花园的安静气氛当中跪了下来，同时望着，望着在那些雪白石头筑成的庄严的拱门中间矗立着的白色耶稣象。

奖品太太的嘴唇动起来了。她在祷告。目前只不过是第一步祷告，未上山以前的简短祷告。她既许了上山的愿心，她是一定要上去的，不过她得喘息一下。并且这是那么美丽呀！“我的主呀，请宽恕我，让我停一停再完成我的心愿……”

爬山电车是在左首，可是奖品太太没有坐电车。她从法牙节街上去。那是一条出乎我们想象的街道，那是一层跟着一层的石阶，顺着山麓爬上去，直爬到圣心教堂面前为止。是多么高呀！下面有一所小学校，听得见小学生在背书。在一些榆树和

槐樹里面，許多小鳥唧唧喳喳叫着。小孩的聲音和小鳥的鳴聲混成一片。走過三段欄杆之後，獎品太太就停下來了，在一條沒有靠背的長凳上坐下來，听山崗下面小孩們的語聲。她邁着很沉重很緩慢的腳步又走起來。上山是不應該休息的，這樣才顯得格外虔誠。是為小達涅，我把一片至誠貢獻給您，我的主。

她頭也不肯回一回。沿路是一片叫人瞧着頭暈的風景：不是斜着伸向半空的鐵欄杆，便是鋪地的灰色方石塊，還有便是伸向天空的細瘦的樹尖，樹下留的澆水坑里露出了它們的瘦根。

一步又一步。每一層石階帶來一分困難。我的主，怎麼這樣高呀！永遠走不完！都是為了那個小孩。那兒便是教堂門口的空地。越來越近了。有少許陽光摩撫着崗上的稀薄樹葉和斜坡上的淺草。這是為了酬謝這個婦人的一片至誠。

這是最後一段欄杆了。盡頭有兩塊藍牌標明兩條橫街的名字：愛爾德街和杜巴主教街。獎品太太穿過了教堂前的空地。那一堆白雪好象突然間向她倒塌下來。那些圓頂越靠近便越顯得臃腫。她還是往前走。陽光照得她睜不開眼。這一片白色同時都向她奔來。她加緊了腳步，她急盼着拱門的陰影和蠟燭星布的教堂內部的神秘氣氛。

她推開了沉重的門。什麼也看不見。只聽見身邊有低低說話的聲音，但是一個人也看不見。這是因為走過空地時候受了那一大片白光一陣招待的緣故。

一些光亮跳動起來了。花玻璃上的玫瑰花紋和金色裝璜都高高地在弓形頂下顛動着，在這極大的弓形頂下，各種的聲音都仿佛懸在半空中。忽然間換了一個新的天地。在排列整齊的椅子中間，伸展着一條條和平的窄道，里面有一些人影弓着背站着。或是在地上伏着。蠟燭燃燒着，微弱的靜止的火苗聚在一

起形成一片顫動發光的森林。在這上面就是那廣闊的圓頂和高大教堂中部的那堆黑暗和一些假想的亮光。獎品太太手指蘸了聖水，畫了十字。“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門。”^① 她從瑪格黎特·瑪麗·阿拉戈格^② 的白色聖象面前經過。慢慢地從左側向里走。教堂里不可以出大聲。從教堂中部奇異的高頂上降下了一種安靜氣氛。它把你包圍起來。你的心隨着燭火跳動的節奏跳動着，慢慢地、慢慢地跳動着。我的主，我的主，我是為了這孩子來的。求求你……

你看這是上帝的兒子^③。他穿着一件雪白帶金飾的長袍直立着。長長的頭髮披在他的仁慈面孔的兩旁。獎品太太倚了凹進的一段牆上。她沒看見正在那裏禱告的婦女們。本來也不應該看見她們。應該只注視那位神聖兒子的面孔和目光。她禱告之後，又向左側走過去，那兒是賣蠟燭的地方。有各種價錢的蠟燭，有二十法郎的，三十法郎的，四十法郎的，五十法郎的，甚至有一百、一百五十法郎的。那些“小不点儿”的蠟埋在櫻色木匣子里簡直瞧不出來。是那樣的，只能看見露在外面的蠟蕊。

獎品太太從皮包里找出一張五十法郎的票子。她接過賣蠟女人遞給她的蠟。一張薰黃了的紙牌上寫着這樣的話：“因為在某些鐘點內奉獻的蠟燭數目過多，有時找不着空閑的蠟台，在這種情形下，可以把蠟放在旁邊，我們保證當天必予燃點……”可是今天上午蠟台上有空閑的地方。獎品太太走過去插上了她的蠟。她跪下來，禱告着，於是和平圍繞了她。

① 這是天主教徒念的小聖母經全文，進教堂時必須默念此經。

② 天主教徒中有一部分人特別崇拜耶穌基督的心（聖心）。瑪格黎特·瑪麗·阿拉戈格是一位女教徒，據說她是第一個看見“聖心”顯靈的人。

③ 指耶穌的象。

她走出教堂的时候是几点钟？她自己也不知道。天色灰暗，带着点金黄，因为太阳正要从云彩里穿出来。她下了台阶，穿过教堂前的空地，靠在栏杆上。在她眼前展开了巴黎，一片汪洋大海的屋顶，建筑物，紧紧连在一起的屋顶石板和屋瓦，这些灰色和红色的波浪一直奔驰到暗淡的天边。

这里高得看不见下面的人，人太小了，分辨不清楚。塞纳河在那儿流着。奖品太太倒是猜出了那条大河的路线，可是在这一堆无穷无尽的屋瓦和青石板的房顶面前，她很难辨出到底是什么地方。巴黎铁塔是在她左首。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是在前面，巴黎真是一座大城。在这种伟大气魄的面前，人是太渺小了。可是天空比巴黎更广阔。谁都知道巴黎有尽头，但是天，天是没有终点的。一想到这个，头就发起晕来。

很久很久奖品太太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一片天了。在她家的院子里天只是窄小的长方的一块；在街上是夹在许多屋顶当中参差不齐的一个长条。在这儿呢，展开的是天堂的又灰又蓝的大平原，没有任何阻拦的东西。这是天主的天。眼望着它，体会着它的广阔无边，我们的心境就格外开朗了。心里郁结的东西便都舒展开来，飞散开去了。我的主呀！我真希望这个孩子不死。我全心全意地这样希望着。为这个，应该做些什么事呢，我的主，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下山以前她又转身看了一眼。圆顶的一片白又一次逼得她睁不开眼。她瞻仰了耶稣的雪白圣象，又祷告起来。求求你，我的主，求求你……她支持不住了，她赶紧找一条凳子坐下来……那些圆顶显得更粗壮了。简直是一座一座的雪山，一座一

座的白丁香山，可是这些丁香和死板板冷冰冰的雪不一样，这些春天的丁香是活的、肌肉柔软的、充满了温暖和生命的丁香。它们的芳香在田野里在街上奔驰。它们把生命中的所有春天都带回来了。那些青春的四月，那些追求爱情的四月。春天回来了，春天永远会回来的。它为达涅也要回来的，我确信是这样的……

这个可怜的妇人不见得事事都明白，但是丁香的芬芳好象降落在她的肩上，把她复盖起来，让她感觉温暖。使丁香开花的是耶稣。是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实在说，谁要侮辱了这些孩子，哪怕最小的一个，就不如拿块磨盘拴在这人的颈上，把他扔到海里……”

已是正午，欧节纳阖上他的账簿，准备走了。隔扇后面德拉特老爹的人影已经不见。开发票女职工的打字机也不再有声响。

欧节纳急忙地跑下楼梯，从阿姆斯特丹街走去。便道上挤满了人群。汽车分两列隆隆地叫着。到了车辆拥塞住的地方，人们就从汽车的空当中溜过去。一个无牌照的小贩在布达佩斯广场的角上兜卖领带。欧节纳很想加紧脚步，但是在这堆人群里前进是很困难的。

头一天晚上夏切杜是从医院回的家。他说：“明天医生可以下判断了。”明天，就是明天，就可以知道那小孩是可以活或……明天……

“二百法郎三条！”那小贩喊着，两只灵巧的手在那一大堆领带里伸出来放进去。他抓出一大把领带，在看热闹的人鼻子底下晃来晃去。一会儿打上结，一会儿解开结。有带着白圆点的红领带，有绿领带，有带直道的蓝领带……在匆匆即过的阳光照

耀之下，那些領帶閃閃發着光。

今天早上夏切杜的妻子上醫院去了。正趕上她今天休息。現在她該回來了，大家就可以知道了。那個孩子不會死的，那是不可能的。什麼法子都得試一試。醫生們是不是全試過了呢？

許多汽車正圍着布達佩斯廣場繞圈子。達涅就是在布達佩斯廣場撞倒的，在阿姆斯特丹街的角上，也就是在雅典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交叉路口。歐節納拔步跑起來，但忽然站住了。真嚇人啊。他好像看見達涅在馬路中間走着。不，不是達涅，是跟他年紀相仿的另一個小孩，一個回家的小學生；手裡還拿着一個長條麵包。他比達涅還小一點。

那小孩在汽車當中穿來穿去，奔雅典街去了。人們對這些小孩實在是太大意了。對可能發生的意外實在想的不够周全。

那兒就是列日街。歐節納快到家了。

門道里黑洞洞聲息全無。也看不見獎品太太。歐節納奔向門房。一個人也沒有。女看門的哪兒去了？

就彷彿走進了一座妖魔住的宮殿。可是從那幾層樓上也送出一些聲響，傳到了院子裡，是刀叉和碟子的聲響。原是用飯的時候。從一些窗口還送下來片片斷斷的音樂。四面都是灰色的高樓，上面是一塊長方形的黯淡的天空。一共是六層樓的窗戶，外加樓頂的小閣樓。樓裡面的人正預備吃飯，有的已經吃上了。

那末獎品太太哪兒去了？她大概還是在門房里吧。他輕輕地叫了一聲。沒人答應。叉子的聲響還從容地繼續着。那末這些人是什麼也不知道？一個孩子也許快死了，這些人的舉動習慣却並不因為這個而停下來。那是他們這裡，這座樓里的孩子呀！他們正在談論什麼呢？

欧节纳恨不得大声喊叫：“你们大家都听着，小达涅，我说的是小达涅，你们都认识的那个小达涅！一个孩子……我打发他去买一包……一包烟卷，一辆汽车把他撞倒……他也許要死了……你们就不管管……不管管……”

他恨不得敲开所有的门，把住户都叫出来，让他们分担一下他的痛苦，要求他们跟他一起多多想主意来搭救这个小孩……当一个小孩生死关头的时候，真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他突然想到女看门的会在夏切杜家里。他们聚在一起谈小孩的病情呢。是的，女看门的要是丢了门房不管，那一定是跟别人说话去了，跟费尔南、爱伦纳、芙腊、玛格黎特，还有那位老是摇着头说一点办法没有的可怜的雷细杰太太。这位太太的话是胡说八道，不近情理的。一定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欧节纳急忙爬上了楼梯。二楼，三楼……女看门的既是在夏切杜家里耽误下来，那一定是为谈论小孩的病情。那末他还没死。还在两可之间，还有一线希望……

他的手抓住了栏杆。他放慢了脚步。他这就要听到的究竟是什么消息呢？这个小孩是还活着呢，还是已死了呢？不能想象到一个死的小孩。一个孩子，他看见他跑和玩的孩子，他不能想到他会直挺挺静悄悄地躺着，永远不再动弹……时候到了，他就要知道了。每一级楼梯在撕破他的心。

突然间从暗影里出来了人声。

罗瓦先生，罗瓦先生……欧节纳打了个冷战。为什么叫他？是谁叫他？恶梦又开始了。到处都是孩子，好几个达涅，好几个芙腊，好几个中午拿着面包的孩子。他们在叫他……

不是达涅，也不是芙腊。是他所爱的那张面孔。那张面孔

又出現了。它在一条稀微的亮光下向他走过来。

“罗瓦先生，罗瓦先生，”瑪格黎特的声音在叫。

她俯身向着他，离他不过几公尺。他并没听见她下来。她身体轻盈得象个小孩。原来就是那张面孔。又是达涅，又是瑪格黎特，瑪格黎特是他所盼望的那个人，他所爱的那张面孔。

他并没听见她下来。她走路是那么轻，他竟以为是小孩的脚步声。在她手下颤动着的栏杆使他的心也震荡起来，鼓荡着希望和忧愁，同时一种温柔散布在他的心里。

那张孩子似的面孔在他面前了。就是瑪格黎特，就是那个年轻女子，那个女孩子，追逐了那么久的爱情。

那张面孔……

他现在看见了那张面孔的轻盈的轮廓。嘴唇淡淡地发着光。从靠院子的一个窗口里露出来一缕游移不定的亮光，正射在这张嘴上。头发的金黄色泽显着暗淡了。少女的两只纤细的手紧紧抓住楼梯栏杆。

她叫着他的名字。她站在他面前不再移动。

“罗瓦先生，罗瓦先生……”

他看出她的眼里含着一包眼泪。

“小达涅……”

“怎么样了？”欧节纳问，几乎是很粗暴的声音。

她听了这种焦急不安的问话，不免往后闪了一下。

“他死啦？”欧节纳大声喊了说。

她急忙点了点头，她害怕了。

欧节纳短短的一声呜咽，身体向楼梯上歪下去了。

那个女孩的两手一只一只地撒开了栏杆，奔他走了下来。
他的手可以碰着她了。

他現在很近地看見了她的可愛的身体。可以說這是一個成年女子，同时又還是一個女孩子，身量還是童年时期的身量，可是已帶着未來的標幟。总有一天这个身体会变成一個母親的身体，会俯下身来看自己結的果实，看从自己生命中产生出来的另一張面孔。两条生命是彼此相象的，這就是生活。芙腊，达涅，一个小孩，其他的小孩們……

那位少女的手举了起来，犹豫不定顛顛巍巍地放在这个男子的肩上。這只手放下去的时候會碰着欧节納的脸頰。欧节納放声痛哭起来。現在他的脸是紧挨着瑪格黎特的肩。他已感觉到肩胛的热气。

他感觉到愉快，同时又感觉到悲痛。就仿佛他的爱情的快乐是从这次死一个小孩的悲痛中生出来的。达涅，达涅是死了，但是其他的达涅还要生出来，必須要保护他們，拯救他們。

那个小孩的明亮的眼睛老是在跟前。他的脚步声隨着西班牙帆船的歌曲声还在这座楼里响着。这支歌曲快完結了，越来越远了，可是也可以說将永远留在这里。

在上边那层楼上，地板咯吱咯吱响了。楼梯栏杆顛动起来。奖品太太下楼回門房去。她低着头。她在想巴黎的光明中聳立着的白色耶穌。这样說起来，那些禱告都白費了，孩子到底死了。我的主呀……

奖品太太站住了。她望了望倚在瑪格黎特肩膀上哭着的欧节納。于是她感到有一个东西又一次产生了，这个东西名叫“爱情”，比什么都有力，比悲痛甚至于比死亡还有力……

你看看这一年吧！它的每一个月都深深印入我們的腦里。春天是一个潮湿的春天，五月是一个多暴风雨的五月。塞納河

夾在兩岸的渡口之間高聳着背。巴黎天空，雷聲隆隆。劈雷就要打下來……不過雲里的閃電和劈雷所造成的災害，並沒有炮火那麼厲害。現在大炮在地球好多地方隆隆響着。你聽見嗎？在戰爭的暴風雨下，多少小孩死掉了，好幾百，好幾千……這是不應該的，不應該的！

這個暴風雨叫作法西斯主義。小學教師賽沙天剛亮就起了床，跑出去張貼傳單，為的不讓法西斯主義過來。他在編寫宣傳品，不停止地向群眾講話，這個小學教師賽沙。不能讓暴風雨過來，這是巴黎的呼聲，這是五月的呼聲，六月的呼聲。

快舉行選舉了。到六月了，賣櫻桃的圍着聖拉薩轉來轉去。杏子的气味融在古老街道的冷香里面。六月里要舉行選舉。你將選誰，羅瓦先生？我要為達涅去參加選舉，為世界的孩子，為我可愛的瑪格黎特，為搖晃着書包、眼望着一堆堆櫻桃的小芙腊去參加選舉。我為達涅，為世界上所有的達涅；為我的兒子參加選舉。

夏切杜天一亮就起床。他準備好了漿糊，跑去找賽沙和其他一些人。他們在游移不定的亮光下沿着巴黎的牆往前走。工人們和家庭婦女們望着這幾個貼傳單的人。他們在玫瑰色、杏黃色、鵝黃色、菜綠色的漿糊未乾的紙上讀到不讓法西斯主義過來，不讓戰爭過來的話。我們要把丁香給我們的兒子，給芙腊、給達涅，永遠給……

白天在巴黎的上空升了起來。特里尼德廣場把新生樹葉的氣息散布在風里。鴿子開始盤旋，尋找太陽的反光，讓它們的翼翹顯出金黃的顏色……

雷細杰太太去取她的牛奶。獎品太太在門邊織毛綫，通紅的眼睛向下注視着毛綫。這幾位可憐的婦人知道不知道，她們

知道不知道她們的雙手是可以止住暴風雨，註丁香開花的？她們知道的，她們知道人的愛比“夜”更有力量。